

武俠小說

碧玉血鴛鴦

徐春羽著

武俠小說 碧血鴛鴦 第三集

徐春羽撰

第一回 哨子箭談笑懲潑皮 玲瓏手局詐毀寶器

第二集書正說到錢鼎和沈洵在樹林裏談話，只聽四外喊聲大起，這要放在旁人，雖免不驚慌失措，這班人全都久走江湖，什麼沒有見過，那裏把這末一點小事放在心上，一任外面狂喊，只是不理，連動都不動。外頭喊了一陣，忽然又沉靜下去，連一點聲兒都沒有了，錢鼎跪在那裏，臉正朝著樹林，看得比旁人真，方在一凝神之間，只見一個人把頭探進樹林裏面，一眼看見錢鼎，便狂喊一聲：『錢爺在這裏了！』跟著唵嚕一聲，擁進一夥人來，錢鼎一看，並不是外人，正是三勝鏢局子隨鏢的夥計，反而倒吓了一跳，以為自己走後，車上又出了什麼事，便顧不得沈洵什麼在這裏，急問道：『什麼事？』兩個爲頭的夥計道：『沒有什麼事，方才看見錢爺你跑下來，我們怕是您有什麼失閃，所以店裏留了一撥人，分一撥人追下您來，爲的是給您打個接應，您走的快，我們走的慢，走來走去，瞧不見您了，直到了這片樹林子，可不准知道您在這裏，我們才使了一個詐語，沒想到您真在這裏。』說著話一抬頭看見了莊瘋子和龍玉柱，不由大喜道：『莊太爺和龍爺怎麼也在這裏？這一來可不緊了。』錢鼎怕他們再說出什麼旁的來，便向他們道：『你們快快回去吧，店裏人少，別再出了旁的岔子，我也這就回去。』夥計一看，莊瘋子龍玉柱都來了，就知道事情好辦了，便趕緊答應一聲，帶領著那撥人又全

都返回原道去了。沈洵這才向錢鼎道：「鼎兒，要按你這次所做所爲，就是目無師長，實犯本門大規，應當把你轟了，不認你這個徒弟，不過這次有你師伯的話在先，還算情有可原，恕過你的罪，不過這隻鏢遠走吉林，不是什麼近道兒，人家三勝鏢局的名兒，不是一天半天闖的，就憑你所會的那一點能耐，好比螢火之光，能有多大的亮兒，如果半道兒上出點事，自己死傷，沒的可說，總怨你心粗胆大，倘若把人家字號都給弄倒了，你怎麼對得起人家，話雖這樣說，我可不能陪著你去給你拔鬮，你自己想想你的那點兒能耐釘得住嗎？」錢鼎自從跟沈洵學藝十幾年，也沒有聽見沈洵像今天這樣規規矩矩的說過一次話，越聽越對，越沒有話說，只是扒在地下，一聲兒也不言語，莊瘋子早就瞥了一肚子不高興，如今又見沈洵責備錢鼎，便冷笑了兩聲向沈洵道：「你也不必責備你的徒弟了，這總是怪我不好，不該多事，要照著你這話的意思一說，簡直是我和這孩子，安心下不去，有心叫他栽跟頭，你也不必這樣說，你的徒弟現在這裏，也沒有短一條胳膊半條腿，你趁早兒把他帶回去，我有能耐，我把人家這隻鏢給人家送到地頭，我不如人家，我願意給人家三勝鏢局抵了，這您就沒什麼說的了，您請吧！這個地方，盜匪出沒無常，別回頭再把您拖累上，那我更賠不起了。」沈洵一聽，微然一笑道：「你看你這瘋勁又來了，人家說說徒弟，你就多心，如果咱換一個過兒，你是我，我是你，你的徒弟是這樣兒，你要不敢把你徒弟宰了才算怪呢，難道我說他一句都不行。」俞伯玉道：「你們二位先不要意氣相爭，趕緊想個什麼法子，把人家鏢給人家送到地頭，門口齒有什麼用？睡多了夢長，時候一大，再出點旁的事，豈不更糟！」那個老花子笑著攔住俞伯玉道：「矮子，你

就愛管他們的閒事，狗咬狗一嘴毛，咱們別給他們台階，瞧他們倒是誰成誰不成？」莊瘋子一聽道：「好你箇臭要飯的，你敢情淨爲坐山看虎鬥哇，鑼鍋子，咱們衝他暫時算完了，說現在的，鏢已然應下來了，也走來這末遠，再給人家送回去是不行了，你既說他一個人勢畢，我想柱兒這孩子現在也沒有事，就讓他跟著也去一趟，雖然柱兒沒有什麼本事，比那些夥計，又強一點兒，但願他們這次出去沒事，我是從此起再也不管人家閒事了。」沈洵道：「專到如今，也只好是如此吧。」說着又向錢鼎道：「鼎兒，你聽見了沒有？你師伯叫你師弟幫你走一趟，一路之上，你可要和你師弟商量，諸事小心，不可有一點大意，大家在一起，必須要同心共事，不可少存私見，免得出事丟人，你要緊記緊記！」莊瘋子也向龍玉柱道：「柱兒，這回你可要做臉，如果你要是把這隻鏢丟了，你就不用回來見我了，鼎兒跟他走吧，那一萬兩銀子，他也知道地方，你們快快回店吧。」兩個人答應一聲，又磕了一個頭，站起身來往外就走，已然到了樹林子邊了，沈洵陡的一聲喊道：「鼎兒，回來！」錢鼎趕緊轉過身來，沈洵道：「你這個孩子，真是越來越渾了，你想想你還有什麼事沒有？」錢鼎道：「不知師父還有什麼事？」沈洵啞的啞了一口道：「你這孩子，簡直是越來越糊塗了！你自己就知道我們在這裏嗎？」錢鼎一聽，可不是，忘了謝謝那個要飯的花子了，便趕緊向那花子深深一揖道：「這次多蒙你老人家指引小子迷途，小子這裏謝過你老人家！」沈洵道：「你這孩子，怎麼迎面骨上長了瘡嗎？爲什麼不跪下磕頭？」錢鼎一聽，趕緊跪下，沈洵道：「鼎兒你知道人家是誰嗎？」錢鼎一搖頭，沈洵歎道：「這樣人就要到外頭去闖江湖，怎麼叫我放得下心！我告訴你，這也算你

師伯吧，你從前也聽我和你說過，徐州，雲龍山，棉花谷，有一位隱名的俠客……」錢鼎不等說完，便道：「弟子想起來了，是不是您跟我說過的惡花郎包仲包師伯？」沈洵點點頭道：「這你也想起來了，常常和你說，人在外面，要處處留心，事事留心，你就不想一想，無緣無故會有人肯給你送信嗎？此去路途甚遠，什麼樣人都有，如果就是這樣大意不攔心，你到不了那裏，一定得出事，你要記住這話，快快走吧！」錢鼎諾諾連聲，站起來走了。沈洵向莊瘋子道：「瘋子你不要淨爲旁人的事瞎忙，你自己也該想一想了，這些日子已然我得了不少信，人家那邊可有了準備了，長江南北，兩湖兩廣，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他們的人，這次他們打算大幹一下子，聽說他們連畢綱那裏都去約過了，不過畢綱雖然和我有些小過節，他人却還是明白的，絕不肯爲他們利用，來和我們爲難，就是這樣，我們也應當有個防備，萬不可小看了他們，因爲他們這次，是志在復仇，所以他們不惜用全力來對付我們，據我所知，他們裏面很有幾個硬手，無論如何，我們也應當防備一下子，也去約幾個朋友，來給咱們助助威。」莊瘋子一聽，哈哈大笑道：「你這真是老了，無論什麼事，都要駭怕，你知道他們那邊都是什麼人，我也都知道，據我看是一個高的也沒有，你只管放心，我就沒有把他們這一派放在眼裏！」包仲道：「這話也不是這樣說法，我想還是駝子說的對，拿著狸貓當虎看，他們大預備，咱裏也可以小預備，他們沒有高的，我們就算朋友多年不見，約會約會問個好，他們真有從狼墩裏出來一個兩個的，咱也不在乎那些個，我現在閑着沒事，不如我跟他們接近接近，滿處跑下子，一則可以知道他們那裏的虛實，如果仍然是一堆鷄毛蒜皮，咱們也就不必理他們，倘若裏

頭果然有兩個好的，咱們也想法子請兩位，陪着他們玩兩趟，你瞧好不好？」沈洵道：「這個法子對。」俞伯玉道：「如果臭要飯的肯這末幹，我也去。」莊瘋子道：「你既是要去，何必兩個在一塊兒？你們可以一個上南，一個上北，個人走個人的。」俞伯玉道：「從這裏往北京，從北京往東北，都是我的事。」包仲道：「那末說，你上北邊，我就上南邊，咱們以兩個月爲期，回到焦山，見了面再說。」俞伯玉也答應了。當下俞伯玉背身斜跨着包裹，裏頭是刀，斜跨着那張弓，包仲就是那個黃沙罐，提了起來，兩個人也一同走了。莊瘋子見他們都走了，便向沈洵道：「咱們也回去吧。」兩個人回到焦山朱家村。再說錢鼎和龍玉柱兩個人走出了樹林子，錢鼎道：「兄弟怎麼你知道我在這裏？」龍玉柱道：「我們已然出來好幾天了。你才走之後，師叔就追下來了，非要把你找回不可，我師父不答應，正在鏢局子爭吵此事，俞叔父和這位花子大爺也到了鏢店，這才追了下來，到了這裏，看你們住了店，我們就全去了，在後頭鬪狗是俞師叔幹的，我師父進屋裏頭次留下棗核釘子，等你們看條子，沈師叔就把車給倒過來了，我師父提出來的銀子，俞叔父二次留棗核釘，包師伯跟着就上了房，到外頭絆着你們身子，我和我師父，沈師叔，俞師叔就跑到樹林子裏來了，功夫不大，你就來了，這就是這末一回事。」錢鼎道：「嘔！這就是了，有這末些位出頭露面，我這個跟頭，就算沒栽，我再問兄弟你一句，那末那一封一萬兩的銀包呢？」玉柱道：「根本這個東西，就沒有用那個車棚，還在那木馬槽底下扣着呢！」錢鼎一聽，這才把心放下，回去把鏢銀上好出車上道，道兒上有這兩個人一跟着，一點什麼事也沒有，就到了北京，鏢車到了彰儀門，夥計過去把鏢店字號報

了，人家出來驗過，放鏢進城，剛剛到了城門口，只見從城門邊閃出一個人，單手把車一攔道：「那裏來的鏢車，怎麼就這末大大咧咧進城嗎，那個是你們的事了，叫他先過來見我！」錢鼎龍玉柱兩個，趕緊叫車把式把車圍住，抬頭看這個說話的人，往大裏說，有上三十五六歲，小鼻子，小眼，小耳朵，翻鼻孔，黃包牙，腦袋上頭窄，下頭寬，瓜子臉兒倒長着，身長不到四尺，瘦小枯乾，簡直不是人樣，上身穿着灰色咯噉鑲青絨的大馬褂，底下是青布褲子，可穿着兩隻大韌把酒鞋。搖頭幌腦，在車前頭一站，錢鼎雖然沒有出來過太遠的道兒，在外頭可去走過不少的地方，如今一看這個人，就知道是這本地的一塊魔，已然都到了京門口了，誰還跟這種人嘔什麼氣，便笑着道：「我就是跟這騎車的，您有什麼事？」那人把嘴一撇道：「怎麼着？就是你一個人嗎？胆子真不小哇！就憑你這個樣兒，出娘胎兒才能有多少日子？也敢混充字號，跟人家在這裏混碗飯吃？」錢鼎還沒有說什麼，龍玉柱早就煩了，一挺身向前道：「您就有這些費話和他說，咱們是幹什麼的，保鏢的，他要看着不服，可以把我們鏢搶了去，那是英雄，費話和他說不着，把式們，催車！」那人一看龍玉柱比錢鼎橫得多，當時翻眼皮瞧了瞧錢龍二人，一陣冷笑道：「你們走吧，三天之內，我要不叫你見點什麼，你也不知那裏的羊都長着犄角？攔着你的放着我的，咱們是走着瞧，到了算，我不讓你們托好朋友來見我，就算我瞎吉子白在前三門混了。」說完一抹頭揚長而去。錢鼎笑着向龍玉柱道：「今天要不是你這句橫話，還許完不了呢，這小子也不是幹什麼的，怎麼會吃到咱們哥們頭上來了。」

「龍玉柱道：『這還有什麼好人，能訛就訛一下子，不能訛，說兩句便宜話一走，北京城像這

種人最多了，我雖沒來過，可是我常聽陶爺跟我說過，這種人不過想弄幾個零錢活着而已，絕沒有什麼大了不得。」說着車就進了城，到了打磨廠，本字號人接鏢，第二天錢鼎和龍玉柱把這匯銀貨的找着，告訴他這隻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裏頭有些東西是交到北京的，還有一批從北京再到吉林，不知還有什麼旁的事沒有？」人家把貨該收的收了，又寫了一封信，交給錢龍二位，送到吉林，二人出來，在城裏聽了一天戲，第二天一清早，鏢車又出了城，錢鼎就說：「咱們這次從揚州到北京，雖說在我手裏出了個小笑話，好在那是師父鬧着玩，那還沒有什麼，以外可是一點小事都沒出，現在咱們從北京又走出城來了，聽師父他老人家常說，東北一帶，是鬍子出沒之所，並且有許多和咱們鏢局子說不去的，咱們一路之上，可要小心留神，千萬別出一點事，盼着回到揚州，我就要辭事不幹，跟師父他老人家再多去學點什麼了。」龍玉柱道：「您說得也對，不過可跟我想的不一樣，我想人活在世上……」剛剛說到這句，只聽有羣衆喝喊：「三勝鏢局子小夥計別走，我們要叫你過過水！」錢鼎一看，領頭的這人，正是那天自道字號瞎吉子那個，後頭還跟着有十幾個，全都是穿刀螂肚兒靴子，紫花布袴褂，有的手裏拿着花槍，有的單刀，鐵尺，十三節棍，蜂擁一般，直奔鏢車而來，錢鼎告訴龍玉柱，看好了鏢車，自己就可以把他們打發回去，左手抱拐，一回右手，從身上把「扳弩」撤下，高喊一聲道：「我們是揚州三勝鏢局，今天從您這裏過，有水我們露點水，有魚我們露條魚，沒水沒魚，我們跟你借股道，不吃咱們還吃，不交咱們還交，衆位扔把沙子，我們可要走車了。」龍玉柱接着一聲喊：「走！」咕轆一響，頭一個車剛走出去不到一丈多遠，早躡過一個人來，舉

手裏鐵尺，照着馬膠袋就打，趕車的剛要喊便不得，打算過去不叫那人動手，已是不及，眼睜着這一尺下去，牲口命就交待了，正在這個時候，只聽弓弦吧的一聲響，跟著嬌的一聲，一個彈子正打在那隻拿鐵尺的手上，跟着就聽的噹一聲，嘩呀一聲，鐵尺也不要了，甩著那隻手就跑了，錢鼎知道是武不善作，乾脆不給他們一點厲害，他們也不知道，打吧！錢鼎一安這種算盤，接着就聽嬌，嬌，叭，叭，叭，叭噹噹，噹咚，哎呀！跑，登時打的這羣人是四散奔逃，錢鼎大快，自從跟師父練藝，還沒有這末痛痛快快打過一回人，一看人都沒了，這才把弓弦撤了扣，又背在身上，雙手捧鴛鴦拐，回頭向龍玉柱道：『咱們走車吧！』就在這個時候，彷彿聽有一個人遠遠喊：『別臭美了，留幾個彈兒，到前邊湊個熱鬧吧！』錢鼎一聽，喊的這個人，是一條尖嗓子，可是有點啞，喊出來非常刺耳，趕緊順著聲音急忙找時，却又不見人影，依著錢鼎，還要下去追，看看到底是個什麼人，龍玉柱攔道：『您總是這末認真，您那天沒聽見我跟您說過一回嗎？北京城裏這路混混兒有的是，除去耍嘴皮子，真的任什麼他也不會，這不定是從什麼地方找來這末一羣，自己以為有頭有臉的朋友來找面子，沒想到又讓您這一陣彈子都給打暈了，臨走又不得不交待這末兩句，算是下場話兒，您要是去追他們，還不定跑出幾十里地外頭去了，這種人薄片子嘴，母兔子腿，打上不行，跑上行，您還真拿他當一回事哪，走咱們的吧，別爲了這種不值當的事，就誤了咱們正事。』錢鼎聽了，雖不敢深信就是這樣，不過這時人家已經去遠，再追也追不上了，自己自從在滄州受了自己師父一番警告，便把從前自己以為自己很是個角色的意思，完全沒了，十分小心，惟恐出了旁的岔子，當下也沒

有再說什麼，可是又加了一番小心。這一天過了山海關，錢鼎便向車上幾位把式問道：「衆位，咱們總算托衆位的福，一路之上，任什麼岔兒也沒出，現在咱們可出了關了，這邊道兒上我是一點都不熟，衆位咱們也別說誰是幹什麼的，咱們無論怎麼說，都是三勝鏢局出來的，只要這趟鏢，平平安安回到揚州，是大家的好看；如果有個大小失閃，誰也不是意思，你們幾位，長走關外，關于這邊地方，什麼地方有溝？什麼地方有板？掌舵的是誰？弄水的是誰？大概都有個耳聞，今天你們幾位可以大概說一說，咱們是怔走十步遠，不走一步險，不怕多走個三二十里的，咱們也是躲着溝走的爲是。」這幾個把式還沒有說什麼，龍玉柱便攔住道：「得了，得了，這話可不是我攔您高興，咱們是幹什麼的？咱們吃的這行，就叫拚命行，人家鏢局子，把鏢交給咱們，爲的是什麼？爲什麼咱們走一趟，得吃多少水，人家不是爲的鏢局子那個萬兒嗎？人家鏢局子圖一個萬兒不是容易，現在咱們哥兒們要是給人家把字號弄醜了，咱們怎麼對得起人家？要按您所說的一辦，那叫保鏢嗎？簡直成了遞小帖兒的了。再說咱們這鏢局沒出來之先，早就喧騰夠了，誰能不知道，如果人家真是安心摘咱們幌子，躲著走也是白饒，何苦多輸一面兒，在江湖上重的是好漢子，咱們真要是搖旗喊號，借著三勝鏢局人家多少年的名兒姓兒，遇山走山，遇寨走寨，倒許出不了毛病。卽或出了毛病，咱們哥兒們也不是木頭墩兒，怎麼也還能跟着他們轉上幾轉，准誰行誰不行，那話還不敢說一定呢。我這次出來雖是幫你，咱們可全是人家三勝鏢局拿銀子請出來助威的，我見得到的，我可不能不說，至于你聽不聽，我可不能做您的主，大主意還是得您自己拿。」錢鼎還沒說什麼，旁邊幾個把式就搭了話

了，齊向錢鼎道：「錢二爺，您這一出鏢局子，您就是我們的頭兒，您說走，咱們就走，您說住，咱們就住，我們可沒有說話的地方，您看得起我們哥兒幾個，問問外頭情勢，是我們知道的，可不能不說，您加一份小心，自是保鏢的應當加的一份謹慎，不過您說遇溝繞道，這可不是辦法，龍爺所說，一點也不錯，你老人家無論怎麼說，也得把人家三勝鏢局子這個萬兒給保住，至於說這股道上，我們哥兒幾個，也走過了不少次，只要有三勝這杆旗子一插，可是任什麼事也沒出過，要依我們說，您就照着官道走您的，大概不至於出什麼錯兒，我們雖是這末說，大主意可還是您自己拿。」錢鼎一聽，自己這番心思，就算白費了，便笑着點了點頭道：「好吧，我這不過是這末說說，既是衆位都是這末說，咱們就照直兒走車吧，」這天晚上，到了錦州，找了一座大店住下，車上夥計忽然慌慌張張進來告訴夜裏多留點神，這裏離刺兒島不遠，這刺兒島可跟店裏沒有交情，並且聽說現在他們那裏不知是什麼在那裏掌舵簡直說是一味胡幹，咱們離他們那裏既是很近，恐怕他們今天晚上會有什麼動靜，雖說咱們住在這店裏，不怕什麼，咱們總也是小心的爲是。」錢鼎一聽，心裏不由砰的心裏一跳，心說怎麼昨天問他們，他們說什麼事都沒有，怎麼今天突然生變，難道這其中有什麼怪事，心裏雖然這樣想着，臉上可是一點神色也沒露，却依然笑着道：「嘔！原來這樣，我們防備一點也就是了。」當下錢鼎便把衆人都叫在一起，告訴他們今天晚上多加防備，不要出了岔子，大家都答應，即刻分定前後夜，錢鼎佔前夜，龍玉柱佔後夜，錢鼎自從上夜以來，便加了十分精神，背弓捧拐，來回在車的前後左右，注意四外，天到二更，龍玉柱從屋裏來換錢鼎，錢鼎說了一聲：「多加

小心！」便回到屋裏，往大炕上一坐，可是睡不着，屏聲靜氣，聽着外邊動靜，一直聽到天交五更，已然亮了，龍玉柱叫夥計們歇一歇，吃點什麼，大家好走，錢鼎也從屋裏出來了，心裏好生納悶，倒是自己不該無故生疑，夥計買來大餅，油條，又泡了一大壺茶，大家就在車旁邊吃着喝着，錢鼎因為一夜沒有睡，覺得自己渾身不得勁，尤其是眼睛邊有點發辣，叫夥計打了一盆水，攔在院裏，意思之間，是洗洗臉可以精神精神，夥計把水打來，往院子裏長板凳上一攔，錢鼎先把雙拐放在板凳頭上，一伸手又把「板弩」取下，也立在旁邊，彎下腰去，剛洗了一把臉，只見通着這店的兩扇板門，突然一開，從外頭跑進兩個小孩子，小的也就十歲十一歲，那個大的，也就在十五六歲，小的一個，穿着一身藍布褲子襖，兩隻家裏造的布鞋，一臉油泥，看不清什麼長像，一樣可怪，兩個小辮，却是油光漆亮，不亂不髒，後頭一個穿着一身紅綢褲子襖，家造的小貓鞋，臉上乾淨，非常好看，正中梳着一條朝天一柱香的小辮，手裏拿着一根籐條，追趕那個小的，小的是連哭帶跑，嘴裏還直嚷：「衆位您給勸勸吧，攔着一點，別讓我們少大爺打我了。」嘴裏喊着，腳底下可仍然不住的跑，一個院子有多大，跑來跑去，就跑到錢鼎這邊來了，這邊地方窄，再往後頭跑，可就跑不開了，正跑到了錢鼎面前，忽然腳正碰在那張弓上，噹的一聲，那張弓就倒了，那個孩子正摔在那張弓上，錢鼎正在洗臉，手裏拿着手巾，顧不得再擦臉，把手巾往盆裏一扔，一斜身一伸手，過去就要攔，叭的一聲，籐條正抽自己胳膊上，還是真有些疼，錢鼎一看打人的這個孩子，是一點不饒勁，挨打的躺在地下直打滾，心裏好不忍，便又一進步，把整個兒身子，擋住那個挨打的孩子，問那打人的孩子

道：「我瞧他比你還小呢，爲什麼事，你這末趕着打他？都是小孩你欺負他那可不行！」那個孩子把眼皮一翻道：「你是幹什麼的？你怎麼配來管我？他是我們家花錢買的小孩，專爲伺候我買的，他不聽我的話，就許我打他，不但你管不了，誰也管不了，你還是趁早兒躲開，不然抽着你，可別怪我！」錢鼎一聽，真是有錢的在天堂，沒錢的在地獄，都是一樣的孩子，一個就打人，一個就得挨打，還要從中解勸兩句，龍玉柱耐不住從那邊走過來道：「您真愛管閒事，他有錢買人就許他打，沒錢的就得挨打，這種事有的是，您要都管您管的過來嗎？您躲開，咱們瞧着他打，咱們也開開眼，瞧瞧人怎麼打死人？」錢鼎一聽，只好躲開，地下扒的那個孩子，一看錢鼎躲開了，一翻身爬起來就跑，拿藤條的孩子，用手一指錢鼎道：「你可把咱的人放走了，你先別走。我要追不回來他，咱們再算賬！」說着一掄手裏藤條，抹頭也追了下去，一前一後，依然從小門跑了出去，錢鼎還有點氣不平道：「我要不是因爲有事，今天我非得管這回事不可！」龍玉柱笑道：「您別多生這迂氣了，咱們走吧。」錢鼎往板凳角上一看，這才看見弩弓倒了，知道方才那兩個孩子碰的，趕緊拾起，也沒在意，拾起來往身上背好，捧起雙拐，吩咐夥計們走車，車離了錦州，又走了半天，遠遠彷彿有座山，錢鼎問車把式道：「前面那是什麼地方？」把式道：「前邊就是刺兒鳥的前島。」錢鼎道：「說是鳥怎麼沒有水？」把式道：「從前原叫刺兒嶺，後來這山上出了能人，把後山改成水路，故此才改名叫刺兒鳥。」錢鼎點頭向後邊龍玉柱道：「前面已是溝口，咱們要多留一點神才好！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只聽颼的一聲，一隻響箭，突然起在空中，錢鼎喊聲：「不好！風緊！哥兒們，圍哪！」

「嘩啦一陣響，鏢車全都圍住，錢鼎把拐交到左手，一伸右手，摘下『扳弩』，往上才一掛弦，只聽嘩的一聲，弓弦竟自隨手而折。這一來可把錢鼎吓壞！正是：白刃未交兵先折，已兆將軍失利聲，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輕敵對玉柱失機 愛人材錢鼎受騙

仔細一看，那弓弦折的地方，猶如刀斫斧剝一般整齊，心裏好生懷疑，這弓弦完全是用牛筋擰成，絕不會一扯即折，爲什麼忽然會這末糟？猛的心裏一動，突然醒悟，自己上了人家的當了，這分明是方才那兩個小孩子打架爲由，故意一個裝做跌倒，隨手把弓擡翻，一個趕過來打人，明知自己不能不勸，就在這一勸的功夫，在地下那個已然用傢伙把弓弦給毀了，自己的弓弦，因怕他老掛著鬆了勁，常是卸下來的時候多，所以當時也沒有看出來，可是在自己揣測，今天一定是凶多吉少，頭一樣兒人家對於自己這邊，一定都知道得很詳細，不然怎麼會連自己使什麼傢伙都讓人家留上心了呢？自己所仗的就是這把「扳弩」，「扳弩」一毀，就憑自己手裏雙拐，是絕不能佔上風，無論如何，只要有這一口氣在，也不能把鏢車白白的送給人家，想到這裏，把牙一咬，一伸手就把自己的辮子扯開，一回頭告訴龍玉柱道：「嘿！我的哨子灣了，風兒緊，馬前著點把我的軟絲截下一段兒來，我好擰上！」龍玉柱一聽哨箭響，就吓了一跳，自己雖然跟莊瘋子學了不少年的藝，可是並沒有什麼絕活，因爲自己一向都是在外頭跑腿，並沒有功夫能跟著莊瘋子去練，也就是每次出外回來，見了莊瘋子教給一手兩手兒，跟著又得

走，准知道自己的功夫不行，就會使一趟「金剛八式刀」，這還是新學的，裏頭還有兩手兒不十分清楚，餘下更是一無可取，要跟錢鼎一比，一個在天上頭，一個在地下頭，那能爲差遠了，這趟跟著走這末遠的鏢，也是頭一回，自己還覺得這個體面不小，「路之上，大概也許出不了岔字，一則有三勝鏢局的名兒鎮著，二來有錢鼎這末一把硬手在旁邊跟著，別說沒事，就是有事，十個二十個小毛賊，也未必能把錢鼎怎麼樣了，可是鏢車回到了揚州，誰也不能說是姓錢的沒姓龍的，這夠多末有面子的事兒，一道兒上，心裏不用提夠多末高興，平常和這些夥計把式們，又全都有個不錯，自己又好說，走長道兒沒什麼事，就是談天爲最美，今天正跟夥計們說呢：「什麼叫刺兒溝？刺兒島？也不是吹們吹，就是那種大山大寨，油鍋火坑，咱們闖過多了，什麼樣兒的沒見過，咱們幹的是鏢行，不能幹出道兒外頭的事就結了，不然的話，咱們全給他掃了。」旁邊幾個夥計一聽，都知道他是吹，大夥兒沒事拿他開心，便一口同音道：「這話可一點不含糊，絕不是捧龍爺您的身份，我們可真知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南七北六，裏藏外藏，大小兩金川，誰不知道龍爺您這位達官，簡直就是他們綠林道的劊子手，江湖沿上的屠戶，我們都知道，是他們幹這個的，都拿您起誓。」龍玉柱也知道是罵他哪，便不由哈哈一笑道：「哥兒們，捧得真嚴，這裏山風可大，留神閃了咱們舌頭……」剛剛說到這句，只聽嬌兒的一聲，一枝響箭從身後直射到沒天雲眼裏去，龍玉柱也是久在外頭跑腿的主兒，知道這種箭就是人家綠林道要劫車的暗令子，話剛說到半句，一聽嬌兒的一聲，差點沒從車上掉下來，才在一猶疑，對於錢鼎可就留上神了，一看伸手摘弓，心裏就場實了，心說只要

你能拿出這手活兒來，咱們就任什麼也不怕，心裏一定，回過頭去，又跟那幾個夥計說上了，錢鼎那裏弦折了，他都沒有聽見，錢鼎一喊他，告訴他弓弦折了，事情太急，叫他趕緊把錢鼎的頭髮截下一縷兒來好接上弦，這一句話不要緊，龍玉柱簡直吓暈了，心說慫怎麼單這個時候把弦斷了，這可是跟我過不去，一伸手蹭的一聲，就把自己那口青銅刀掣出來了，一伸手把錢鼎辮子揪住，掄刀就剝，勁兒猛了一點，頭髮沒折，差一點把錢鼎給壓了一個後仰，一賭氣把青銅刀復又裝好，從腰裏掏出一把小解手刀兒來，又把錢鼎辮子批開，扯住一縷，一使勁，三下兩下，把頭髮截下，遞給錢鼎，錢鼎一看，細一點兒，拿手試了試，也可以對付了，便拿手一搓，住折弦上一拴頭兒，才接好了一頭，鏹聲已起，錢鼎急忙把弓把一按，弓把一彎，對付着算是把弦掛上了，趕緊一長身，縱在車轅上，告訴夥計們看住了牲口，別亂動，把雙拐往兩手一分，回頭告訴龍玉柱，留神後邊，別讓人家從後頭抄了過來，龍玉柱答應一聲，又把那口青銅刀扯出來。往四外一看，可了不得了，四外裏足足有二百多號人，全都往裏圍着一步一步往前挪，龍玉柱就知道今天這隻鏹是丟定了，拿着青銅刀站在車後頭打主意，想着真是倒霉，實指望跟着走這趟鏹，一點氣力不費，名利雙收，萬沒想到會遇見這樣的逆事，看今天這個神氣，不用說錢鼎拿手的「扳弩」還毀了，即使「扳弩」不毀，就是錢鼎一個人，也絕找不出便宜來，乾脆，腳底下趁早兒明白一點，鏹啊，不要了，丟了鏹，三勝鏹局也不能把自己吃了，只要有這條命在，將來幹什麼也混飯吃，龍玉柱這裏想着，人家可就越圍越近了。錢鼎也知道今天事情不好，到了時候，可不能說不算，拚着一死，今天也不能白白讓人家把這隻鏹給奪了。

去，精神一振，手擎雙拐，往車轅上一站，只見眼前這般人是越來越近，約摸着有個四五十人，全都一身藍布褲褂，腳底下全是搬尖洒鞋，手裏都拿着一條花槍，爲頭三個，一個大人，兩個小孩，這個大人，是道家打扮，穿着一身青綢子道袍，頭戴九梁冠，腳登雲履，年紀約在五十多歲，手裏拿着一把蠅刷，並沒有拿旁的兵器，上首一個小孩，看像貌也就在十一二歲，一身藍綢子褲褂，白緞子快靴，梳着兩條小辮，手裏拿着一對短把札油鎚，再看下首那個，有十六七歲，一身紅綢子衣裳，腰裏繫着一根白綢帶子，腳下一雙花緞子快靴，梳着朝天一柱香的小辮，手裏拿着一對短把荷葉鏟，看着這兩個小孩，好生眼熟，彷彿剛在什麼地才見過，猛然想起，昨天店裏，裝做打架的那兩個孩子，怎麼會也來到此地，這也一定是刺兒鳥預備的人了，一看這幾個人，錢鼎心裏倒塌實下來了，一想別看山寨雖然外表看着大，裏頭一定是沒什麼人，要是真有人，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小孩子們都出來，如果是這樣，那末今天成名露臉，也許就在此地，心裏雖然這樣想着，嘴裏可沒這末說，抱着雙拐，靜聽人家說什麼，只見那個老道，把手裏蠅刷向錢鼎一指道：『對面是什麼地方貨車？爲什麼過山不保？難道是看不起我們這刺兒鳥？』錢鼎趕緊一抱拳道：『不敢，在下錢鼎，是給揚州鈔關街三勝鏢局當趟子手的，我們因爲離着寶山還遠，還沒有投帖問候，不想倒先勞動您了，沒別的，這是在下的一時大意，請您多看一眼，開闢放我們這瓢水吧！等到了地頭，放了空車回來，一定拜山道謝，您就多包涵這一次！』那個老道聽了微然一笑道：『你這個小青子，嘴上倒是很響，按說我應當放你過去，無奈有一節，我們這山上這兩天缺水，打算先跟你借個十天半個月的，等從

遠道上把水取來，一定歸還，不知道你肯亮這個面子不肯？」錢鼎一聽，好話算是白說，乾脆，趁早兒跟他過下子手，省得白繞功夫。陡然把顏色一變道：「朋友，咱們話不到禮到，您應當明白我們是幹什麼的，既然掛槍尖挑人頭，就不怕遇見山溝水槽，既是說好的不行，對不過我們只好是領教領教，我們的手軟，水是你的，你要手軟，腦袋是我的，朋友，你多指教吧！」說着把雙拐一分，從車上就跳下來了，老道一見喊聲好：「果然名不虛傳，咱們倒要多親近親近！」說着一幌手裏蠅刷就要動手，却見旁邊站着那紅衣裳的孩子叫道：「黃道長，你老先等等，瞧我的！」說着噹啷一聲響，一磕荷葉鏢就迸出來了，錢鼎正要攔拐上前，只聽身後喊道：「鏢主，您先別着急，割雞焉用牛刀，有事兄弟服其勞，些許小事，何勞您親自出馬，你老給我觀敵略陣，瞧我要一戰成功，刀劈老小！」錢鼎一看，正是龍玉柱，龍玉柱有他的心裏，一看頭一陣就出來一個孩子，自己不如趁着這個機會，過去給弄倒了一個，也是自己好看，所以說了一套貧話，一擺青銅刀就迸出去了。錢鼎急說一聲：「您可小心！」龍玉柱一幌腦袋道：「您就擎好兒吧！」迸過去掄刀照着小孩腦袋就剝，小孩一閃身，刀就空了，刀去得太猛，龍玉柱懷刀給墜的往前一栽，小孩把手裏鏢一磕道：「你姓什麼？叫什麼？說完了再死也不晚哪！」龍玉柱一拍胸脯道：「你要問我，你站穩了，留神吓你一個斛斗，我姓龍，雙名玉柱，原是咱們京東三河縣的人，十三歲投師，學藝在荷葉島，提起我來無名氏，提我師傅父他老人家大有名頭，他老人家南七北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上姓莊，下名化，江湖人稱莊瘋子……」話猶未完，只見老道在那邊蠅刷一指，一個東西，哧的一聲，直奔龍玉柱胸

腔，龍玉柱一見，喊聲來到好，拿手裏青銅刀往白光只一迎，却聽嘆的一聲，當時便冒出一股白烟，龍玉柱喊聲：『好臭！』當時便摔倒在地，穿紅的那個小孩子喊一聲：『你還往那裏走？』一擺手裏蒲鎗，縱起身來對准龍玉柱當頭劈下，只聽噹的一響，叭的一聲，一粒彈丸正打在穿紅的孩子左手背上，一護疼，噹的一聲響，左手蒲鎗就出了手了，『紅衣裳的孩子一抬頭向錢鼎罵道：『你是什麼人？怎敢背地傷人，你算什麼英雄？是好的，下來咱們過過手，你家小爺單手也要活擒你！』錢鼎哈哈一笑道：『你說我背地打暗器不光明，那末你們才一見面就用下五門不能見人的暗器傷人就算是光明正大嗎？你們要是憑真功夫動手，我願意挨個兒奉陪走一趟，如果你們要全仗着你們那種下三濫的軍器贏人，說不得我要用我兜囊裏的彈子：要你們這一堆的狗命！』穿紅的小孩子道：『你既敢說這樣大話，我們就不妨當面說明，兩下裏全不許用暗器算計人，要憑一手一勢的功夫取勝，誰要說了不算，誰就是匹夫之輩！』錢鼎一聽，心裏不用提夠多高興了，方才看見老道一見面就使暗器，打倒了龍玉柱，這種暗器，雖然沒有看清是什麼東西，反正知道裏頭一定有毒氣，如果真要給自己來下子，自己也跟龍玉柱一樣，絕對是認輸沒贏，如今一聽這孩子自己把話對住了，說是不打暗器，雖說不能准贏，也絕不至於當時就落敗伏輸，當下把頭一點道：『好！既是這樣，我先把我的傢伙收起。』說着話，一回手就把弓跨上了，分左右雙拐，一縱身就到了那個孩子面前，用手裏拐一指道：『你問了我們半天，我們這夥子人從什麼地方來的？頭子姓什麼叫什麼？你姓什麼叫什麼？』那個孩子把右手單蒲鎗向錢鼎一指道：『你要問我，我們就是刺兒島的好漢，我們的飄把子姓袁名

濟，人稱虎面觀音。我姓苗名鳳，人送我外號叫火麒麟，你姓什麼叫什麼？也該說說。」錢鼎通了名姓，一分手裏拐，喊一聲：「請！」一拐早向苗鳳左尖頭刺去，苗鳳一蹲身，右尖頭往下一矮，勢子一低，這拐就刺空了，苗鳳一橫手裏單鎗，往拐上就砸，錢鼎一看這個孩子，別看年紀小，功夫並不弱，便不敢輕敵，也不敢輕意進招，只和他閃展騰挪，一味遊鬪，兩個過了足有四五十手，錢鼎一想，沒想到這個孩子，會有這末些手功夫，這可不能跟他緊打，如果他們一醒過脾來，到了那時，再多添上兩個人，他們先叫人搶鏢，我在這裏又不得分神，那如何是好？不如施展「連環三拐」打發了一個是一個，想到這裏，便把拐數加緊，苗鳳的鎗奔錢鼎的太陽穴，錢鼎一坐身，鏢走空了，跟着一上步，長半身，左手拐直奔苗鳳胸膛，苗鳳往後一撤身，錢鼎右手拐就夠上了地步，橫着往苗鳳迎門骨上砸去，苗鳳再打算躲，焉能得夠，叭的一聲，正打在迎門骨上，苗鳳哎呀一聲，摔倒就地。錢鼎一見「連環三拐」，僅用了兩式，便打倒了苗鳳，並不進步，反往後一撤步，把雙拐往左右一分，一抬頭哈哈笑道：「小娃娃不用害怕，我不要你的命，你快走吧！你們還有誰打算再比兩下子，沒人搭話，我可就要少陪了！」話還沒說完，只見那個穿藍的孩子，一縱身就進了過來，把手裏雙鎗一磕道：「姓錢的，你先別賣味兒，你的拿手玩藝兒，早讓少爺給你毀了。」錢鼎一聽，這倒好，不用我問，他倒先說了，這個孩子，比那個孩子還好，就是不知道爲什麼苦苦和自己爲仇？便笑着把拐一指道：「你這小娃娃，你就沒有看見他被我打倒了嗎？你比他還小，難道還能找出什麼便宜，豈不是自找其死？」那個小孩子傲然一笑道：「姓錢的你不要儘說大話，這裏山風大，留神閃

了你的舌頭！別走，且挨我一錘！」說着話，這錘忽的一聲，帶着風就到了，雙錘直奔錢鼎胸脯，錢鼎一看，喊聲：『來得好！』把雙拐一立，等錘臨切近，往左右一分，雙錘就蕩了開去，一起左手拐，就要扎那個孩子的左膀，那個孩子也不躲，也不破，依然是雙錘一併，直奔錢鼎小腹擣去，錢鼎出其不意，急喊一聲：『不好！』打算要躲，知道已經來不及，還是真沒有想到，這個孩子這末人小心黑，看見別人兵器不躲，往裏拚命，自己的拐雖然傷了他一下，他的錘也砸在自己身上，自己原沒有打算把這個孩子致到什麼樣，自己的傢伙出去時候，並沒有用十成力，打在人家身上，也不能怎麼樣，可是人家的兵器使出來全都帶着風，真要是打在自己身上，一定得受重傷，就在這一個尋思之際，傢伙掛着風就到了，錢鼎一想，這才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這却怪不得我要用絕技贏他了，想到這裏，雙拐尖急忙使個垂式，尖子戳在地上，兩手一按拐把子，颼的一聲，雙腿就飄起來了，用了一個「蜻蜓分草」的式子，那個孩子雙錘就落了空了，錢鼎把雙腿往左邊只輕輕一擺，身子往左邊一蕩，跟着雙手往起一帶，拐又取在手裏，脚也落了平地，把雙拐一分，衝着那個小孩子笑道：『小娃娃，你搵共才長了多大？怎麼就這樣手黑，別走，今天我要教訓教訓你！』那個孩子拚着自己挨打進的招，結果被人家輕輕便躲過了，心裏本在生氣，又聽錢鼎這幾句話一說，登時小眼睛一立道：『姓錢的，我今天非要你挨我一下，給我哥哥報仇，別走，接傢伙！』說着手裏雙錘，直往錢鼎腿上砸來，錢鼎心裏還是真愛這個孩子，可就又不肯用狠手去傷他了，見雙錘一到，左手拐立着一擋，右手拐往那孩子肩上一點，那個孩子一閃身，意思是打算躲過

這一下子再撒回雙腿，錢鼎一看，不由一怔。按說着這個孩子一手一式，可都不甚瞎瞭，真得說是有兩下子，怎麼忽然之間，全不對了，怎麼他也不按招接招，按式走式，糊亂八糟一點門兒也沒有了，難道他這又是一種什麼變招，別管他是什麼？先把他制倒了再說，想着這拐可就看准地方了，上步一長腰，就在那個孩子肩膀上一戳，那個孩子雙腿還沒有撒回來，也顧不得撒了，噹耶一聲响，雙腿撒手扔在地上，整個兒身子往後一仰，打算躲過去這拐，那知錢鼎這拐名叫鴛鴦拐，只要一個出去，那個就得跟着，左手那枝拐已然點在那個孩子肩上，右手拐也到了，那個孩子只顧躲左邊肩頭那枝拐，沒想到右邊這枝拐就到了，正在迎面骨上打個正着，只因錢鼎存了二片愛惜的心，沒有敢用十成力，饒是這樣，那孩子也禁不住，噯呀一聲，人就倒了，仰面朝天的躺着，翻着眼瞧着錢鼎，彷彿眼淚都流出來了，心裏好生不忍，一灣腰意思要瞧瞧傷了他什麼地方？看明白了，可以跟他們說明白了，叫他們把龍玉柱給救醒了，自己絕不跟他們爲難，剛往前一探身，只見那個孩子，左手一揚喊一聲：『姓錢的你也嘗嘗這個！』喊着彷彿是一抖手，錢鼎還真吓了一跳，想着也許是這個孩子真有什麼小傢伙。趕緊收住脚步往旁邊一閃，敢情任什麼也沒有，錢鼎不由有氣，拿自己這末大的脚色，跟一個小孩子動手，半天才把他弄躺下，臨完還讓他寬了自己一下子，這個孩子可太可惡，我非得把他弄住，問問他是誰的徒弟？想着又往前一進身，只見那個孩子把右手又是一揚，喊道：『姓錢的，你再瞧瞧這個！』這回錢鼎可就不留神了，喊一聲：『娃娃別淘氣，起來說話！』說着往前一進身，只見那個孩子陡的把中指一伸，噉叭一聲響，一團明亮的東西，直奔自己面門，一則錢鼎絕沒有

防備，二則離得太近，等到也看見了，再打算躲，可就來不及了，正打在眉攢之上，只覺涼颼颼的就釘進去了，錢鼎急喊一聲不好，舉手裏拐惡狠狠往下就砸，那個孩子猛的一咕嚕，他可躲過去了，地下砸了一個大坑，那個孩子一挺身站了起來，笑着向錢鼎道：「姓錢的，你這就不臭美了吧！我還告訴你，你還要趁早兒跳命，你中的可是「梅花攢」，過了今天，明天你就活不成了！再說你看：」錢鼎順着他的手一看，可了不得了！所有的鏢車，全都上去人了。並且是齊聲吶喊：「刺兒鳥今天借鏢一用，請叫莊化子沈洵來換鏢回去！」那個孩子說完這幾句話，用手一招那個穿紅的小孩，全都跑到老道那邊去了。錢鼎一聽，敢情人家不是跟三勝鏢局有過節，實在是和自己鬥裏過不去。這時面門雖然受了人家暗器，可是並沒覺得怎麼樣，既然人家已然全圍上了，今天這隻鏢，八成兒就算丟定了，說不得什麼叫體面了，乾脆跟他們一死相拚，就是這麼回去，也實在沒法子交待。想到這裏，可就扳弩摘下來了，掏出一把彈子，扣住弦，丁字步一站，對着那一羣人，嬌，嬌，嬌，嬌，一陣響，這彈子就和冰雹一般，一個跟着一個，直打那羣人狂呼一聲：「風緊！扯呼！」當時四散奔逃，錢鼎一看，這些人全都跑了，心裏當時精神往上一撞，正要跑向前邊招呼那一般車把式時，只聽身旁不遠，吧的一聲響，知道是有暗器，急順著聲音一看，只見一道白光，只撲自己面門，知道方才龍玉柱受的是這種暗器，十分厲害，便不敢用手裏傢伙去迎，急忙一閃身，那東西便掉在地下，吧的一聲響，冒出一股白烟，知道這股烟裏有毒，不敢讓自己聞見，急忙斜身一蹶，出去足有兩丈開外，回頭一睜，打暗器的，正是那個老道，那兩個孩子還都衝著自己笑呢，錢鼎一賭氣，把弩

這對准老道，只一板，就聽吧的一聲，這個彈子嫻的一聲，正打在老道拿蠅刷的手上，老道一甩手，蠅刷就掉了，錢鼎一看，心中大喜，知道老道就是這一種暗器，暗器一完，也就沒什麼能爲了，趁著這時，先把老道想主意弄倒了，剩下兩個孩子，算不了什麼，總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這隻鏢也許丟不了。想到這裏，心裏十分高興，趕緊伸手一掏彈囊，可把錢鼎急壞了，原來彈囊裏連一顆彈子也沒有了。當時腦袋就覺得一暈，幾乎沒有倒了下去。少微一怔神，再看對面，可了不得了，龍玉柱也讓人家細手抬起來了，鏢車那邊，人又全圍上了，自己鏢局子的夥計，一個也瞧不見了，又見那個老道把蠅刷從地上拾起，在手裏向大家只一揮，兩個孩子搭住龍玉柱，那一羣人轟了鏢車，就往前邊山窪拐了過去，錢鼎眼都紅了，那裏還顧得什麼叫利害？弓往地上一扔，一分手裏雙拐，就追下來了，一邊跑，一邊喊：『胆大的山賊，你們往那裏跑！錢達官爺今天要你們這一羣狗命！』一邊喊，一邊跑，眼看就要追上鏢車了，只見那個老道突然站住，扭過臉來向錢鼎哈哈一笑道：『朋友，你的胆子真不小啊！我因爲和你無冤無仇，所以才打算放你落個整屍身，怎麼你小小年紀，竟活得不耐煩了？一定要找死！我再告訴你一句，你要打算還活著，我勸你趕快逃走，你還可以落一個整屍身，如若不然，我可當時就要取你這條小命！』錢鼎這時，那裏還聽得進這一套，一擺手裏雙拐，就逃過去了，向那老道道：『你這惡道，姓什麼叫什麼？就連你們那個用暗器算計人的那個小賊，都叫什麼？錢達官爺今天要叫你們全都命喪當時！』那老道又是哈哈一笑道：『你要問我，我告訴你，也不怕你二次投生來報這隔世之仇！我叫黃偉，江湖人稱九爪金蝎。那個小孩子，是我的師弟，他叫

玲瓏手田住，話也告訴你了，依我勸，你還是趕快逃走。自己給自己報喪去吧！」錢鼎一聽，原來這個人就是黃偉，可就明白了，知道黃偉的師父陰陽扇子屈世和，從前曾經跟自己鬥裏結過仇，他這一定是爲了報仇才來劫的鏢，准知道這個老道是下五門有名的大賊，渾身上下，全都有暗器，並且都是毒藥暗器，人家比自己身分高得多，憑自己能耐，絕不是人家對手。可是事已臨頭，不拚也完不了，一咬牙喊一聲：「不是你，就是我！」左手拐就奔黃偉胸口去了，黃偉看見拐到，並不躲，用手裏蠅刷只一裹，往起一帶，只聽噹噹一聲，錢鼎左手拐就扔出去一兩丈以外了，錢鼎知道不好，一轉身意思是扭頭就跑，黃偉哈哈一笑道：「姓錢的，方才叫你走，你不走，現在想走，可由不了你，回來吧！」手裏蠅刷一裹錢鼎的腿，只一帶，噹咚一聲，摔倒在地，錢鼎把眼一閉，知道條命就算完了，正在這時，只聽一條又尖又啞十分刺耳的嗓子喊道：「雜毛兒老道，別趕盡殺絕，還是咱們爺兒兩個湊熱鬧吧！」黃偉一怔神，錢鼎就竄起來了，擊右手單拐，往對面一看，只見迎面站着一個笑容滿面的大禿子。正是：方嗟已成俎上肉，且幸又脫籠中身。要知禿子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刺兒鳥錢鼎丟鏢 漂母祠馬彰賣藝

錢鼎不認得，黃偉也不認得。錢鼎可聽出這說話的聲音來了，彷彿在什麼地方聽見這個人喊道，仔細一想，在北京城外，彈打當地那般匪徒時候，聽見過這末一嗓子，這才明白，從前他喊那一嗓子時候，是事出有因，可是不知道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人？反正准知道對自己絕無惡

意，黃偉把手裏蠅刷向那人一指道：「來的是線上朋友嗎？幫著把這水貨洗下來，咱們是見水蘸杯，必有一番薄敬！」大禿子哈哈一笑道：「誰是線上的？我是繩上的，我不是井繩，我不是麻繩，我是鏈兒繩，我要把你這雜毛兒活活的勒死！」一個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講究是一塵不染，萬念皆空。長燈拜佛，解脫苦海，不修今生修來世，這輩子當雜毛，下輩子無論怎麼說也得想法子把媳婦混上，你想對不對？你這個出家人，不念經，不禮懺，佔土山，做土寇，便薰香，配蒙汗藥，看黑風，開黑店，鷄偷狗盜，借人家胆子，逞自己威風，隱綠林，劫孤雁，欺老打小，吆喝一聲，劫留他人被奪，得不義之財，行不義之事，自己還覺乎怪不錯，走道兒拔胸脯子，彷彿是號英雄，其實，不敢奉承，雜毛兒，你狗熊！今天這件事，不讓我遇見，算是你走字兒，（註，走運也，）既是遇見我，就是你的月令不正，時運太低，懂得事的，趁早兒帶著你們那一羣驢糞球馬糞蛋兒，滾的滾，咕轆的咕轆，別招你二大爺我老人家生氣，那就算是你的造化，如若不然，東方，西土，南天門，北天門，可就全都沒了你的地方，我要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上刀山，下油鍋，確搗磨研，剝骨揚灰，然後把你這雜毛兒惡鬼孤魂，打入陰山背後，叫你世世不見一點風兒，雜毛兒，你還不跑？等待何時？」黃偉一聽，這氣可大了，心說我和你素不相識，爲什麼把我給糟踐的一個小錢不值，就憑你這一套話，我要就跑，那我以後還混不混了，是騾子是馬，咱們得拉出溜溜，是姑娘是小子？咱們得抱出來給人家瞧瞧，想到這裏，把蠅刷又向大禿子一指道：「禿子，休得滿口胡言，既然不懂江湖義氣，把你名子說出來，好和他們一同領死。」大禿子哈哈一笑道：「你這個雜毛兒，

真是白娘娘進金山，非鬥不可，好，今天你二大爺我聞著也是沒事，咱們爺兒兩個就鬪會子也解悶，你要問我姓什麼叫什麼？我是你一個人的禿爺爺。」黃偉大怒，就不再和他說話了，一進步用蠅刷刷大禿子脇上點去，大禿子喊一聲：「這個地方不叫動，還有孩子吃奶哪！」說著一挺身，把黃偉都吓了一跳，真比燕兒還快，就從黃偉腦袋上飛似的過去了，黃偉急忙一轉身，手裏蠅刷刷大禿子腰眼戳去，大禿子又喊：「好你個雜毛兒，排骨沒吃上，又要吃腰花了，老小子，你媽給你許的是白齋，這輩子別打算勤輩罷了！」說著一個大捨腰，蠅刷從肚子上頭就過去了，黃偉就勢往下一抽，大禿子雙腿往起一提，一個「乳燕翻柳」從蠅刷底下倒著就翻上來了，雙腿落地，笑着向黃偉道：「大黃啊！我聽說你暗器打得有兩下子，何妨把你拿手玩藝兒獻兩場哪，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撒出幾丈幾尺的尿去；」黃偉連進三招，一點便宜沒得著，正想使暗器呢，沒想到大禿子倒先說出來了。便也不說什麼，把蠅刷一幌，一抬手，唳叭一聲，一道白光就奔大禿子去了。錢鼎在旁邊眼看大禿子耍老道，心裏非常痛快，想著自己今天也許不該丟臉，這個大禿子要把這隻鏢給奪回來，正在高興，一看黃偉又把那種暗器打出來了，知道這種暗器十分厲害，方才龍玉柱就是受了這種傷，一著急就喊出來了：「禿朋友，留神他的暗器厲害！」錢鼎看見黃偉要打才喊，等他喊出來，這暗器就打出去了，大禿子一見急喊：「不好！我要殞天！」這句話剛喊完，白光已然到了，大禿子往後一閃身，那暗器當時掉在地下，叭叭一聲，登時從地下冒出一股白烟，大禿子一搖腦袋，喊聲：「好臭！」翻身栽倒，黃偉哈哈一笑道：「螢火小虫，也敢冒光，今天我要大開殺戒！」一回頭告訴火麒麟苗鳳

道：『鳳兒過去把他廢了。』苗鳳答應一聲，一縱身掄手裏雙鐘，照定大禿子油亮亮的腦袋上實拍拍的砸下，錢鼎打算過去已經不及，只急得把雙睛一閉。苗鳳雙鐘都到了大禿子頭頂，往下就砸，猛聽大禿子狂喊一聲：『別砸墳頭！』雙腿一綳，一個「鯉魚打挺」，颯的一聲，平著身子就躡出去了，錢鼎也聽見了，趕緊再看，大禿子已然站在對面，依然是笑容滿面，心裏不由暗稱怪異，眼看着他中了毒藥暗器，怎麼會突然醒了過來，看起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才知道自己所學不到家，再看黃偉，也是目瞪口呆，怔了半天神，才喊出：『怪道呵！怪道！』大禿子哈哈一笑道：『妖道呵！妖道！今天禿爺要你們這一羣狗命！』說著話從腰裏一扯，嘩唧一聲響，扯出一根傢伙來，黃偉一看，又是一怔，因為沒有見過這種兵器，彷彿像是一根十三截鞭，可沒有那末多節，鞭身和鞭一樣，可沒有把兒，一頭是一個大圓球，一頭彷彿是槍尖子，又像鏢，大禿子不拿兩頭，單手挽著當中，向黃偉一笑道：『雜毛兒，咱們爺倆個鬪兩下子！』黃偉心裏就有些爲難，和敵人對手，連人家使的兵器，都說不上叫什麼來，不用再說接人一招，破人一招了，心裏一動，一點手向苗鳳道：『鳳兒過去，可要多加小心！』苗鳳答應一聲，一擺雙鐘，就進過去了，大禿子又向黃偉哈哈一笑道：『你這個雜毛兒，簡直不地道，你因爲不認識我這個傢伙，你有點胆怯，打發孩子過來先見兩招，好讓你看，雜毛兒你錯打了主意，你禿爺爺這種兵器，是在夢裏頭夢見梨山老母教的，一共有三百六十多招，像你們這樣的，多了不用，有一招就足以對付，你瞧個一招兩招的，又能夠怎麼樣？等我先打發了這個小的，咱們兩個再單說。』大禿子說著話，苗鳳雙鐘就到了，雙鐘平

推，直取大禿子肚腹，大禿子看見雙鎗離身已近，把手裏傢伙陡的往起一立，就和一條木棍相仿，那個大圓球，在梢上一轉，噹的一聲，正打在苗鳳鎗把上，苗鳳只覺轟的一震，半身皆麻，那裏還拿得住鎗，噹的一聲，單鎗落地，大禿子更不怠慢，手掌往起一擡，那個槍尖子那一頭直奔苗鳳面門戳來，苗鳳喊聲不好，急忙往外一閃身，大禿子一進左腳，橫右腳就在苗鳳左膀上就踹上了，噹咚一聲，苗鳳摔倒，大禿子一抖手兵器收回，不理苗鳳向黃偉一點手道：「雜毛兒，還是咱們爺兩個來兩下子吧！」黃偉自從跟師父陰陽扇子屈世和練藝以來，也會過了不少能人，就沒瞧見一個像大禿子這末一個，並且自己最稱拿手的就是暗器，方才暗器出去了，人家並沒有怎麼樣，不知道人家有什麼能耐，可以破這毒藥暗器，就是再打出去，也是白廢，暗器既不行，手裏又沒有旁的硬傢伙，如若過去，三招兩式，讓人家給弄倒了，這裏可比燠陵谷，那裏並沒有多少人看見，這就在刺兒島山下，倘若叫人家給弄得踏了臉，以後就沒有法子再在山裏混了，心裏雖然想得明白，可是大禿子直往那邊叫，不過去也是栽。正自爲難，猛然心裏一動，抬頭往山窪一看，那些鏢車和先前網上的龍玉柱，已然都沒了影子，不由心中大喜，用手裏蠅刷一指道：「禿朋友，我本打算陪你走幾招，不過我們山上還等我交付那批水貨，今天沒有功夫了，改日再奉陪吧！」說完話向兩個孩子一點手，一撒身形，一個手拉着一個孩子，颺，颺，颺，腳不需地的竟自往山窪裏跑去，大禿子倒是一怔，錢鼎可真急了，擎手裏單拐，邁步就追，剛走了兩步，大禿子在後面喊一聲：「回來！」錢鼎趕緊止住脚步，大禿子一笑道：「達官爺您多受驚了！」錢鼎臉上當時一紅，趕緊一抱拳道：「多蒙前輩

搭救，在下心急如着火，實在是缺禮了！」大秃子道：「這倒沒什麼，咱們都是一家子。不過您現在還要往山裏跑，難道您還要追鏢嗎？」錢鼎道：「實不瞞前輩說，我給人家保的這隻鏢，就是把我賣了，我也賠不起，我只有追進山裏，拚死和他們要這隻鏢，就死也無怨。」大秃子點點頭道：「你倒是個好漢子，不過你可知道你這隻鏢是什麼人劫的嗎？」錢鼎道：「不就是方才那個老道說什麼刺兒烏劫的嗎？」大秃子道：「你以為就是那個雜毛兒劫的嗎？」錢鼎道：「我只知道是他，難道還有旁人？」大秃子嘆了一口氣道：「不對，不對，我實告訴你吧，劫你鏢的，除去雜毛兒之外，還有你們鏢店裏好多人哪！」錢鼎搖搖頭道：「前輩您這是見錯了，我們鏢局子伙計，全都是多年的夥友，豈肯幫着外人，來奪自己鏢的道理，老前輩，這是您看錯了！」大秃子哈哈一笑道：「說了歸齊，您是在外頭少闖蕩，沒有看清外頭人心險詐，我說這個毛病是從鏢局子本身出來的您不信，我可以告訴您兩樣證據。第一個您從北京往吉林道上走，原可以不走這刺兒烏，您也曾向他們商量，要是他們真正一心爲顧鏢局子，他們爲什麼不答應您？却偏要從此地走？住在店裏，他們爲什麼要熬您一夜，使您不得睡覺？是不是故意這樣做作？乘您精神不濟，他們好從中下手，如果不是這樣，他們那兩個孩子從什麼地方來的？早也不打架，晚也不打架，單等您把弓放在地下，他們才打架，不是故意借着您一大意毀您那張弓，又爲的是什麼？就算這個都是我胡猜，那末他們爲什麼在您和山上對手的時候，就一個都瞧不見了？這不是明擺着和人家鈎搭着故意要和您過不去嗎？您想想誰家鏢局子鏢還沒有失手，就先自己跑了的？現在他們一邊動手，一邊把鏢車轟了走了，不用說他們這裏

人多，即便就是他們三個，個個全都是滿身暗器，一個防備不周到，就許把命送在這裏，與鏢局又有什麼好處？還有一節，您已然受了他們暗算，我却沒有看清楚，是什麼地方受了傷？」錢鼎道：「這個倒不要緊，我雖然受了他們暗算，我倒沒有覺得怎樣難過。」大禿子一進步，瞪眼往錢鼎臉上看了一眼道：「噯呀！可了不得！您受的這是「梅花攢」所傷，這種東西，是下五門最厲害的暗器，您既中了這種暗器，只怕是凶多吉少，不知道您覺得麻不麻？」錢鼎搖搖頭道：「一點都不覺得麻。」大禿子幌着腦袋直嚷怪事。錢鼎道：「前輩，不知爲什麼這樣動問？」大禿子嘆了一口氣道：「這也怪我不該這樣大意，致使您受了這末重的傷！我看你傷口，是「梅花攢」所傷，那「梅花攢」就跟綉花針一樣，一打出來，就是五根，打在人身上，見血往裏就走，又有最猛的毒藥喂過，中了之後，至多不出七天，必定毒發身死，這種東西，打在身上，當時便要發麻，不知爲什麼您這個却一點不麻？不過我看那傷痕，却一點也不錯，確是「梅花攢」所傷，難道他們這次打的，不是毒藥喂過的，那就不得而知了，這種東西，就是沒有毒藥，他順着血脈，也是往裏走，不過日子能比那種慢一點，我看您大概還是童子功，元氣很足，那就尚無大礙，這裏一切，我可以負責打探，這隻鏢他們劫來究竟是幹什麼用？我雖不能把鏢原數取回，也絕不會使他運出此山，您可以趕緊回去，見沈莊二位前輩，請他們趕緊到此一行，也許能把原鏢取回，至於他們鏢局子夥計，究竟爲什麼內叛，將來也可以知道，這件事情，原不全在您的身上，如果這時，您逞一時之氣，追到裏頭去，也不是我看您不起，您絕難倖成功，倘若一個失手，那就把這丟鏢的惡名兒，全弄在自己身上了，您要以爲我

這話說得不錯，請您趕快就走，可以化除凶險，還可以找回面了，不知您以為我這話對不對？」錢鼎一聽，真吓了一跳冷汗。心想就是這個禿子，就比自己高得多，自己一切事情，他都好像和看見一樣，這話一定也不會錯了，便點點頭道：「承您如此指教，實在感激不盡，在下一定遵命而行，不過既是身受重傷，路途又遠，恐怕到不了焦山，見不着家師，那可怎麼辦？」大禿子道：「不要緊，我這裏有種東西，您可以含在嘴裏，可以止住一切邪穢毒氣不發，您再運起童子功，使出『點鐵金剛運法』，一路之上，不要使血脈往上飛漲，那針走上就可以慢了，只要能夠到了焦山，我想沈老前輩，對於這種微傷，一定可以化險為夷，您就快快去吧。」說着話一伸身從兜囊之中取出一塊似石非石，似鐵非鐵，彷彿一塊紅炭一般小東西來交給錢鼎，錢鼎往嘴裏一放，只覺得徹骨皆涼，登時精神一振，不由大喜，趕緊深施一禮道：「我和前輩，萍水相逢，素無交往，承您救了我的性命，又借給我這種寶器，實在是萬分感激，只是還不會請教前輩怎樣稱呼？」大禿子微微一笑道：「不敢當，不敢當，現在咱們不是彼家常的時候，您看山裏又出來人了。」錢鼎閃身往山裏頭一看，那裏有個人影兒，再回頭看時，大禿子已然蹤影不見，想了一想，還是照着大禿子的話去辦不錯，這才脚下加力，抄着近路，一直跑回焦山米家村，錢鼎把這件事始末情由向沈洵說完，沈洵道：「如何？我就知道你們年紀太青，恐怕一個大意，就許出岔子，偏是你不肯聽我的話，現在把人家的鏢也丟了，人也丟了，這看你應當怎麼辦？」盧春在旁邊攪言道：「錢老弟，我問您見着這個禿子有多大年紀？」錢鼎道：「也就在五十多歲」。盧春道：「是不是使的一條虬龍鏢？」錢鼎道：「這個兵器，我

倒是看見了，不過我可不知道是不是虬龍鏢？您說的這種兵器是不是一頭有個鐵球？一頭有個鏢尖？」盧春道：「一點也不錯，就是他，您沒有問他叫什麼嗎？」錢鼎道：「我方才不是已經說過，我問他他不告訴我嗎？您大概一定知道他是誰吧？」盧春道：「我不但知道，而且他還不是外人，那就是我四師哥一輪明月婁辰襲拱北」。錢鼎道：「這樣說起來真不是外人了」。沈洵道：「什麼外人內人，人家鏢銀，已然丟了，怎麼想法子把人家鏢找回來是正經，這件事既是莊瘋子惹出來的事，沒旁的說的，想法子把他也找出來，叫他辛苦一趟吧」。說着向盧春道：「獅子叫他們耽誤了咱們半天，還沒說正經的呢，你這次來，是我們那個愛徒小卞叫你來的吧，他的信我也看見了，一切事我也全明白了，他那裏我自會派人前去給他信，倒也沒有什麼要緊，反是這裏這件事要找一個人給莊瘋子送封信，狗屠戶一則有個買賣在這裏，離開不便，我這裏也離不開他，小錢受傷才好，我也不放心他去，你再辛苦一趟成不成？我還不讓你白跑，回家時候，我送你一點好東西」。盧春趕緊笑道：「這沒有什麼，老前輩只管吩咐，莊老前輩住在什麼地方？你老只要告訴我，我當時就可以去」。沈洵點點頭道：「好，你就走一趟吧，莊瘋子住在淮安府東北，荷葉島，雖說是個島，可沒有多大，你到了淮安府一打聽，就可以知道了，這一路之上，倒也沒有什麼，不過到了荷葉島之後，你却要處處留神，莊瘋子這人脾氣非常古怪，不但是愛跟人開玩笑，而且器量極窄，一言不合，他就會記在心裏，必圖報復，這一點你務必記在心裏」。盧春道：「是。我一定記住，但是我和莊老前輩素未謀面，現在雖說是老前輩差我去的，我到了那裏，毫無一點憑證，他老人家怎麼能信？」沈洵道：

「這話也是，不過我不會寫字，沒法子，給你一樣東西，你拿着見了他，給他一看，他就可以知道了。」說着從身上一掏，摸出兩個鴨卵般大小的鐵球來，遞給了盧春，又附耳告訴了盧春幾句話，盧春搖頭道：「這個我可不敢，如果他老人家一個不高興，不來還不說，我當時又得吃虧。」沈洵笑道：「沒錯兒，沒錯兒，你只管聽我的，出了毛病全有我，你要不聽我的話，你要吃了虧，你可不要瞞怨我。」盧春道：「只要你老說沒有錯兒，我就敢幹，那我這就走。」狗屠戶方衛笑道：「盧二爺別忙，今天咱們再盤桓一天，您不說是我們那裏竹葉青好嗎？我再給您灌兩瓶去。」盧春連連搖頭道：「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喝您寶號的酒了。」沈洵道：「既是這樣，倒是以快去的爲是。」說着拿了幾錠銀子交給盧春道：「咱們這是加倍奉還，道兒上可多留神。」盧春笑着謝了，拿了龍頭拐，別了沈方兩個，才要走，錢鼎走過來道：「盧二爺慢走，我這裏有一件東西，託您給婁老英雄帶去吧。」說着從身上掏出一件東西，似鐵非鐵，似石非石，火一般紅的東西交給盧春。盧春接過一看道：「這件東西，是我婁師哥晝夜不離身的寶物雄精。不知怎麼會在您手裏？」錢鼎道：「我受了針傷，全仗這件東西，才得救我活命。」盧春道：「我從前倒是聽我師哥說過，雄精能夠避穢祛邪，鎮驚散毒，還不知真這樣靈呢。」錢鼎一聽，這才明白，黃偉打出暗器，婁辰所以不怕的緣故，當下盧春帶好雄精，提了龍頭拐，離了焦山，過江到了瓜州，順着運河半天就到揚州，在揚州住了一夜，第二天又上了船，不到半天，就到了淮陰，進了城，找了一個客店，吃了點東西，跟店裏一打聽，店裏告訴離這裏不遠，盧春吃完了飯，在街上閒躡，忽聽有幾個人說道：「這個人不

像賣藝的，功夫還是真不壞，我想約憚老師一起去看看去。」盧春一聽，心裏就是一動。心想這裏離着荷葉鳥既是不遠，明天再去，也不致於誤事，今天且在這裏住一天，方才聽人家說，這裏有什麼賣藝的，不知是什麼人，也許又是刺兒鳥派來的探子，何妨自己去看一看，想到這裏，便緊走兩步，向那前邊走道的兩個人問道：「勞駕！跟您打聽，您說什麼賣藝的在什麼地方？」兩個人看了盧春一眼道：「嘔，打聽賣藝的，就在前邊漂母祠，順着我手指的地方往東，見了巷子，再往北一拐，有座小廟，那就是漂母祠了。」盧春又說了一聲：「勞駕。」便順着那人手指，逕往東走去，出了胡同，往北一拐，果然有座小廟，就在那廟門口堆着一大圈人，盧春順着人繞往裏一看，只見正中間站着一個漢子，年紀也就在五十五下，身高在七尺，勝扇寬，脯子厚，紫微微的一副臉膛，紫中透黑，黑中透亮，劍眉，環眼，大鼻子大嘴，一片絡腮鬍子，上身藍綢子小褂，藍綢子中衣，脚下青緞子方官皂。手裏拿着一對護手如意鉤，盧春猛一看，有點眼熟，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同門師兄弟排行在六，姓馬名彰字文常，江湖人稱笑判官，盧春一看，心裏好生納悶，知道六師哥從前也是鏢行生理，後來因為剩了錢，早就洗手不幹了，前幾年還見過兩次，後來便久已不通音信，沒想到今天怎麼會來到此地？又不知道為什麼要在街頭賣藝？心裏想着去問，忽然又一想，幾年沒見，不知師哥現在功夫長了沒有，今天問着也是沒事，何不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然後再進去搭話，也不為晚，想着一撤身，站在大家身後，往裏頭看着，只聽馬彰把雙鉤對鉤一搭，探背躬身向大家道：「衆位，人窮街頭賣藝，虎瘦攔路傷人，在下原不是這本地人，家住在山東萊州府，只因到這裏

來找一個朋友，不想這朋友，已然先我而死，在下就叫探親不着，訪友未遇，囊中川資業已用盡，便算困在了貴寶地，住房沒房錢，吃飯沒飯錢，自幼兒練過幾趟鄉下笨拳腳，沒有師父，沒有徒弟，說不上那一門，談不到那一家，這就算是遮住羞臉，跟衆位找頓飯錢店錢，我也不知道那位老師父是練過是看過？反正既在江邊站，就有愛景的人，諸位老師，那位都有公幹，肯其賞臉在這裏一站一立，就是有心捧場，我練兩趟笨功夫，給衆位鬥個笑，功夫練不好，氣力是真的，衆位看我出一身汗，說我力氣沒藏私。衆位帶着有數餘錢，不拘那位幫我一點飯錢店錢，我可以對付着回到我們山東，將來衆位有從我們山東經過的時候，衆位只管找我，我們鄉村裏沒有旁的，涼水溫成熱水，涼飯溫成熱飯，也得表點敬意，話也說完了，我再練一趟，方才練過一趟，那是三十六手『蜈蚣鉤』，現在咱們再練三十六手，可不叫『蜈蚣鉤』了，這三十六手叫『龍形剪腕天罡式』，講究是『雙鉤不離腕，龍形如一綫』，我說得好，練得可不准能好。沒別的，衆位您就上眼。『盧春一聽馬彰這套話，心裏不由好笑，幾年不見，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又學了這套一套頭口來，看他這個樣子，絕不能真是賣藝求錢，這裏頭一定還是有事，且看他練完了再說，這時馬彰已然把雙鉤扯開了，先還是一手一式，瞧得很真，後來越來越快，分不出人，鉤，只是一團白光，在場子裏滾滾滾去，外圍裏圍圍的人，足有二百多人，連一個出氣兒的人都沒有，真是掉下一根繡花針，都可以聽得見，大家正在看得興高彩烈，只見從圈外聽的一聲，從大家頭上竄過一個人來，手裏擰着一杆花槍，一抖手就奔那團白光扎去，盧春暗喊一聲不好，一攤手裏龍頭拐，就要闖進圍去，只聽馬彰大喊一聲：『這是那位老

師捧場？」隨着聲音，又是踏的一聲響。白光一裹，大家再看，李爺的手裏鎗就剩了半截了。馬彰抱着雙鉤笑容滿面的往場子裏一站，大家不由齊聲喊了一個震天彩，拿鎗的手裏剩了半截鎗杆，不由惱羞成怒，喊一聲：「我跟你拚了！」一掄手裏半截木杆，直奔馬彰胸口點去，馬彰一見喊道：「好！」左手鈎往上一立「白鶴展翅」。抖手往上一迎，只聽又是踏的一聲響，半截鎗杆，又去半截，大家不叫好全都哈哈一陣大笑，拿鎗的羞臊難當，一回頭向圈外喊道：「老劉啊，你這可不對，你叫我打頭陣，怎麼你不接應我了！你要再不來，我可要罵了！」一言未了，只聽圈外有人答言道：「少爺別着急，老劉來了！」正是：良友相逢未一語，惡魔已自追蹤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舍沙射影英雄遭陷 明鏡照人令尹辨冤

聽的一聲，從外圍竄進一個人來，等他站定，大家一看，不由全都哈哈大笑。原來竄進來這個人，身高不到五尺，年紀不過四十多歲，一身藍布短褲褂，上頭除了油就是泥，兩隻青布鞋，上頭也都油泥不堪，一條辮子，盤在頭上，最奇怪的是，藍布褂子上還繫着一條藍布圍裙，大家一口同音全都說了一句：「這不是屠家的廚師傅嗎？怎麼跑到這裏來幫場子來了？」「盧春一看這個人，却不住暗暗點頭，心裏知道這個人不是廚子，可是這個人准是幹什麼的，自己也沒有看出來，只見馬彰把那人上下一打量道：「怎麼着？您也是來捧場的嗎？想不到榆楊之木，竟會引出鳳凰。這真是想不到的事，請問這位老師貴姓高名，怎麼稱呼？」那人道：「老

師父，咱們也不是捧場的，剛才您給削折了傢伙的那位，那是我們飯東家的二少爺，沒想到讓您把他傢伙削折了，我是跟着我們二少爺出來的，說不得只有求您也把我給扔個筋斗，我回去也好交待，老師父你就多讓兩招吧！」說着話左手掌一幌馬彰面門，右手掌就奔了馬彰胸膛搓去，馬彰也准知道這個人不是廚子，本打算用兩句話試探試探，不想人家是一句話不說，上來就動手，馬彰也未免掛點氣，心說不用管你是誰，你這也未免太目中無人了，說不得先把你攔翻了，有什麼話再說。心裏想着，這手就接上了，左手一叨那個人的脈門，意思是往裏邊一攔，沒想到自己手才往上一遞，那人的手，收回去更快，馬彰手就空了，那人見馬彰手一空，雙拳平舉，往上面一幌，左邊一條腿，先往馬彰腰上掃去，馬彰提氣一躡身，那人腿就走空了，馬彰平氣往下一落，那個人右腿橫着一抽，嘴裏喊道：「你再躲這隻！」馬彰一看，認得人家使的這手叫「連環腿」，就知道不好，打算再起再蹤，少爲慢了一點，叭的一聲，抽個正着，嘆咚一聲，馬彰竟自摔倒，那人一見，哈哈一笑道：「就是您這兩手功夫，也敢走南闖北，對不過，失陪了！」說完這句話，一拉那個手裏攢着一截木棍的那個漢子道：「少爺，咱們走吧！」說完拉着那個人抹頭就走，盧春早就看出來人不是廚子，必定身有絕藝，又見馬彰輕敵，就知道不好，才要出頭，馬彰已經被人家使「連環腿」給抽倒了，盧春本來沒氣，皆因自己人不好，不該輕敵，及至一聽那人一賣味兒，又說了兩句狂話，盧春這氣就撞上來，一墊步就要闖進場子，却見那個廚子，已然到了人羣裏，才待要追，猛見那個廚子在喊一聲，彷彿有人給扔起來一般，就給扔進來了，嘆咚一聲，照樣兒摔倒在地，大家正在一怔，盧春眼

快，只見從外圈走進三個人來，兩個年青的，就是自己在前邊跟他打聽道路的那兩個，兩個人扶著一個老頭子，彎着腰龍鍾老態，一搖三幌的走了進來，馬彰一時大意被人家給扔了個筋斗，心裏好生難過，正待收拾東西走路，忽見躡自己場子的那個廚子，忽然又倒着摔了回來，心裏也覺乎可怪，再一看從外邊走進這末三個人來，准知道那個廚子就是敗在這幾個手裏。這幾個人手裏，一定很可以，便不敢大意，走過去一抱拳道：『老爺子，您今天怎麼這樣開秤？』老頭子一陣咳嗽道：『我那裏有那末開在，皆因今天聽見人家說這個地方空了個賣藝的，我長這末大還沒有看見過賣藝的是什麼樣？所以同着他們到這裏來看看，您就是這場子的師父哇！怎麼不練了？您練兩手我們也好開開眼哪！』馬彰一聽，這簡直比罵人還厲害，便陪着笑道：『老爺子，我可不會練什麼，左不是些個笨力氣，再說，我又不是打算賣藝，實在是被窮所逼，被事所擠，實在沒有法子，老爺子您要看看我們外鄉人困在外邊不易，您就幫我一點盤川錢，小子我是感激不盡。』老頭子還沒有說什麼，只見方才那個拿槍的向那廚子道：『老劉哇！你看這個老頭子，夠多可惡，他碰完了人，一聲不言語，往那裏一站，還要裝沒事人兒，你過去也把他弄一個筋斗，咱們也痛快痛快！』那個廚子一搖頭道：『少爺，你先別忙，我自自有法子把這個老傢伙制倒了。』說着又一附耳，說得那個人不住點頭，兩個人竟自轉身向人羣裏走去，盧春一見，那裏容得，擰腰一墊步，喊一聲：『那裏去？』往那個廚子背後只一扯，只聽撲咚一聲，噯呀一聲，倆個人裏已然倒了一個，倒的可不是那個廚子，却是盧春，不說盧春為何摔倒，且說這個馬彰是個什麼樣人？因為什麼，要來到這個地方？以清耳目，馬彰原是

吃鏢局子飯的，只因看着保鏢這條路子，終是有危險，歷年所積，回到家裏，也可以吃一碗太平飯了，便辭了鏢局子，一逕回到萊州府西馬家鎮家裏，在家裏買了幾十畝地，自種自吃，除去自己一個老伴兒庸氏之外，並沒有什麼人，過得也還不錯，反覺得比從前吃那碗鏢局子飯心裏安逸得多，自己雖然在外頭保鏢多年，鄉裏人並不知道自己是在幹那種事的，每天下地，到外邊看看莊稼，跟那些做活的張不長李不短隨便一扯，到了晚上，在場院裏一坐，心裏着實舒服。辭了鏢店，已經有了半年，也沒有事，一天，在地裏看着他們拔麥子，地裏收穫還是真不壞，心裏十分高興，意思之間，回去打點酒，燉上一鍋肉，大家吃頓犒勞，高高興興正往家裏走，才走到村子外邊，只見迎面來了一個人，飛也似的向前跑，馬彰在他迎面，彷彿都沒有看見，一下子正撞在馬彰身上，馬彰一看，正是這村裏的一個地保，名叫施登，便一閃身讓開道：『施頭兒什麼事怎麼忙啊？』施登碰了人，也正自過意不去，一見馬彰，便陪着笑道：『馬大爺對不住，我得趕緊報案去！』馬彰一聽就是一怔，忙問道：『報什麼案？』施登道：『人命案！大小一共七口人命案！』說着邁步就走。馬彰一聽，就知道村子裏出了怪事，便一把扯住道：『什麼大小七條命案？誰家？』施登着急道：『我的馬大爺，我都快急死了，您還這末慢條斯理的，我也知道您的脾氣，不跟您說清了，我也走不了，您聽着我草草跟您一說，您知道咱們東村口住着那個韓老頭子呀？』馬彰道：『我知道，你說的是不是那個賣豆子的那個韓老頭子？』施登道：『不是他還有誰？每天他都是從早晨上街賣豆子，到了晚上才回家，今天他從一清早就沒出來，最可怪他們一家子連一個出來的人都沒有，可是在先誰也沒有理會，直

到方才，有一個催地租子的去叫門，叫了足有半個時辰，一直也沒有人應聲。這位催租子的一着急，一脚就把門踹開了，到了裏頭一看，可了不得了，韓老頭子一家人，橫七豎八躺了這末一屋子，仔細一看，才知道滿門都被人殺死，兇手可沒看見，他出來報了案，我到那裏一看，死的不用提夠多慘了，一家七口，全都躺在血裏頭，人是早就死了。這沒頭沒尾的一死就是七口，誰耽得了這種沉重？所以我要趕到城裏去報案去，得了，您快讓我走吧！」馬彰嘔了一聲道：「怎麼會出了這末大的案子，你快去報案吧，等到老爺下鄉驗完了之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可以告訴我一聲兒，我在家裏等！」施登點點頭道：「就是，就是，回頭見吧！」說完抹頭就跑，馬彰一壁往家裏走，一壁想，這姓韓的，雖和自己不熟，在一個村子裏，也時常見着，這個人非常和氣，絕不至於招出人家下這種毒手，怎麼突然會鬧出這種事來，聽來雖不知道是什麼人幹的，可是這件出在旁的村子，自己當然可以不管，如今事情出在本村，自己怎麼能夠袖手不管？等施登回來，看他是一樣的說，如果我幫他們一臂之力，我定要訪查個水落石出。心裏想着，信步兒往家裏走，一道兒上碰見的就多了，全都是嚶嚶的這件事，聽了聽，也沒有一個能說出所以然，便也不再打聽，一直回到家裏，把這件事向龐氏一說，龐氏道：「這件事我也聽說了，到底爲了什麼事，可是不知道，不過我可有一句話要跟你說，你在外頭那末多年，這個村裏可是誰也不知道你是幹什麼的，咱們現在是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最好咱們只做沒有聽見這回事，自有官家會給他們辦這件事，少管閒事少惹煩惱，難道你又忘了從前在裴家灣那檔子事了？好在這件事又不是咱們幹的，總以少

管閒事爲是。」馬彰一聽笑道：「你瞧你這話有多少？我又沒說我要去管，我要不是怕事，我還不辭鏢行的事呢，你放心吧，我絕不管這回事。」龐氏也笑道：「你不用說得嘴響，只要有人一來找你，你就顧不得了。」說完商量弄飯請工人吃犒勞，馬彰道：「我到村子外邊去打點酒，這就來。」提了一個酒葫蘆往外就走，龐氏還直囑咐少管閒事，快快回來，馬彰笑着答應，剛剛走出村口，只見迎面飛也似的施登又跑了回來，一眼看見馬彰，便登時站住脚步，向馬彰一擠眼道：「馬大爺您這裏來。」抹頭就走，馬彰不知有什麼事，便也跟着他走去，施登一回頭，一看四外無人，這才悄聲道：「馬大爺您胆子真不小啊！一刀連傷七命，敢是您幹的，您怎麼還不快跑！」馬彰一聽，笑着向施登道：「你別隨便鬧著玩，咱們彼此都認識，這還沒有什麼，倘若叫旁人聽見，這個事可能大能小。」施登著急道：「我的馬大爺，您自己幹了這樣事，自己不想主意，怎麼還以爲我是打哈哈，我因爲您在這村裏，很有個不錯，所以才透消息讓您趕緊走，您要一定不走，一會兒做公的來了，您可就走不了啦。」馬彰一聽施登說得這樣頂真，當時心裏轟的一下子，便急問施登道：「你所說的，我實是一個字不知，並不是誠心裝不知道，你這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施登道：「怎麼您會不知道？您自己留的字兒，怎麼會說不知道？」馬彰道：「什麼字條兒？我是一概不知。」施登道：「怎麼您真的不知道？聽我告訴您，方才我去報案，剛走到半路，就碰見縣大老爺的轎子下來了，裏頭有一個跟縣大老爺當差的，是我的舅子，我見他，問縣大老爺到什麼地方去？他說就是到我們這馬家旗來，馬家旗出了事，問我知道不知道？我說，我就是爲這件事去打報案的。他說，叫我回來

趕緊預備屍場，老爺就要來驗屍了，這件事大老爺早已知道了，我問他怎麼知道的，他說昨天晚上，大老爺才睡不多一會兒，忽然傳人說話，大家進去之後，大老爺就問有人認得馬家鎮不認得？馬家鎮離城不遠，差不多誰都知道，當下就有人說知道，大老爺又問，誰認得馬彰，裏頭有人認得您，便說出來了您，大老爺便問您平常爲人如何？有人說您在當地是個老實人，大老爺聽了，拿出一張紙條交給大家看，大家接過來一看，上頭是四句流口轍：『家花不如野花香，爲尋芳蹤過鄰牆，流水有情花無意，踏爛羣枝名馬彰。』底下還有一行小字，是『夜入隣家，求樂不得，憤殺賤輩全家七人，以洩忿慨，馬家鎮馬彰留字。』大家看完了這個字條，知道當地出了事，都向大老爺請罪，大老爺倒沒有生氣，笑着向大家道：『這件事出得太怪，在我才睡不多一會兒，忽然案上一響等我起來一看，這張字條，就擺在桌上了。所以我才問你們有沒有馬家鎮馬彰這個人，你們說有，又說他是個老實人，這件事我就明白一半了，這個馬彰也絕不是什麼老實人，從前也許在外面幹過什麼事，得罪過人，現在這件事，我想不是他辦的，如果是他辦的，他自己殺了人，幹麼要跑到縣衙門裏來留字條兒？他又不是跟我過不去，那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天下再傻的人，也不肯做這樣人，一定是有仇人記恨前仇，前來報仇，故意來陷害他的，我們如果就把馬彰弄來，恐怕是一點什麼也弄不到，反而使殺人的正兇，逍遙法外，我的意思，現在咱們走到馬家鎮驗屍，就道兒把馬彰帶來，可以開脫他，叫他想法子幫咱們破案，一來可以不使無罪的人受罪，二來可以不使死人負冤于地下，你們以爲如何？』馬大爺您聽這位大老爺夠多未明白？要是按着他的話辦夠多好？誰知道馬大爺您犯小

人，旁邊有兩個紅鼻子師爺，一定不答應，他說，這件事一定是馬大爺您自己幹的，故意和驛官兒下不去，迅雷不及掩耳，先得把您拿到案，否則您聞風遠颺，就不好辦了，再者一個做大老爺的，要跟一個殺人的兇犯彼此私通來往，要讓上司知道了，也是了不得，大老爺聽他一說，說得沒了主意，這才帶了二十個弟兄，一清早就傳出話來，今天下鄉來看，不然早半天就來了，因為府裏派了兩個委員下來查一件什麼事，老爺絆住了身，才耗到這個時候才下鄉，現在轎子差不多就快到了，馬大爺您先躲一躲，等這件事過去之後，您再回家，您瞧好不好？」馬彰一聽，這才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平空的會鬧出這末一件怪事來，低頭想了一想，笑着向施登道：「施頭兒我平常對于您可沒有好處，您今天對于我這樣熱心，我實是感激不盡，不過這件事，不是一跑就能了事的，縣大老爺就要來了，您快去預備屍場吧。」施登一看馬彰意思是不走，可不知道因為什麼，遂也不便深勸，一轉身說了一聲：「馬大爺您可拿准了主意！」飛跑而去，馬彰有心回去把這話跟龐氏說了，又怕龐氏駭怕，更想着簡直事出多變，不如逕到屍場看一看，也許會當場碰見陷害自己的仇人，亦未可知，剛想到這裏，只聽一片鏗聲，從遠遠敲來，馬彰一想，這一定是縣官驗尸來了，不如跟在轎後，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倘若自己能夠看出一些形跡，可以幫助縣官把案子破了，也是一件好事，想到這裏，便把身子隱起，不大一會兒，轎子已然過去，馬彰探出身來，跟在轎子後邊，遠遠的跟着，不一時就到了尸場，轎子落平，縣官帶着衙役們全都進了院子，馬彰一看，自己却不能跟進去，心想既已來到這裏，不進去如何能夠知道裏頭有什麼情形，前邊既是有人，何不繞到後面，也許會

能夠聽見點什麼消息，來到後邊一看，還真是湊巧，這所房子後頭也是臨街，四外也沒有人，馬彰一躍身，就上了後牆，輕輕跳到院裏，恰好這房子有後窗戶，便爬在後窗戶外邊，用手蘸濕了把窗戶紙搗了一個小窟窿，往屋裏頭看，只見縣官在屋門口當中擺了一張桌子，縣官坐在當中，吩咐件作檢驗，馬彰順着件作去的地方一看，只見在堂屋地下躺着三個死尸，件作報：「驗得男屍一具，年約五十左右，頭南腳北，肩背受刀傷一處，流血致死。又男尸一具，年約三十左右，頭東腳北，胸前刀扎傷一處，深入腑臟致死。」跟着又是一個穩婆走過去檢驗女尸報道：「驗得女尸一口，年約五十左右，頭西腳東，頂上受刀傷一處，割傷氣管致死。」縣官聽報，把袖子一抹臉道：「還有四具死尸，也快一併報來。」一件作答應一聲，直奔裏間，馬彰看不見聽得見，只聽得穩婆驗報：「驗得東屋床上，死有女尸二口，一係已婚婦人，年約三十分，因致斃命。又女子一口，年約二十左右，渾身衣裳被扯破多處，右手四指被削掉，左鴈受刀扎傷一處，深透後背，傷重致死，並驗有被姦之狀。又有男孩一名，女孩一口，均在頂門受鐵器擊傷一處，傷重致死。」馬彰一聽，渾身氣得亂戰，不知是什麼人竟會做出這樣慘無人道之事，再看件作和穩婆都到縣官面前回話，所說與報驗尸格不差往來，縣官聽了點點頭，一擺手件作穩婆退在兩邊，縣官叫道：「傳本村地方。」只見施登走過去，單腿打躬向縣官道：「地保施登伺候大老爺。」縣官道：「你是本村的地保，你可知道他們這一家子平常幹什麼？家裏都有什麼人來往？」施登道：「大老爺問他們家小的知道，他們家老公母倆個是以賣豆子爲

生，那個年青的，是他們的兒子，在東村張大戶家裏幫着做工。他們家都是好人，平常並不和人來往，死鬼老頭子還有個外號叫『狗不理。』因為他生前非常古板，不愛說笑，因此大家都那樣叫他，只不知什麼事得罪了人，家裏會出了這樣的逆事。『縣官道：『你這可是實話？』施登道：『小的不敢欺騙大老爺。』縣官道：『我再問你，你們這村裏，可有一個叫馬彰的嗎？』施登道：『有一個馬彰，這個人可是好人。不知道大老爺問他有什麼話？』縣官點點頭道：『你怎麼知道他是好人？』施登道：『馬彰原是本村土著，他在這村裏，不用說爲非作歹，真是平常跟誰都沒有拌過一句嘴，這並不是小的這樣說，大老爺不信可以傳村裏人挨個兒問，就知道小的說的不是謊話了。』縣官又點點頭道：『你現在趕緊出去，買上幾口棺材，先把死尸裝起來，找個地方埋了，這裏屋子，從外頭把他鎖好，不准放人進來。』施登連連答應：『是，是，小的知道。』縣官站起來又在屋裏轉了一轉，這才吩咐衆人把轎子抬到馬彰家裏，馬彰再看施登，彷彿臉上顏色都不對了，答應了一聲：『是。』縣官就出來了，馬彰在後頭一看，縣官都走了，也沒有什麼再可看的，並且聽見縣官吩咐這就到自己家裏，不由心裏一動，想着這個縣官，看來倒不失一個好官兒，自己對於這件事，固然是真不知情。如果遇見一個糊塗官，真要鬧到公堂，只怕也是有口難分訴，那時自己難免有一場無妄之災，如今幸遇這位明白官，不如自己投案打官司，爽得把這件事情說明，堂堂跟縣官討限，幫着他們把這案破了，也可以洗清自己，想到這裏，便要跑出去，關轎說話，忽然又一想不妥，縣官雖然說出自己，可並沒當着自己的面；如果自己這時一出去，豈不把施登偷埋在裏頭，人家好心好意，給

自己洗刷，給自己送信，自己反把人家葬送在裏面，未免也有點說不下去，不如趁着縣官未到，趕緊先跑回家裏，假裝不知道，等到見了面再說，也還不遲，想着一側身，就從轎子旁邊跑下去了，進了家門，龐氏已然等得不耐煩了，一看馬彰使問道：「你的酒打到什麼地方去了？」馬彰一擺手，剛要說你別問，只聽門外一陣人聲喊嚷：「先把這裏前後圍了！」龐氏一聽，站起來就要往外跑，馬彰一把拉住道：「你忙什麼？別亂動，沒有事。」龐氏才要說什麼，只聽唳一聲，外頭門就碎了，跟着唳一聲，院子裏人就滿了，馬彰向龐氏道：「你不用害怕，什麼事都沒有。」話還沒完，只見院裏有人喊道：「馬彰在家沒有？出來有話說。」馬彰答應一聲有，就要往外走，龐氏又一把把馬彰揪住道：「你別太大意了，等我先出去問問再說。」馬彰道：「我出去一點事都沒有，如果你揪着我功夫一大，倒許惹人家疑心，你別着急，不要緊。」說着一推龐氏，龐氏就坐在地下了，馬彰不顧龐氏，一甩身，就來到院裏，只見院裏站着好幾個身穿灰布大褂，頭戴紅纓帽的官人，手裏可全沒拿兵器，地保施登也站在其內，大家一見馬彰使喊道：「你是馬彰嗎？大老爺查鄉來了，叫你出去，有兩句話要問問你。」馬彰答應一聲道：「我是馬彰，大老爺現在什麼地方？諸位帶我去回話吧！」施登道：「你跟着我來。」施登在前，馬彰在後，大家圍着馬彰就出來了，馬彰到了外邊一看，只見一頂官轎，就放在對面道兒上，施登一拉馬彰，來到轎前，單腿打躬道：「回大老爺，馬彰傳到了。」轎子裏說一聲：「好，把他給我帶到縣裏。」旁邊答應一聲，因為縣官沒有吩咐鎖，大家便也沒鎖，轎子一起，官役護着轎，馬彰跟在轎後，便一逕到了縣裏，這時候天就黑了，有人把

馬彰帶到班房，不多功夫，就聽裏頭有人傳話出來：「大老爺有話，把馬彰帶到內簽押房問話。」大家都是一怔，准知道馬彰事情很大，怎麼不坐大堂，倒往裏頭帶，大家都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只得答應，就把馬彰帶進去了，到了屋外，喊一聲：「馬彰帶到。」屋裏有人說：「叫他進來。」官人一打簾子，馬彰就進去了，官人喊：「見了大老爺，還不跪下。」馬彰身不由己就要往下跪，只聽縣官說道：「不用跪，你們給他搬一張小凳叫他坐下。」馬彰低着头不敢亂看，壓着嗓子說了一聲：「大老爺，小的有罪，小的不敢坐。」縣官微微一笑道：「我還沒有問你，你怎麼就知道你有罪？」馬彰一聽這句話，可太厲害，便趕緊答道：「大老爺既是把小的帶到這裏，小的就是有罪。」縣官又微微一笑道：「馬彰，我這個衙門裏沒有屈死的人，我雖把你找來，自有找你的緣故，有罪沒罪，現在還說不定，我想這件事如果你肯實話實說，也許會一點罪都沒有，你坐下吧。」馬彰一聽，只得答應一聲：「謝謝大老爺。」官人們搬過一張小機凳，馬彰跨角兒坐下，縣官向那些官人道：「你們先出去，我不叫你們，你們不許進來。」官人們答應一聲，全都退了回去，屋裏就剩了馬彰和縣官兩個。馬彰還是低着头，只聽縣官道：「馬彰你抬起頭來。」馬彰一抬頭，可就看清了，方才雖然看見一次，因為是在明地往暗處看，所以沒看清楚，如今屋裏掌着燈，臉對臉，縣官又把墨鏡摘去了，看得非常清楚，只見這位大老爺，年紀也就在四十多歲，不到五十，白臉膛，大眼睛，雖然留了鬍子，可是不多，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非常眼熟，就是一時想不起來了，便怔怔的一聲兒不言語，只聽縣官問道：「馬彰你可還認識我？」馬彰吓了一跳，趕緊答道：「小的看着彷彿在什麼地

方見過大老爺。只是一時粗心想不起來了。」縣官嘆哂一笑道：「馬大哥你把我忘了，你可還記得從前咱們在一塊兒的朋友有個姜謹嗎？」馬彰一聽，陡然想起，從前在三十年前，自己還在吃江湖飯的時候，一起有一個姜謹，彼時還是小孩子，不知現在怎麼突然會來到這裏，又作了官，便趕緊陪着笑道：「大老爺您可就是姜大老爺。」姜謹哈哈一笑道：「不是我是誰？馬大哥你別一口一個大老爺，我聽着真不痛快。我還記得咱們從前在一起時候，您不是慣我叫小姜嗎？現在還叫我小姜就成了。」馬彰道：「那我可不敢，我大胆問您一句，您怎麼作了官了？」姜謹歎了一口氣道：「提起這話就長了，我的上輩，本來都是爲官的，只因我看着做官的沒有好人，便投身在江湖道兒裏，意思是打算把那些不倫不類的官兒宰掉幾個，也好給老百姓們出出氣，誰知道這些官兒比咱們吃江湖飯的還多，幹起事來，比咱們當山賊的還狠，咱們不肯幹的，他們都幹的出來，乾脆說，殺一個，出八個，宰八個，出二百，簡直是殺不勝殺，宰不勝宰，究其實，他們也不是不怕殺，不怕宰，不惜命，但是他們只要一看見錢，殺也不怕了，宰也不怕了，命也不要了，我一想咱們的意思，就是爲救苦人，咱們何妨換個樣子，也弄個官兒做做，只要不見錢迷心，多少也可以做點好事，倒許能多救幾個人，好在現在的官，只要有錢，買什麼頂子都可以辦到，我就大大的做了一票買賣，把那筆錢就捐了這個官兒。……」剛說到這裏，只聽房後有人嘆哂一笑。正是：路旁草間說不得，怕有偷聽早起人。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一好漢風火五路軍 兩班頭月夜雙失盜

姜謹站起來就要吹燈，馬彰過去一把就給攔住道：「且慢，您別忘了這是衙門。」姜謹一聽，也不由撲哧一笑，趕緊咳嗽一聲叫道：「來呀！」外面答應一聲，進來幾個官人，姜謹道：「你們到後邊去看看有什麼人？」官人們答應，出去看了一遍，回來道：「回大老爺，後頭沒有人。」姜謹道：「你們後邊也派兩個人去站着一點。」官人答應自去。姜謹把凳子又往前挪了一挪，悄聲兒道：「馬大哥，你看一定是有江湖上的朋友，知道了我的來蹤去跡，故意來和我開玩笑的。」馬彰道：「這件事倒也許不是這樣，這個可以想法子探出來，我先問您，您今天帶了許多人，把我帶到這裏，可是又有什麼事？」姜謹道：「這件事幸虧是遇見我在這裏，如果不是遇見我，恐怕就要鬧大了，我來到這裏，原不知道大哥您在這裏，昨天夜裏，見了一張字帖兒，我才知道大哥您在這裏，要是據字帖兒所說，大哥那就夠了罪名了，我和大哥在一處日子不少，我深知大哥絕不會幹出那樣事，不過我不准知道字帖兒上所說是大哥不是，方才我在大哥門前，一看果然是大哥，所以我才把大哥同到這裏，我想這件事一定是大哥得罪了朋友，所以才燒起這把野火，意思當然是打算陷害大哥，如果不是我在這裏，那就不定鬧出什麼事來，如今我既在這裏，我一定信大哥絕不會幹出來這樣事，不過我現在既然裝模作樣幹了這個官兒，我可不能出去親自緝捕盜賊，這件事既然大哥淌上這坑黑水，沒別的說的，只有求大哥幫我的忙。咱們把這件事辦完了，不知大哥肯幫我的忙不肯？」馬彰道：「您這話却說遠

了，不用說這件事還是我本身的事，承您不以正犯辦我，我已感激不盡，當然我不能不努力破案，就算這件事沒有我在內，這裏也不是您在這裏，地面上出了這樣淫亂賊人，我本着咱們江湖上除暴安良這番意思，我也得幫着官面兒把這種敗類除去，只不知您讓我是怎麼樣辦這事？」姜謹道：「這件事既然您肯幫忙，那就再好沒有了，我想您可不能正式出頭露面，我派人單去辦這個案子，您可以暗中訪查，只要訪查出來一點頭緒，您就趕緊來告訴我，只要我這裏辦得到的，我都可以派人幫您。」馬彰道：「就是這樣，我想賊人做下這個案子，既是要陷害我，他絕不肯做完這案就走，也許還在本本地多做幾案，他如果在本地做案。有您在這裏，還不要緊，所怕就是他越界做案，栽贓陷害，那時候人家要是到這裏來一要案，那可就不好辦了，事不宜遲，今天就派人，明天就出去躡訪，總以能夠早早得手，免得遲生他變。」姜謹道：「既然如此，那我就把這裏人都傳齊了，大哥您可以挑選幾個，幫着您辦這件事。」說着又喊了一聲：「來呀！」外面答應一聲，下人進來。姜謹道：「你把快班上都傳齊了進來。」下人答應，不一會兒，簾子一起，外頭進來有二十名官人，另外有兩個頭兒，進來給姜謹打躬往兩邊一站，姜謹用手一指馬彰道：「這位是我的朋友馬義士，本縣特請出來幫着辦這次案子的，你們可以聽馬義士派遣，上緊拿賊。」說着又向馬彰道：「大哥您就分派他們吧！」馬彰趕緊站了起來笑着道：「諸位頭兒，咱們一向都少親近，今天大老爺因為地面兒上出了無頭案子，找我給幫個忙，不瞞衆位說，從前我也吃過糧，當過差，不過已然有幾年不幹，這裏頭也就生了，咱們既是都湊在一塊兒，就得算是有緣，別瞧大老爺這樣分派我，我一個人可什麼也

幹不了，還得諸位幫忙，咱們才能順手。」大家一口同音道：「馬大爺您不用這末客氣，您既跟我們大老爺是至好，您就跟我們大老爺一樣，有什麼話，您只管分派，我們沒有一個不聽您指揮的。」馬彰道：「二位頭兒貴姓？怎麼稱呼？」兩個頭兒一個道：「我叫鮑玉。」一個道：「我叫花遠。」馬大爺您多照應。」馬彰道：「咱們這件事，人少不成，人太多了也不成，您二位在衆位弟兄裏給選四個，今天晚上咱們就得出去，這種賊心黑手辣，如果一個大意，今天晚上就許又鬧出點事來，他做完了案子，要是再一跑，那可就不好辦了。」鮑花二位當時選了四位，餘下全都退了回去。馬彰向姜謹道：「我們人已選齊了，不便在您這裏打攪，跟您告假，我們到外頭去分派差事您辦公，」姜謹一抱拳說道：「馬大哥，您就多費心，好告都是給地面上辦事，我也不說什麼客套了。」馬彰也一抱拳，同了兩個頭兒四個夥計來到外班房，商量當時出去拿賊。鮑花二位班頭，讓馬彰坐下，馬彰道：「二位頭兒不必客氣，咱們是辦事要緊。」鮑花二位班頭道：「馬大爺您就吩咐吧，只有我們哥兒兩個力量辦得到的事，我們沒有不聽馬大爺吩咐的。」馬彰道：「這話可也不是這說法，我說來的，也未必一定准對，反正咱們大家在一起想法子，誰的法子對，咱們使誰的，誰的不對，咱們說完了再改，我看做案的這個點子，他不但和大老爺過不去，他也有點跟我過不去，有仇沒仇，固然還不能說一定，可是反正我准知道是個半熟臉兒，下五門的惡賊，惟獨他們這一門兒，可以說是無惡不作，既然做出來這一手兒，他絕不肯就走，一定還得接着鬧幾手兒，今天咱們事不宜遲，趕緊預備，昨天他鬧的城外，是爲離着我近，碰巧了今天就許鬧到城裏頭來，咱們現在先想一個法子，在城

裏安上卡子，只要他一露面兒，咱們總可以知道個大概，跟着咱們再往一塊兒湊人，只要一處見着他，可別先動手，穩住了再拿他，不然他要一滋了，底下可不好辦，二位頭兒趕緊派人傳話，可不准高聲喊叫，悄悄的告訴他們，不拘那一條街，都要那裏的地保，預備銅鑼一面，不要問更，挨戶送信，今天晚上特別留神，家家要預備銅鑼一面，如果沒有銅鑼，就是銅器也可，只要聽見響聲，趕緊篩鑼報警，地方只要聽見什麼地方報警，趕緊往這裏傳，千萬可別耽誤，咱們哥兒幾個，可也別閒着，你們二位，帶着四位弟兄，分成三路，我自己算一路，一共算是四路，分成東西南北四面，圍着轉，誰走在什麼地方，遇見報警的，誰就先去出事的地方，這是我這末一點意思，不知二位以爲何如？」鮑花二位班頭道：「馬大爺的主意太高啦，咱們就那樣辦，事不宜遲，咱們就趕緊出去吧。」當下大家都帶好了傢伙，馬彰也向夥計手裏先借了一對護手鉤，比自己用的略微輕了一點兒，對數着也還能用，拾掇拾掇身上，不糊不丟，這才出了衙門，鮑花告訴那十六個夥計，也分頭去給各住戶送信，然後這才分路，鮑玉帶着一個夥計，分南邊，花達帶着一個夥計分西邊，馬彰一個人佔北邊，還有兩個夥計佔東邊，大家彼此道聲：「辛苦！」各自分途而去，單說那兩個夥計，一個叫米英，一個叫鄭固，這兩個夥計，雖說功夫不如頭兒，可是也都很不錯，年紀也青，辦事兒也漂亮，米英手使一把金背刀，鄭固是兩把夾鋼斧，外帶一根練子鞭，眼裏嘴裏，都很有點本事，原是鮑花手底下得用的夥計，今天一聽分派，兩個人分成一路，心裏就高興，米英笑着向鄭固道：「二哥，您瞧還是咱們這兩個頭兒，要說對咱們哥兒們，實在說得下去，別管這趟事怎麼樣，反正他是瞧得起咱

們，這就是多賣點力氣也值。」兩個人裏頭，鄭固大一點，一聽米英所說，便也笑着道：「兄弟，你倒是歲數小一點兒，分不出輕重來，別瞧他派咱們這個事，彷彿像是瞧得起咱們哥兒們，其實這是拚命的行當兒，不去才是便宜呢，不過咱們既吃人家糧，做人家事，如今地面兒上，既有了這種事，咱們怎麼能夠不管？兄弟少說話，你隨我來！」說着用手一拉米英，就往東邊跑下去了，跑着跑着，只見大街上一座酒舖兒，裏頭還有燈光，鄭固一拉米英，就要進去，米英悄悄道：「二哥，咱們身上可有事，咱們要是一貪酒誤事，那可就糟了。」鄭固一拉米英道：「別言語！」米英就不敢再說什麼了，兩個人一進去，掌櫃的認得，過來就讓：「二位？喝兩壺吧！」鄭固點點頭道：「給我們先來兩壺。」掌櫃的答應自去。鄭固這時候，不住用眼在屋裏四下亂找一陣，這屋子不大，除去他們兩個之外，至多不過有個七八個人，鄭固挨個兒全都瞧了一遍，彷彿全不是的樣子，恰好掌櫃的泡茶過來，鄭固道：「掌櫃的，前天在這裏喝酒的那個主兒沒露？」掌櫃的一搖頭：「今天還沒來，昨天可來了。」剛說到這句，只聽舖子外頭板門一響，從外頭進來一個，米英一看，吓了一跳，鄭固當時喜形於色，只見進來這人，身高不過四尺，細腰駝背，挺長的頭髮，一臉滋泥，穿的一身衣裳，也都骯髒不堪，讓泥給帶的，連五官都看不清了，只見他踢裏塌拉來到酒桌旁邊，一屁股就坐了下去，喊了一聲：「掌櫃的，先給我來十斤好白乾兒！」米英又吓了一跳，再看鄭固，却依然聲色不動，端起一杯酒來向那人道：「您先喝我們這個！」那人一見，便也一欠身道：「不讓，不讓。」米英一看，以為是彼此熟人，便也不往下問，喝了幾壺酒，米英一想，時候已然不早便道，咱們該走

了吧。」鄭固道：「走，走！」站起來又向那人道：「今天您的酒錢讓我吧！」那人又一欠身道：「不讓，不讓。」鄭固付了酒錢，說聲：「再見。」同米英就走出來了，走出幾步，米英回頭一看，後頭沒人，才悄聲問道：「大哥您幹什麼忙忙道道的到這小舖裏喝這末兩壺，平常您又不怎麼喝酒，今天怎麼犯了癮？那個人是誰？穿得亂七八糟，亞似要飯的一樣，又怎麼會跟您認識？」鄭固道：「兄弟你還是差一點事，幹咱們這個營生的，講究是究情問事，設法拿賊，機靈見兒，眼力變兒，沒事時候，就得攔心，等到事情出來，伸手就可辦事，要是一天渾吃悶睡，萬事不走心，淨等事後想事，那無異于海底尋針，不用打算能夠把步兒走對了，我不喝酒，兄弟你是知道的，可是茶樓酒館，澡堂子，完全是是非之地，要知心腹事，須聽口中言，不串這些地方，沒地方能打聽這些事，前天我歇班，路過此處，原沒意喝酒，不過想借個地方歇歇腿，我就進去了，那天比這個時候還晚，屋裏不過還有兩三個人，就是那個要飯似的那個人正在屋裏，我先以為着他不過是普通一個酒座兒，也沒在意，及至我一坐下，可就看出他不是普通人了，他一個人足足喝了有二十壺，彷彿意思之間，還有未足，我已然覺得奇怪了，以他身上穿章打扮，不用說喝那末些酒，他不夠格兒，就是少喝一半，他也會不了帳，誰知他一給酒錢。我更知道不對了，他一掏就是一個小元寶，往櫃上一扔，要掌櫃的找錢，掌櫃的一看，告訴他找不開，叫他換些零的，你猜他怎麼說？他微微一笑，告訴掌櫃的，他身上銀子還有，可是有比這個元寶大的，沒有比這個小的，既是櫃上找不開，留在櫃上，改日再喝，多會喝完了再給，掌櫃的胆子小，不敢收，告訴他酒帳不多，先給他記上，改日再喝再算，他

又是一笑，告訴掌櫃的，你放心我，我不放心你，別看我今天趁銀子，明天就許連一個銅錢都不趁，可是也許明天多進個二百三百的，也說不定，只看風順不順，銀子往櫃上一扔，邁着大步他就走了，掌櫃的趕緊追出去看，連個人影兒也沒瞧見。掌櫃的回來直皺眉，我一問這個人是不是常來喝酒，掌櫃的說，連今天才來過兩次，我一聽這個意思，簡直不對，慌着忙着給了酒錢，我就追出來了，這條街是南北大街直胡同，連條橫胡同都沒有，要說剛出來的人，怎麼也得看見一點影兒，誰知兩頭兒看到頭，也沒看見個人毛兒，我就記在心裏了，本打算第二天再去一趟，沒想到有事就攔住了，到了晚上，就出了這件事，我想這個人可大有嫌疑，因此我才想起再到那裏去探看一遍，不想恰好碰見，我看這件事，十成有九成是他辦的，咱們不可遠離，兄弟你站在南邊，我站在北邊，給他來一個二鬼把門，他一出來，咱們就隨着他，到要看看他是幹什麼？真要是咱們哥兒兩個，官運臨頭，就許乾脆的把這件事給辦下來，那一來咱們哥兒兩個的臉可就露大了，兄弟你說辦事不攔心行不行？』鄭固說完這一套，米英點點頭道：『大哥，到底是您閱歷多，兄弟可不成，不過今天咱們出來，上頭可有差派，咱們要是把差派往旁邊一扔，真要從這個地方出點岔子，大哥咱們可就包了。』鄭固微然一笑道：『兄弟，一根棍打了八個狼，竟願差派，咱們可就把人放走了，別瞧他們說得那末准，碰巧就許白折騰一夜，什麼也見不着，兄弟你聽我的，出了錯兒，都有我一個人擔包。』米英一想，這話也許不錯，那裏會那末湊巧，就真會遇見差事呢！』想着便點頭答應，米英在南邊，鄭固在北邊，貼着牆根兒一站，功夫不見甚大，只聽那酒舖門兒一響，兩個人全都往那裏看，只見一條

黑影，如同箭一樣，就往北下去了，鄭固就覺着一陣涼風一樣，從自己面前過去，趕緊跟着就追，米英那邊也看見了，也跟着追了下去，要說米英兩個脚下，雖不能說很快，可也不能算慢，要是跟那條黑影一比，可就差遠了，眼看着人家出了北口，依着米英，就不追了，因為自己派的差事，是走東邊，如今一個勁兒往北，倘若東邊出了事，豈不糟糕！鄭固因為認准了是那條黑影，腳底下那裏肯讓，使出十二分氣力往前追去，追着追着，只覺眼前一幌，眼前那條黑影，登時不見，一着急往遠裏看，只見在前面不遠，那條黑影依然在前頭跑，鄭固心裏掛上了氣，腳底下又加了勁，依然往前追去，只見那條黑影，跑得沒有以先快了。心裏不由大喜，想着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這要是把正兇當場拿獲，別的不用說，這個臉可就露大了，頭裏跑的脚步一慢，追的也就沒有那末急了，跑出去沒有多遠，米英從後邊就趕到了，悄聲問道：『大哥，咱們別緊自瞎追了，大概不是吧。』鄭固道：『沒錯兒，你甭見過誰家好好走道的都講跑？』米英道：『您說甯出他准是，您怎麼倒不緊追了？』鄭固道：『兄弟你是太年青，說出來的話，始終沒有把事認清了，咱們六扇門裏辦事，講究是賊證俱全，這個人雖然十成佔九成是殺人的正點兒，可是咱們沒拿着他什麼，現在過去把他拿住，到了堂上，還得費話，他既然黑夜之間，行跡可疑，不用說又是要去做案，咱們不如藏在後頭，給他插個尾巴，自要他一進人家院子，咱們再伸手辦事，到了那個時候，就算他一身都長着嘴，他也沒有分辯，咱們豈不幹個漂亮到底。』米英一聽，心裏不由不佩服，悄聲又說了一句：『大哥，既然如此，咱們追吧，別再放他跑了。』兩個人一場腰，腳不沾塵就追下去了，正追之間，只見那條黑影，突然

止住脚步，抬頭一看，一座高樓，微然一怔，一擰身就蹀上了牆，鄭固一拉米英道：「兄弟你看見了沒有？他可已然進去了，他們這路賊，可都手黑，如果咱們進去得一慢，可怕他就幹出來了，要是再一落命案，他可當時就走，咱們還得趕緊跟進去。」米英道：「大哥，您說怎麼樣進去，我是聽您的。」鄭固道：「我看他剛才看這座樓一怔，不用說他一定是奔這個樓來了，兄弟你從這樓後頭繞過去，在後樓等着，我在前樓一喊，他必定撒腿就跑，准得從後頭出去，兄弟你沉住了氣，別着急，看准了給他一下子，咱們可就大功告成，扛着回去，見了大老爺一交差，等他們回來，看他們跟咱們說什麼？」米英答應一聲，二人分手，米英勾奔樓後不提，鄭固來到樓底下，一伸手先把自己傢伙取出來，是一條練子鞭，提鞭一擰腰，就上了牆頭，往裏頭一看，是人家一個偏院，裏頭就是三間樓，樓下沒有燈亮，也沒有人聲，樓上三間，靠盡東頭這間，裏頭有燈光，彷彿還有人影亂幌，鄭固站在牆上，長身一躍，颯的一聲，就到了樓簷上，把手把住檐子，側着耳朵往裏聽，只聽一個男子說道：「娘子，我跟你說了好幾句，你要是執意不聽，你來看！」就見窗戶上人影兒手裏，突然多了一把刀的影子，鄭固就知道不好，剛要喊，就聽又有女人說道：「你是幹什麼的？黑天半夜，怎敢撞入人家？滿口胡言亂語，你要知道事的，趁早快走，如若不然，我可要喊了，我們家裏人要是一來，只怕你性命難保，你快快走吧！」鄭固不由點點頭，又聽那個男子哈哈一笑道：「賤婢！你家大老爺跟你說好話你不懂，這也是你死數已到！」就見窗上人影兒往前一擰，鄭固不由心火怒發，高喊一聲：「胆大惡賊，怎敢無禮，出來領死吧！」屋裏撲的一聲，當時燈滅，屋裏就黑了，只聽

樓上窗戶哐的一響，鄭固是急勁，舉起手裏鞭，嘩楞就是一鞭，打個正着，又聽吧叭一聲，隨着鞭就掉下去了，鄭固知道自己性太急了，這一鞭却中了敵人移影換形之計，打在椅子上，不由大怒，正待轉身，只聽颼的一聲，一個人從自己身後，和鳥兒一般就躍到對面牆上去了，鄭固顧不得再說什麼，提鞭一蹤，已到了對面牆上，掄手裏鞭往下就砸，那人喊一聲好，却不迎敵，雙腿一飄，就跳下去了，鄭固也追着跳了下去，却怪那人並不走，站在那裏，用手一招道：「朋友，你爲什麼破壞你家太爺的好事！」鄭固大聲道：「呸！惡賊！你昨天在本地刀傷七命，正在尋你不着，你又到這裏來做傷天害理之事，要是明白的，趁早兒把傢伙扔下，到衙門打官司，如若不然，我可要拿鞭砸你！」鄭固說這句話，嗓門兒特別大，意思是打算叫米英知道，心裏着急，米英也不見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裏人都照面了，他倒找不着了，真是豈有此理，大聲喊了幾聲，依然不見米英到來，那人不由哈哈一笑道：「朋友，你不用喊了，這裏沒人聽得見，你既敢破壞你家太爺的好事，你手裏必定得有兩下子，趁早兒在你家太爺跟前頭練兩下子真格的，我瞧着不錯，我放你逃生，要是大言欺人，對不起，我今天要消我胸中惡氣，叫你有死無活！」鄭固一聽，心中大怒，掄起手裏鞭，喊一聲：「胆大惡賊，竟敢拒捕，你拿命來吧！」話到鞭到，「烏龍出水」式，鞭式一直逕奔那人胸口點去，那人見鞭到，只微微一笑，一側身鞭就點空了，往前一進步，左手往上一托鞭，右掌直奔鄭固胸膛，鄭固一看不好，意思要躲，勢子太急，焉得能夠，打個正着，撲咚退出了五六步，才坐在地下，那人又是哈哈一笑道：「朋友，就是這末兩手玩藝兒，也敢六胆，對不過，今天要取你狗命！」說着

搶進幾步，雙拳一舉，往下就砸，鄭固今天可吃了兵器的虧了，他的外號叫急旋風，平常得意的是一對板斧，使得十分不壞，沒有想到，今天一則因為是一半暗探，一半拿賊，帶着這對斧子，容易招眼，二則因為板斧不容易藏藏掖掖，這才帶上了那根練子鞭，練子鞭也練得不壞，不過要是跟雙斧比那可差一點兒，如今一遞鞭，便把那人衝了進來，他可就知道不好，急忙一歛氣，意思之間，是打算從就地一滾，可以躲過當時的兇險，誰知人家打人的是行家，雙拳往下一搗，脚步就站好了，任憑你是左躲右躲，反正也不容易躲開。鄭固一看，可了不得，原來這人是大家行，就知今天性命難保，雙睛一閉，等人拳頭下來吧，誰知才閉上眼，就聽耳邊有人叫：「大哥你什麼地方受了傷了？」鄭固睜眼一看，不由大喜，原來站在旁邊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好朋友米英，心裏不由暗暗佩服，別看人家歲數小，能為武藝見識全不小，看着彷彿不如我，其實敢情比我強得多，不過這孩子幹事可有點促氣，我雖然和他說了幾句，可並沒有欺他之處，怎麼他就跟我使了這末一手兒，我跟大家對上手，他都不出來，非得看我倒在地，他都不出來，這可未免差點事，損他幾句，瞧他懂不懂？想着便一笑向米英道：「兄弟，要不是你來，我就完了，兄弟手法兒真准哪，一照面賊就跑啦，我身上沒受傷，承問了。」說着蹭的一聲蹣了起來，站在那裏，面朝着米英笑，米英怔怔道：「大哥您說了半天，我是完全不懂，方才我才轉到樓後，就聽有人說話，話還未能聽清，唬我一聲，前頭窗戶就開了，我沒敢動，怕是賊從後邊走，等了一等，先聽賊沒過來，再聽前邊動上手了，我就急往前來，才一過牆，迎面來了一個黑影，我還以為大哥您呢，我一拍巴掌那條黑影一聲兒不言語，到了我

跟前彷彿一陣風相仿，就從我頭上蹀過去了，我才要回頭，他在後頭推了我一把，我就到了這裏，什麼也沒看見，就看見您躺在地下了，我還以為您受了人家兵器之傷，所以躺在地下，趕緊過來一叫您，您對我說出這末一大套話，我是一字不懂。」鄭固一聽這話，好生詫異，心想方才明明有人在我眼前站着，他拿雙拳砸我，怎麼米英會沒有看見人呢？米英所見那條黑影，是不是自己所見那個人？還是來了兩個人？心裏想着，不由駭怕，心想自己今天實在不敢貪功，險遭不測，不如趕緊往回走，別就誤了正事，想着便向米英道：「你不明白，我也不跟你說了，等明天沒事時候，我再告訴你，咱們追半天人，也沒辦出所以然來，趕緊走，往東，別誤了正事。」說話向後一轉身，抹頭往南就跑，米英簡直摸不清頭緒，看見人家跑自好在後頭也跟着跑，將將跑到東北交界角兒上，再聽北邊，忽然鑼聲大起，鄭固向米英道：「這事可真透邪，剛才咱們從那邊來，還一點動靜都沒有，怎麼突然之間，就響起來了？」米英道：「大哥，您不用管他怪不怪，咱們趕緊往回走，不然待會兒人家全到了，就差咱們兩個，可差點勁兒。」說着兩個人就又往回跑下去了，越聽鑼聲越響，知道近了，加緊幾步，來到前邊一看，正是方才來過的那座大樓裏，鄭固向米英道：「兄弟這件事可是要不好，趕緊走！」又向前走了幾步，就聽裏頭是人聲一片：「追呀，別讓他們跑了呀，兩位總班都讓他們給傷了哇！」鄭固一聽，可了不得，急忙往上搶，來到臨近，一看那所宅門已開，裏頭擁出不少人來，裏頭有人舉着火把，看得清楚，只見一羣人裏，就有一個自己弟兄，餘外全都是本街的人，另外有四個人搭着一塊板，上頭躺着一個人，因為蓋着被褥，沒看清楚是什麼臉色，不知是誰，才要過

去問話，裏頭那一個夥伴早喊起來了，衆位，別讓他們跑了，這個紫臉的可就是刀傷事主的惡犯鄭固，衆位幫個忙兒可別讓他跑了！」大家一聽，當時一陣大亂，呼嚕一聲，便把兩個圍在當中，鄭固不由大怒，向那個夥計呸的啐了一口道：「你這小子，敢是瘋了？爲什麼滿嘴胡言亂道，真乃可惡！」那個夥計哈哈一笑道：「得了老鄭，胖子是不吹的，太山不是堆的，你這小子，既敢幹，就敢當，爲什麼這樣出乎反乎，真乃小人之輩！」鄭固大怒道：「呸，你休得滿嘴亂道，我做了什麼事我不敢當，你說，你說！」那個夥計道：「老鄭你別充什麼漢子啦，你身在公門之內，竟做出禽獸不如之事，你真是給我們丟人，你怎敢在大家眼底下，逼死官家小姐？殺死了頭，臨完你還敢留字害人，你也披人皮，長人骨，怎麼這樣胆大妄爲，無羞無恥……」他還要往下罵，旁邊怒了米英，舉手裏刀一躡身攔住那個夥計道：「你住了！」正是：渾濁未分鱧共鯉，不到水清不分魚，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笑判官負罪緝盜 病尉遲吵家裝瘋

那人一看，也是大家一起的，便冷笑一聲道：「不用說，你和他走的都是一路了，如此說來，連你也不用走了，看刀！」說着話，刀就遞進去了，直取米英胸膛，米英一閃，怒了鄭固，狂喊一聲道：「我把你們這一堆不分隴的野兔子！難道誰怕了你！」一掄手裏鞭，照那人刀底下往起一翻，正磕在那人刀上，只聽噠的一聲，噹噹一聲，刀就落在十幾步開外了，鄭固提手裏鞭往下就砸，米英搶一步就把鄭固腕子給橫住了，喊一聲：「大哥別介！」鄭固鞭就往回一

撒，瞪着眼道：『像這樣反臉無情的小輩，留他幹什麼？』米英忙道：『大哥不是這樣說法兒，我也知道是他的不對，不過他一定也是受了人家反間之計，在這個時候，咱們應當自己洗刷自己，沒有把屎盆子往自己腦袋上扣的，如果手起鞭落，您把他傷了，咱們可就顯出是無私有弊來了，這件事，依着我，咱們也別管誰對誰不對，乾脆這裏咱們也不必說，趕緊回到縣衙門，見了大老爺，有什麼話咱們都可以分說分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走。』鄭固一想，也只好是如此，大家這才一同到了衙門，大家進去，只見縣官正坐在二堂上，兩旁邊站着衆差役，在旁邊有個坐位，就是馬彰，鮑花二位班頭，却一個不見，姜知縣一看米鄭兩個，便問道：『你們兩個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鄭固上前單腿打躬，遂把自己如何同了米英，怎樣看見一條黑影，形迹如何可疑，便追了下去，怎樣追到樓前，見那人進了院內，自己追蹤進去，便聽見那人在裏面怎樣說，自己如何在外頭喊，以及如何動手，自己失敗，正在危急之時，突然那人走去，才同米英走出不多遠，聽見這裏有響動，等到回來一看，不想從裏面走出人來，全是咱們衙門裏的人，過來要逮捕自己的話，全都說了一遍。姜知縣一聽，向馬彰道：『馬義士您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馬彰想了一回道：『這件事情，我已料着八九了，不過這件事不像從前想的那末容易，這個案子的正兇，我已知道是誰了，可是這個人能爲本事比咱們這裏強，要全憑這些弟兄，恐怕是拿不了，現在還有一樣最要緊的事，就是鮑花二位班頭，身上所受的暗器傷，可不是普通暗器傷，那是下五門裏最毒的暗器，打上之後，至多不過七天，就不能治了，目下得趕緊找藥救治二位班頭傷痕才好。』姜知縣道：『馬義士既然說得如此緊

急，您可有什麼法子給我這種藥來？」馬彰一皺眉道：「這件事却很不容易，他們下五門的人，打的暗器，全是自己配的，裏頭是什麼藥咱們不知道，解藥更不用說了，還有一節，他們所用的暗器，每人跟每人用的也不一樣，張三打的，非用張三的藥不能治，李四打的，非用李四的藥不能治，如果錯用，不但治不了，還有性命之憂，現在二位班頭受的是那路賊人傷的，雖然知道一點，可是解藥弄不到手，我倒知道江湖上有位老英雄，他老人家有一種妙藥，名曰一消散，專門能治一切毒氣，不過這個人脾氣古怪，他有許多事不愛管，我又和他沒有什麼深交情，恐怕要來不來。」姜知縣道：「您提的這位是誰？」馬彰道：「我提的這位姓莊，住家在淮安府荷葉島。」姜知縣道：「是不是人稱莊瘋子的那位老英雄？」馬彰道：「不錯，正是這位老前輩。」姜知縣道：「既然您知道有這末個地方可以找藥，咱們事不宜遲，總得想法子去一趟才好，雖說莊老英雄脾氣不好，如果知道惡賊傷人這些事，也許會幫助一臂之力，我想就請您辛苦一趟吧。」馬彰道：「這種毒藥暗器所傷，可是至多不能過七天，從咱們這裏到淮安府，不是近道兒，倘若到了那裏，一有耽擱，這裏二位班頭出點情形，那個責任，可就全扣在我一人身上了。」姜知縣道：「您話雖是這樣說，可是除去這一條路，更沒路可走了，這總算有這一線的希望，我想請您別推辭，就辛苦一趟吧。」馬彰一聽，只可點頭，又告訴姜知縣，鮑花二位班頭，現在既然受了傷，這裏也不能沒有人，最好就先派米鄭兩個暫時先給補充一下。在自己沒有回來之先，千萬不要出去人，任他縱橫幾天，等自己回來必有辦法，二位班頭傷口，趕緊用綠豆砸爛，敷在上面，只要看那綠豆色一變黃，趕緊就換，這樣還可以多耽延兩

兩。』說完之後，趕緊回到家裏，換了衣裳，拿了自己雙鉤，把話向龐氏說明，龐氏才把心放下。在家裏吃完了飯，帶好兵刃暗器，出了村子，正要奔大道往南走，只見迎面來了一個人，穿得非常破爛，喝得是酒氣薰天，橫冲直撞，一脚正踏在馬彰腳上。馬彰正要翻眼看那人，只聽那人却先罵道：『什麼人？見了我不知躲避，真乃無禮！』馬彰一聽，這倒不錯，他撞了人，一句和氣話不說，反倒要人家過不去，對不起，我今天非管教管教他不可。想着正待過去質問，忽然一想不好，自己身上有很重要的事，倘若要是跟他一鬥口舌，耽誤時候一久，二位班頭性命有險，忍一口氣也就過去了，何況他又是個醉鬼，便忍了一口氣，一斜身從旁邊便讓了過去，走出有十幾步遠近，再聽身後那個醉鬼，還在罵呢：『你別以為你有多大的神通，大搖大擺，混充人物，眼看就要丟人栽鏢子，還有什麼可美！』馬彰一聽，不由心裏轟的一驚，急忙回頭看，那裏還有個人影子，不由站住了腳，長吁了一口氣！心想真是『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這件事想不到會有這末多的麻煩，但願這次到了荷葉島，見着莊瘋子，跟他把藥找來，把二位班頭傷痕治好，然後再看着，如果能夠幫着他們了多此案，倘若不能，自己也得趕緊走，旁的不說，自己闖蕩江湖這末多年，現在已然洗手不幹，再要弄得身敗名裂，實在對不起自己，心裏想着事，認定官道，一路就跑下來了，到淮安府，兩頭掐着算，三天半還多，馬彰心裏就煩了，准知道二位班頭暗器所傷，不能出七天，自己這一來的路還，已經是三天半還多，當天見着姓莊的，一點麻煩沒有，拿起藥來就走，恐怕也沒有那末快的腿，等自己回到山東，二位班頭，已然死去多時，那自己又何必跑這一趟冤枉路！心裏急可也

沒有法子，既到了這裏，還能說出什麼別的，趕緊跟人一打聽，知道荷葉島在什麼地方？趕緊勾奔荷葉島，到了那裏，一問姓莊的在那個門裏住？有人指引，來到那裏一看，只見好大一座瓦房，大廣梁門，上面有門燈，寫着斗大的一個紅莊字，門洞裏有門凳，可沒坐着人，馬彰一看，這個勢派很不小，趕緊一扣門環，裏面有人答言問是什麼人？隨着問從裏走出一個來，彷彿是個底下人打扮，年紀約在四十上下，一見馬彰便問道：「您貴姓？找誰？」馬彰道：「我姓馬，您這裏可是莊府？」那人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姓莊。不知您找什麼人？有什麼事？」

「馬彰道：『我跟您打聽，有一位姓莊的老前輩，單名一個化字，江湖人，他老人家莊瘋子莊俠士，可是您這府上。那人聽了，又上下一打量，才慢條斯理的道：『不錯，那就是我們這裏老當家的，您找他有什麼事嗎？』馬彰一聽，知道沒錯了，這才把自己姓什麼叫什麼，為什麼來到這裏，全都細說了一遍，並且告訴他要面見莊老英雄，那人聽了，把頭一搖，在嗓子哼了一聲道：『嘔！原來您就是幫着縣衙辦案的馬老爺，實在不知道，請您千萬別見怪，按說馬老爺來到我們這小地方，我們應當把馬老爺您請進去，涼酒溫成熱水兒，也得讓您喝一盞兒，涼饅頭蒸成熱扁食，也得請您吃飽了，不過有一節，我們這裏老當家的，現在不在家，沒有人能夠奉陪您老，我們不敢擅作主張，您請吧，等到我們老當家的回來，我必叫他趕緊到您府上去請罪，今天可不讓您進去坐了！』說着話一撤步，雙手一擺，砰的一聲，把兩扇硃漆大門，關了個嚴絲合縫。馬彰僵在那裏，走了不對，不走又不成，忽的心裏一動，看那個底下人，方才一出來時候，非常和氣，為什麼忽然態度大變，這一定是裏頭有什麼毛病，看這個樣子，就是

再叫門，他也是不理，不如等到今天夜晚，暗探他家，倘若莊瘋子真是不在家，什麼話也沒有，趕緊回到山東再說，莊瘋子如果在家，那可說不得，要費一番事，非得把這藥到手裏，自己絕不回去，想到這裏，一抹身就離開了這座大門，出了荷葉島，沒回淮安府。找了附近一個地方，吃了點東西，歇了一會兒神，拾掇拾掇自己身上，一點兒繃吊的地方沒有，這才慢慢往回走，到了荷葉島，天也就在將黑之際，四外看得很清，白天來的時候，明明白白是一條小橋，過去不遠，就是莊家的大門，現在到這裏一看，那條石橋，竟自蹤跡不見，不由心裏一笑，這要是旁人，也許過不去了，惟獨姓馬的，不用說就是你這兩丈來長的一條小溝，擋不住姓馬的，就是再比這個寬上一倍兩倍，也攔不了姓馬的過去。想到這裏，往後一撒身。正要施展『燕子點水』絕技過河，只聽有人喊道：『了不得，有人要跳河！』馬彰一聽，就吓了一跳，四外一看，並沒有一個人影兒，不管還有什麼，猛的往起一躍身，足有一丈七八，起在空中，右手往上一立，左手緊貼着跨股，斜着就往對岸躍去，真跟一個小燕兒相仿，只兩挺腰，已然到了對岸，定住神一看，還分得出白天來的那條道，緊走幾步，就到了莊家那個大門，四外一看，旁邊是一個人都沒有，一擰腰就上了牆，准知道像莊瘋子那末大的人物，家裏絕不能有陷坑翻板，一飄腿腳落實地，一看裏頭這片房子，真高真大，迎面這個院子，是南北七間，東西五間，北房有燈亮，趕緊閉住氣提輕脚步，一步一步往前挪，來到北窗戶底下一看，窗戶沒遮擋，看得挺真，只見屋子正中間擺着一個架几案，案子前頭是一張八仙桌，兩旁邊兩把太師椅，在上邊這把椅子上坐着一個人，年紀也就在五十來歲，穿着一身粗布衣裳，嘴裏叨着一根

長杆大鍋兒旱烟袋，坐在那裏彷彿是在盤算什麼事，馬彰一想，這位莊瘋子，我可沒見過，歲數多大，我也不知道，看這個人神氣可不像。一則歲數彷彿太年青，二則穿章打扮也不像一個上等人，不用管他是不是，我先下去，把他弄住，從他嘴裏，只要能問出莊瘋子果然在家，自有辦法，倘若莊瘋子真不在家，趕緊回到山東，有什麼話再說，想到這裏，又往前挪了一挪，手勾着簾子，只一挑，便蹤了進去，伸手就勾奔那張太師椅，却不由大吃一驚，原來兩手竟自抓空，定神再看，座上那裏有個人影兒，就知道不好，正要轉身，就覺脖子上嚇的一聲，燙得馬彰一裂嘴，差一點兒沒有喊出聲兒來，急忙回頭，依然不見一個人影兒，明知今天吃了虧，不敢再停，一退步，就要從屋裏蹤到院子裏，趕緊回去，嚇的一聲，脖子後頭又着了一下兒，忍住疼，一躡身從屋裏橫着一腳，把簾子踹飛，平着身兒就蹤出去了，慌不擇路，急急躡身就要上牆，誰知剛往起一躡，就覺眼前一道火亮，正在自己腦門兒上，嚇的一聲，又是一下兒，腰上一撒勁，人可就掉下來了，抬頭一看，除去牆任什麼也沒有，不由心慌意亂，一抹頭，奔到正房，又是一擰腰，蹭的一聲，蹤了上去，幸喜這邊是任什麼人也沒有，趕緊三蹤兩蹤，奔到圍牆，飄腿下去，抹頭就跑，只聽身後有人哈哈大笑道：「就是你這末一個小毛賊兒，也敢往荷葉島裏來找便宜，真是不知死活，快跑吧，老爺子不追你，摔了跟頭，可別哭！」馬彰聽着，心裏不用提夠多難受了，心想憑自己在外頭闖蕩江湖，雖不能屬一屬二的俠客，自己也不能算連個小名兒都沒有，如今到了人家這裏，連個人影兒都沒看見，就讓人家給追得這末望影而逃，實在是難堪，有心回去，和人家一死相拚，也絕不是人家對手，再者自己和人爭又無

仇無恨，爲的是討藥救二班頭，如今要是跟人家一死相拚，勝過人家，當然是沒那末一回事，如果久在這裏耽擱功夫，豈不誤了兩個班頭之命，不如趁早離開此地，再想旁的法子，後頭儘管說便宜話，只是一個不理，連躡帶蹤，不大一會兒功夫，就到了河岸，依然用『燕子點水』式渡了過去，到了對岸，不由長嘆了一口氣，一摸腦袋，腫起有核桃大小的一個包，搖搖頭無精打彩往回走，到了淮安府，天就亮了，肚子裏咕碌碌一陣響，打算找一個小飯舖進去吃點什麼，手一摸口袋，不由叫了一聲，自己帶的銀子，竟自一點都沒有了，心裏着急，這可怎麼好？一個錢沒有，怎麼回山東？眼前就是飢荒，忽的一掂手裏雙鉤，把脚一蹀道：『只好拿他來救一救急吧』，提着雙鉤，在城裏跑了兩個來回兒，還是不好意思，肚子裏就跟打雷一樣，實在忍不住了，這才找到漂母祠前，把地下畫了一個圓圈，在當中一站，說了兩句話，練了一趟鉤，叫好給錢的還真不少，心裏正喜，這一頓飯錢有了，不想進來一個人要和自己對手，馬彰真不願意接手，怕是一下子傷了人家，自己又惹麻煩，可是時候不夠了，沒法子，只好拿手裏鉤往上一裹，把人家杆子裹折，就知道不好，果然又進來一個廚子模樣的人，馬彰知道不是廚子，並且手兒還不軟，又准知道不過手是不行，這才過去接招，要按馬彰本來說，不在那人之下，只因肚裏沒食，身上沒勁，一動上手，可就不如人家了，被人家用『連環腿』踹倒，正在不得勁，猛見那個廚子似的人，又讓人家給扔進圈兒裏頭來了，一看又進來了幾個人，細一留神，裏頭竟有自己師弟盧春在內，不由心中大喜，在待過去招呼。却見那廚子往外一走，盧春一追，馬彰和盧春是師兄弟，誰什麼本事，大家心裏都知道，一看盧春要追，准

知道盧春不是人家的對手，才要喊賢弟莫追，盧春已然吃那人回手一掌，打在脇條上，噯呀一聲，翻身栽倒，馬彰大怒，一擺手裏雙鉤就蹤上去了。喊一聲：「別走，這裏還有一個哪！」雙鉤搜頭就下去了，那人一見鉤到，哈哈一笑道：「怎麼還沒有摔夠嗎？」一回頭先躲過了雙鉤，一揚右手，分馬彰左手鉤，左手往前一遞，就奔馬彰脇頸上戳去，馬彰一側身，躲開那一掌，雙手鉤用一個「雙龍出水」式，先往起平着一立，跟着雙鉤一錯，踫的一聲，左手鉤奔那人肩頭，右手鉤奔那人脖子，那人一見鉤到喊一聲好，縮頸藏頭，大坐腰，雙鉤全都從頭上過去，跟着低腰平着一腿，直往馬彰迎面骨上踫去，馬彰方才已然吃過他「連環腿」的虧，那裏還敢怠慢，提腰一縱，那人腿就踫空了，馬彰往下一落，斜着雙鉤，直奔那人左右太陽穴，那人一仰身，鉤勢就緩了，那人雙腿一繃，使了一個「鐵板橋」，橫着就蹤出去了，馬彰才要進步追趕，只見盧春已然趕了過來攔住道：「哥哥，小弟又沒有受傷，你老何必生真氣，他已然跑了，咱們也不必再追，叫他去吧，這裏也不好說話，咱們先找一個飯舖，吃點什麼，有什麼話回頭再說。」馬彰答應，向大家作了一個羅圈揖道：「衆位，在下原不是賣藝的，只因走在這裏，缺了飯錢，爲是練上兩套俗玩藝兒，賺一個飯錢，如今遇見了朋友，不用再勞動諸位了，衆位捧場，我這裏謝謝，改日咱們再見吧！」說着拾起地上的錢，揣在懷裏，同了盧春就走，大家一看，沒有熱鬧了，便也全都散去。馬彰向盧春走出去三五步，忽然哎呀一聲，撇下盧春，抹頭就往回跑，盧春不知道什麼事，也跟在後面，只見馬彰把脚一蹶道：「哎呀！怎麼這樣大意！」盧春道：「什麼事您這末着急？」馬彰道：「方才有兩個人扶着一個老頭子也站

在這裏，你可曾看見？」盧春道：「我看見了，彷彿那個廚子打扮的人，就是被那個老頭子給攪翻了的。」馬彰道：「可不是，你要知道憑咱們兩個人一齊上手，也未必贏得了那個廚子，只因他看見了那個老頭子，心裏有些駭怕，所以才沒有敢久在此處逗留，如果不是這樣，只怕我今天要在此處丟臉！」盧春道：「果然如此，這位老英雄實在不該放過的。」馬彰道：「現在已經走了，說也無益，我肚子却餓極了，咱們先找一個地方吃點什麼才好。」盧春道：「您還說巧了，前邊就是一個飯館。」馬彰抬頭一看，果然前面不遠，就是一座飯館，二人進去，夥計過來，二人要了些酒菜飯，一邊吃着，盧春問道：「大哥您什麼時候到的這裏？爲什麼想起賣藝來了？」馬彰遂把自己以往之事，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盧春不等說完，雙手一拍道：「嘔！哥哥你也是來找莊瘋子的？那好極了！」馬彰忙問所以，盧春也把自己到荷葉島來的意思細說了一遍，馬彰喜道：「你既是奉命來找莊瘋子，我想他絕不能不見你，見面之後，你可想着，無論如何，跟他討取一消散，好救那二位班頭之命，我可就不去了。」盧春搖頭道：「不成，哥哥你不知道莊瘋子爲人，一生只好耍戲，我要是拍門找他，他一定也說沒在家，不如咱們想個計策，把他鬪了出來，只要他一見面，有什麼話當面再跟他說，我正愁我一個人沒有幫手，恰好碰見了哥哥你，今天夜晚，咱們二位一塊兒去，到了那裏，哥哥您聽我的，我准有法子把他鬥出來。」馬彰道：「怎麼多年不見，賢弟你還是這樣愛耍笑，我想他既是脾氣古怪，我們只有恭恭敬敬的去求他，如若跟他一耍笑，他要和我弟兄一開玩笑，那豈不是把事完全鬧糟，依我想還是規規矩矩的辦才好。」盧春一笑道：「哥哥您是不知，我可

有底，您放心吧，我必有法子把他找出來，絕不能把事弄僵了。」馬彰見他執意這樣，也就不好再攔他了，又吃了點兒喝了點兒，說了會子閒話兒，看看天時還很早，出了飯館兒，信步遊行，就到了荷葉島對岸，盧春爬在馬彰耳朵邊一陣啾咕，馬彰只是搖頭，盧春急道：「哥哥你聽我的沒有錯兒。」馬彰只好點頭答應。兩個人從小橋上過去，到了門口，馬彰用手一指道：「就是這個門兒。」盧春點頭，一伸手把自己辮子繩兒解開，頭髮就披散開了，在地下抓了一把土，閉上眼，自己往自己臉上就撒上了，把小褂子也撕了，敞胸露懷，一手抄起龍頭拐，噹的一聲，照大門上就是一拐。一回頭告訴馬彰，先退後一點兒，馬彰才往後一退，只聽大門轟隆一聲，門分左右，從裏面走出一個僕人，才問了一聲：「什麼人在這裏放肆！」盧春掄手就是一拐，直奔那人兩腿砸去，那人一見，趕緊往後一撤身，一看盧春兩眼發直一句話都沒有，不由大吃一驚，抹頭往裏就跑，嘴裏可喊：「了不得了，瘋子進來了！」盧春一聽，知道自己這個主意算對了，爽得以瘋撒瘋，隨後就追，一看迎門影壁前頭，就是一個大荷花缸，一掄拐杖，只聽叭一聲，荷花缸砸成粉碎，不管荷花缸，就進了二門，再看那個僕人，已然進了上房。盧春一提龍頭拐，就上了台階，正要掀簾子進屋裏，只聽屋裏有人說話：「小九兒跑什麼？」跟着就見簾子一起，屋裏出來一個五十來歲的一個老頭子，穿着粗布衣裳，拿着一根旱烟袋，迎門一站。盧春這時候，已經拿定主意，不管是誰，就是給他個以瘋撒邪，一掄手裏龍頭拐，直奔那人腰上砸去，只見那人微然一閃身，拐就空了，才待進一步，再給他一拐，却見那人用手裏烟袋向自己面門，虛虛一幌，盧春急忙一撤身，不想慢了一點兒，那人手往下一

落，烟袋鍋正戳在自己軟脇上，就覺渾身一軟，四肢一點勁兒也沒有了，噹啷一聲，龍頭拐出手，頭眼發暈，身上彷彿抽去了筋一樣，心裏可明白，就是說不出來，動不了，這才後悔，不該使這裝瘋之計，再聽那人說道：「真是世界上什麼事都有，沒想到居然又有瘋子找上這裏來！」說着話一掀簾子，又進屋裏去了，換出先前那個僕人，手裏拿了一根長繩子，先把盧春雙手往後一背，用繩子網好，然後橫着一腳，正踹在盧春腿窩子上，盧春本來渾身就不得力，再加上這一踹，當時腿兒一軟，摔倒在地，那人過去，把兩條腿錯着一別，也用繩兒網好灣腰一伸手，就把盧春給提起來了，提到屋裏，往地下一放，再看那個老頭兒，已然坐在上首椅子上，點着烟袋，在那裏叭噠叭噠抽起旱烟。盧春這時候身上，一陣比一陣難受，覺得週身上下，都和有針往裏扎一樣，汗就下來了，那個老頭子抽完一袋烟，又往地下看了一眼，這才向那僕人道：「小九兒，你瞧他是瘋子不是瘋子？」小九兒道：「是瘋子。」老頭子哈哈一笑道：「小九兒，你一天到晚，挨着瘋子，你會不知道真瘋子是什麼樣兒，要據我看，這個小子，一定不是什麼好人，假裝瘋魔，無非是爲混進來，趁人心裏一亂，抄點什麼東西，我聽他歲數也不小了，怪可憐的，你先過去，把他綁繩解了，讓他起來溜溜，把他受的禁法解了，周濟他幾個錢，趕緊讓他走。」盧春一聽，心裏不用提夠多高興了，心說只要你先別讓我受罪，有什麼話回頭再說，這個人究竟是誰，自己雖不明白，反正也是一個好手，昨天馬彰所遇也一定是他，只要自己能夠說得出話來，底下就好辦了，誰知老頭兒說完之後，再聽那個小九兒道：「您可別這末說，我瞧他可是真瘋子，如果您一放他起來，回頭他又胡掄亂砸，雖說再把

他弄躺下，不過跟扔個雞蛋皮兒相似，究屬得多費一回事，莫如就這末細着，把他往地面兒一交，有什麼叫他們到那裏說去好了。」盧春一聽，心說這個小子可損透了，眞要是那末一來，到不了他們往外交，自己就殘廢了，又聽老頭兒哈哈一笑道：「小九兒，你這孩子怎麼不聽話，叫你怎麼辦你就怎麼辦，拿咱們爺兒們跟這種臭下三濫一般見識，傳說出去，豈不讓人家笑話，快快給他解開。」小九兒不敢再說什麼，一低頭先把繩兒解了，單手抓住盧春胸口衣裳，往起一扯，盧春就起來了，又見小九兒舉單掌綑的照着自己軟脇上就是一下，覺得渾身一酸，不由喊出一聲哎呀來，再一提胳膊，也活動了，已然吃過這末大的虧，那裏還敢說什麼，只怔柯柯的站在那裏，翻着眼睛看着那個老頭子，老頭子滿臉笑容向盧春道：「怎麼樣？覺着不得勁嗎？這末大的歲數，別幹這個，我幫你二兩銀子，以後可別再來了。」盧春一聽，也明知道他是有點誠心耍笑自己，眉毛一皺，計上心頭，不容他往下再說，也哈哈一笑道：「呸，你這老小子，既是你家太爺制住，任憑你處置，怎敢戲耍你家太爺，不瞞你說，太爺今天來到這裏，要報以往遠仇，既然仇不能報，你家太爺要失陪了！」說着話，猛的往後一撒身，意思是把他誑到院裏，好施展自己第二個主意，誰知就在剛一撒身兒，就覺乎腿的下刷的一下，彷彿被什麼兜住，才要低頭看，只聽小九兒一聲喊道：「你還是躺下吧。」手一扯撲咚一聲，盧春二次摔倒，老頭子急問道：「你說你的仇人是誰？」盧春道：「就是那採花淫賊莊化莊瘋子！」正是：激起無名火，可探眞實情。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浪裏鑽夜奔萊州城 莊瘋子氣走刺兒鳥

盧春這句話一說不要緊，再看老頭兒臉上顏色都變了，瞪着眼睛向盧春道：「你說什麼？」盧春知道這回行了，便故意把牙一咬道：「我的仇人，就是那採花淫賊莊化莊瘋子。」老頭兒道：「你可曾見過那姓莊的？」盧春搖頭道：「沒見過。」老頭兒道：「既是沒見過，你怎麼知道他是採花淫賊？」盧春道：「不但我知道，知道的人太多了，他在萊州府因姦不允，刀傷四千多條命案，臨走時候，留下姓名，誰能不知，誰能不曉？」老頭子一聽，臉上顏色又變了過來，笑着向盧春道：「這個人我倒認得，你先坐下，等我告訴你。」盧春道：「現在我奉了上官之命，到這裏來辦案，沒有功夫，多說閒話，你要知道他在什麼地方？趕緊告訴我，我把他帶到營官，不怕我拿不了他，被他把我毀了，我也死而無怨。」老頭兒突然一聲怪笑道：「你要找姓莊的，不瞞你說，在下就姓莊，名化。」盧春一聽他就是莊化，心裏十分高興，不過還有一點不相信，不是旁的，據江湖上人說，莊瘋子歲數不到九十，也有八十多歲了，如今這個老頭兒，雖然顯着有點老態，至大也過不去六十歲，怎麼會是莊瘋子，便笑道：「我沒看出你來，倒是血性朋友，你冒充姓莊的字號，不知有什麼便宜？」老頭兒一瞪眼道：「呸！憑姓莊的走蕩江湖，好幾十年，豈肯冒充他人名姓？」盧春一聽，他果然就是莊瘋子，便趕緊一掀簾子，向房上喊一聲道：「哥哥下來吧，姓莊的在這裏了。」莊瘋子正在一怔之間，馬彰已然從房上跳下來了，莊瘋子一見馬彰，不由就是一怔，當時心裏明白，知道是上了盧春的當，也

不言語，盧奉一抬手，馬彰就進來了，盧春用手一指道：「這位就是莊老英雄。」馬彰一聽，趕緊擦衣跪倒，盧春也跟着跪下了，莊瘋子倒吃了一驚，急忙問道：「你們兩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快快起來說。」盧春知道莊瘋子脾氣和沈駝子一樣，不好這些虛禮，便趕緊站了起來，馬彰一看盧春起來了，便也跟着站了起來，莊瘋子道：「你們有什麼話說吧。」盧春改口叫道：「師大爺，您可別動氣，我們兩個，誰也不是辦案的，只因我這個哥哥，昨天到了你老的府上，找你老人家，有性命關係之事求你老人家，你老人家不但沒見，反要笑他一場，路上碰見小姪，說起原因，小姪也是奉了一位前輩之命，來給你老人家送信，怕是你老人家，又是不見，所以才想出這個主意，你老人家可千萬別生氣才好。」莊瘋子一聽，不由一蹶脚道：「好！闖蕩江湖半輩子，想不到今天會輸在你們兩個手裏頭，我先問你們，都姓什麼叫什麼？來在我這裏有什麼事？」盧春向馬彰道：「哥哥你先說，您的事情比我要緊，裏頭有好幾條人命案呢！」馬彰遂把已往之事，以及現在前來求藥的意思全都說了一遍。莊瘋子一聽，聽了一聲道：「這樣一說，實在是我的不是了，我是這兩天有點不舒心的事，所以才不願意見人，沒有想到會有這樣事出來，現在我就是把藥給你，恐怕你也趕不及了，他們下五門的毒藥暗器，只要一入骨，簡直就是沒救兒，這可怎麼好！」才說到這裏，旁邊那個小九兒道：「老爺子，我去一趟行不行？」莊瘋子大喜道：「怎麼我還真把你忘了，你去一趟吧，事情可是緊急，千萬別偷懶，到後邊拿上藥，快快去快快回來。」說着又向馬彰道：「這件事就是昨天不耽誤，也來不及，現在只有叫他去一趟，或者還可以趕得上，這個人是我一個掛名兒徒弟，他本學沒有

什麼，天生兩條快腿，一天一夜，可以跑一千五六百里地，你把地名兒告訴他，藥到了交給誰，你說明白了，趕緊叫他去一趟，那人要是不該死，或者也許有救，你要去反正是來不及了。」馬彰道：「不知這位哥哥貴姓，怎麼稱呼？」小九兒一聽趕緊答道：「馬爺，不敢，我叫浪裏鑽何久，您多照應。」馬彰遂把藥到了萊州，交給誰全都告訴了他，何久一灣腰，說一聲：「回頭見。」滴溜一轉，便沒了影子，莊瘋子又向盧春道：「你是怎麼回事？」盧春道：「師大爺，我這次是奉了沈師大爺之命，來給您送信的。」莊瘋子道：「怎麼？你是沈鐮錫子叫你來的？有什麼憑據？」盧春趕緊往腰裏一摸，掏出那對球來道：「師大爺，這可以算是憑證嗎？」莊瘋子道：「倒是不假，可是你找我爲什麼事呢？盧春就把錢鼎在刺兒島丟鏢，龍玉柱生死不明的話說了一遍。莊瘋子道：「我還不知道爲什麼呢，敢情就爲這末一點小事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讓你看一點東西。」說著一轉身進了屋子，從屋子提出一個大包袱來，往地下一扔道：「你打開瞧瞧！」盧春打開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裏頭，正是丟鏢被獲的龍玉柱。盧春跟馬彰誰也不認識龍玉柱，只因這個包袱上有一張黃紙，上頭寫的是：「閣下高足龍玉柱，不幸在刺兒島失事，玉與婁辰，合謀盜出，惟受毒頗甚，苦無良藥，望閣下速救，伯玉。」盧春才知道是龍玉柱，便趕緊向莊瘋子道：「既是龍老弟已然被人送回來了，那刺兒島之事，不用說你老人家也一定知道很詳細，沈師大爺爲了這件事也很著急，所以才叫小姪來給您老人家送信，請你老人家趕緊到趟焦山，一同想個什麼法子，好把那隻鏢要回來。」莊瘋子道：「這件事據我看裏頭恐怕還有事，就連這個包袱，恐怕也不是左金丸送來的，往不好裏

想，左金丸和姓婁的朋友，也許都受了人家算計，如果真是左金丸送來的龍玉柱，他和我交稱莫逆，爲什麼他不面見我，却扔下包袱就走？那個婁朋友我們雖無深交，也見過一兩次面，我知道他手裏有一種專能解毒的雄精。既是在旁邊，爲什麼不用雄精解救，却要送到這裏來？這個包袱還是前天晚上送來的，我也曾用我的一消散解救過，却是一點效力沒有，這件事豈不是還有不實不盡之處！」盧春先聽說是有婁拱北，就要說出自己和他有關係，如今一聽說龍玉柱所受的毒傷，非雄精不能救，便趕緊答言道：「師大爺你老不用著急了，雄精現在小姪這裏。」說着一伸手把那塊雄精掏出，莊瘋子一見，如獲至寶，趕緊接到手裏問道：「怎麼你有這種東西？」盧春遂把婁拱北如何把這塊雄精交給錢鼎的話細說了一遍，莊瘋子點頭道：「這就是了，我說他怎麼拿着救人的東西不救人呢？」你們兩個坐一坐，等我把龍玉柱先救了過來再說。」說著把龍玉柱從包袱裏提了出來，把雄精拿在手裏，在龍玉柱兩太陽穴心口，手心，足足磨擦了一陣，依然還是不見醒過來，莊瘋子顯出十二分急躁的樣子，盧春和馬彰，也覺詫異，盧春突然一眼看出龍玉柱彷彿腦袋上顯着厚出一塊，心裏不由一動，便向莊瘋子道：「師大爺，我看龍老弟不是受了毒藥，多一半許是受了邪了！」莊瘋子啞的一口道：「你別胡說了，那裏會有那些邪事！」盧春道：「你老先別啐我，什麼事總得有證據才行呢，小姪幼年曾遇異人，授以奇門遁甲，神機妙算，你老要不信，當場我給你老看看。」莊瘋子道：「你簡直越來越胡說八道了，你當面施展給我看要是謊言，你可留神我揭掉你的皮！」盧春一笑道：「你老別揭皮，請你老先把臉回過去，等我好請六丁六甲。」盧瘋子一賭氣把臉轉過去，盧春

又向馬彰道：「哥哥你也回過臉去，回頭六丁六甲來了招呼吓着你！」馬彰知道盧春是有把握，可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回事，便也把臉回過去，盧春一伸手一摸龍玉柱腦袋，不由大喜，原來在頭髮裏頭，果然貼著有一個小藥餅，趕緊把藥餅揭下，從桌上端起一碗涼茶，囑裏念道：「天靈靈，地靈靈，土地爺爺不把藥王爺請到，等到何時？」含了一口涼茶，對着龍玉柱迎頭，噴的就是一口，就見龍玉柱機靈一個冷戰。盧春又喊一聲「六丁六甲，速將龍玉柱扶起！」莊瘋子馬彰全回頭了，一看龍玉柱，果然一翻身從地上坐起，莊瘋子便把兩個巴掌一拍道：「真有你的！」盧春出其不意，吓了一跳，不由手一鬆，把一個藥餅掉在地下，莊瘋子一見哈哈一笑道：「你這小子，不拘到了什麼時候，都忘不了嘻皮笑臉，你可留神，我不定什麼時候收拾你！盧春一笑道：「那可別介，咱們爺兒兩個不玩笑。」龍玉柱睜開眼一看，屋裏這些人，不由就是一怔，忙緊爬起給師父磕頭。莊瘋子道：「得了，得了，我教的徒弟，都成了荷包兒了，快起來，把以往之事說說」，龍玉柱遂把以往之事說了一遍，盧春一聽，他還沒有錢鼎說的詳細呢，便在旁又給補充了幾句，莊瘋子道：「不管怎麼說，反正鏢是丟了，咱們總得想法子把這隻鏢要回來，丟人家三勝鏢面子臉還不說，咱們爺們也栽不起這個跟斗，不過有一節，看他們這種做法，並不是誠心和三勝鏢局過不去，整個兒是跟咱爺們過不去。羅錫子辦事向例沒緊沒慢，要等跟他商量好了，只怕這隻鏢就要不回來，我想事不宜遲，我當時就走，拚著這條老命，也得你這些小子們玩一下子！」馬彰道：「老前輩，你老別別竟顧老自己的事，小姪的事，你老也得幫忙才好！」莊瘋子道：「你的事都要緊，我給你一封信，你順便

就把這件事辦了，徐州府城裏住著有一位隱姓埋名的老英雄，只要他肯幫忙，這件事可以手到拿穩，我的事也得請他幫下子忙才好，說著把書信寫好，交給馬彰，馬彰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交徐州城裏二道街曹鳳占親拆，馬彰一聽，趕緊拜倒在地，莊瘋子道：「別來這一手兒，我最怕見這個。」馬彰趕緊站了起來道：「這次承蒙你老人家幫了小姪不少的忙，小姪也不會說什麼，將來你老人家如果有用小姪之處，小姪萬死不辭。」莊瘋子道：「你就不用說這些話了，快快去吧。」馬彰又向盧春道：「兄弟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盧春道：「我這次出來，是受了十方之托，給沈老前輩送信，沈老前輩又派我到這裏來，這裏事情，大概還不能算完，我想先回到焦山，然後聽沈老前輩怎樣分派，如果不是這裏有事絆住了，我也許隨後追一趙，因為我已出來有十幾年了，哥哥你先走吧，我回到焦山，如果沒有事，我也許隨後追來。」莊瘋子向龍玉柱道：「柱兒給他拿上十兩銀子當盤川，別讓他回頭又到街上去賣藝。」馬彰一聽，陡然想起道：「這樣一說，我上回丟的銀子，一定是你老人家拿去了。」莊瘋子笑道：「你別瞎說人，銀子不是我拿去的，倒是有個拿銀子的主兒，現在也不便對你細說，將來你必明白。」盧春道：「師大爺，您說到這裏，我還想起一件事，不知道你老人家可有耳聞？」莊瘋子道：「什麼事？」盧春就把馬彰賣藝，遇見那個老頭子和那個廚子說了出來，莊瘋子道：「嘔，我當你說的是誰呢，原來就是他們兩個呀，聽我告訴你，那個老頭子，倒是一個老練家子，姓惲名時，別號人稱超然叟，那個廚子，可不是廚子，從前也很是一個角兒，他姓唐，雙名緒章，別號人叫硃砂手。這兩個全在淮安府，可不是一個路子，惲時不但武功夫好，

文章也好，能寫能作，還畫得一筆好花卉，中過舉人，可不願意做官，原是常州人，移籍到淮安；文武全才：却一點不想炫耀，是一個高人。那唐緒章可就不同了，他原是吃江湖飯的，看過家，護過院，也做過沒本錢的買賣，後來在陝山一帶，鬧得風聲大了，官府裏非要這個人不可，他沒有法子安身，才跑到這裏來，更名改姓，叫什麼劉桂，就在淮安城裏一家財主家裏當了廚子，我和他沒有見過，我可知知道這個人，他也知道我，本地他卻沒留下案，所以我也沒有去惹他，今天他和姓憚的已然見了高低，只怕他又娶去了。』馬彰聽到這裏，便重又告辭，帶好了錢，一逕去了，盧春道：『師大爺，沈師大爺請你老去，不知你老幾時可以動身？』莊瘋子道：『聽我告訴你，按說你這次從老遠的來找我，我原該和你去焦山一趟，不過鑼鍋子他可不對，他明知道龍錢兩個是我保薦的，這兩個失手了，就等於我失手了，他就該趕緊到這裏來，我們兩個，一同到趟刺兒島，不怕要來鏢，兩個人全都失手了，也算是江湖上的義氣，如今他在焦山一坐，派你來找我去，我真要是去了，他當着面兒問我兩句，我可說什麼，對不過，我現在就要走，我要單人獨馬到趟刺兒島，看看姓袁的是不是三頭六臂？』盧春一聽，莊瘋子掛上僵了，便趕緊笑着道：『你老人家，可別這末想，錢鼎一回來，身受重傷，幾乎不治，是我告訴沈師大爺，請他老人家不必到淮安府荷葉島，小姪討了這個差事，不想現在您誤會了這件事，疑心是沈師大爺和你老過意不去，你老人家如果往刺兒島一去，那刺兒島既是安心和你老二位爲難，必有一定防備，倘若你老到了那裏，不用說是有點磕，碰就是鏢要不同來，你老英名，就完全付之流水，據小姪想，你老人家還要平心靜氣想想，千萬不要掛僵

火，免得後悔！」莊瘋子哈哈一笑道：「你的話倒說得不錯，只是有一節，姓莊的向倒沒有說完話不算，你要有胆子的，可以跟我走一趟，到了刺兒島，也許出頭露臉，可是也許栽筋斗臉，你要沒胆子，越早兒回去送個信，底下是沒任話有。」盧春聽着莊瘋子說話，眼睛可看着龍玉柱，却怪龍玉柱是連一聲兒都不言語，心裏一動，何不就隨他走一趟，跟着他反正沒有虧吃，想到這裏，便笑着向莊瘋子道：「只要你老人家肯其帶小姪，小姪是萬死不辭！」莊瘋子一挑大指道：「好！好小子，不虧你是俠客的徒弟，咱們是明天一清早就走，今天你先歇了吧。」說着又向龍玉柱道：「今天晚上，還要留神，爲什麼我今天覺得渾身不得勁，別是還要鬧出點什麼事吧！」說着話叨着烟袋，往後邊去了。龍玉柱道：「大哥您也歇歇吧，明天還要趕路呢！」盧春道：「我不累，說會子話倒好。」兩個人越說越高興，天也就在二更多天，不到三更天，只聽院裏叭的一聲響，龍玉柱一看，盧春一看龍玉柱，兩個人就全明白了，龍玉柱一撒身，進了東裏間，盧春一撒身進了西裏間，凝神息氣，往外頭再聽動靜。龍玉柱一手扶着窗台，曲一目向外觀看，只見對面南房坡上，爬着一個人，背上彷彿還插着刀，便趕緊從牆上摘下一口刀來，手裏執着刀，靜等動靜，只見那人從後房坡慢慢移到前房，往下看了一眼，彷彿毫不猶疑一飄腿就從上頭跳到地下，真跟一個棉花團兒相似，連一點聲兒都聽不見，就知道來者不弱，便格外提起十二分精神，留神瞧着，只見他走在院子當中，往屋裏一看，忽的一長右胳膊，颯的一聲，扯出一口刀來，一縱身就到了北房門口，這次離得近，可就看清楚了，只見他穿着一身舊青布的褲褂，青酒鞋，手帕勒着頭，看年紀也就在四十上下，右手執着刀，到

了窗根底下，側耳往裏聽，龍玉柱知道他是夢聽屋裏的動靜，便趕緊往後一撒身，蹲在炕上，假裝做出呼聲，再看窗戶外頭火摺子一亮，龍玉柱吓了一跳，知道來人也是下五門的人，這一定是要使薰香之類，准知道一開上就壞，便趕緊捏住自己鼻子，一伸手把炕底下紙掏出一張紙來，一隻手裹着捲兒，裹了兩個捲，把鼻子堵好，再看果然窗戶外頭送進一根香火來，把刀拿好，跟着啊嚏一聲，假裝打了一個噴嚏，香火頭兒又拿出去了，龍玉柱知道來人一定薰完了這屋，薰那間屋，怕是盧春一個沒防備，受了人家暗算，便趕緊下了地，順着門坎一扒，用蛇行術，慢慢爬到那邊屋裏，站起身來一看，窗戶土已然香火都送進來了，心裏一急，趕緊用手向炕上一摸，誰知連個人影子也沒有，不由焦急萬分，正在一怔神之際，只覺肩膀上被什麼東西碰了一下，急忙一回頭，不由喜出望外，原來盧春却好端端坐在後窗台上，後窗戶已經也打開了，拿着龍頭拐正在衝自己點手，便走了過去，盧春悄聲道：『你怎麼還不躲一躲，聞上可就爬下，』龍玉柱笑着指自己鼻子，盧春會意，便也點了點頭，龍玉柱准知道來人必定先到那邊屋，便向盧春耳邊一啾咕，盧春一點頭，從後窗戶飄腿就出去了，龍玉柱站在這邊屋裏，正着臉往那邊屋裏看，只見外屋人影兒一晃，一個人從外頭一直就奔到那間屋裏去了，只聽吧的一聲，哎呀一聲，龍玉柱就知道他砍空了，便趕緊一軋刀，擰腰一縱就到了那邊房外，高聲嚇喊：『那裏來的小毛賊，竟敢到這裏來討野火吃！』說着一刀早已遞了進去，誰知屋裏那人，一聲兒也不言語，一閃身先躲過了一刀，跟着一回手，從底下往上一撩，就是一刀，龍玉柱知道來人不軟，要是動手功夫長了，恐怕不是人家對手，便趕緊一縱身，先讓過這一刀，跟着一

平手裏刀，直往那人頭子上削去，那人一低頭，大坐腰，刀從頭上削了過去，龍玉柱站在屋門口一堵，那個人就出不去了，一抬頭看見後窗戶，對着龍玉柱面門虛砍一刀，龍玉柱往旁邊一閃，那個人一擰身就上了後窗台，左胳膊一跨，右手就推窗戶，吱的一聲，窗戶就開了，那人一回頭衝着龍玉柱道：『小夥子，咱們外頭！』說着雙腿往起一甩，腳就夠上了窗戶，龍玉柱剛要喊不好，來人要去了，只聽上面吱呀一聲，那個人踢出去的雙腿，又收回來了，左手也扶不住窗台，一個收不住勁，竟從上面，二次又跳了下來，龍玉柱不等他站穩，迸過去就是一刀，那人用手裏刀往上一磕，只聽噹的一聲，龍玉柱刀幾乎不曾脫手，盧春這時也從窗戶上跳下來了，一舉手裏龍頭拐，照那人軟肋就砸，那人提腰一蹶，就上了炕，照着大玻璃窗的就是一脚，花拉一聲，玻璃粉碎，那人一順身兒，就從窗戶裏蹶出去了，龍玉柱喊聲不好，追！兩個人可沒敢也從窗戶裏出去，怕是受了人家算計，繞出門口，再看那人已然蹶上甬房，站在房沿上，哈哈一笑道：『兩個小子你們以多爲勝，今天暫時留下你們的狗命，明天見！』說着一蹶兩蹶，登時不見，龍玉柱還要追盧春趕緊攔住道：『算了罷，咱們就是追上他，也未必能把他怎麼樣，他讓咱們堵在屋裏，還一點傷沒受，太太平平走了，真要到了曠地，咱們不准找得出便宜來。』龍玉柱忽然哎呀一聲道：『怪呀！我師父他老人家進去功夫不多，怎麼會鬧得這末熱鬧，他老人家連面兒都沒露，別是後頭也出了什麼事吧！』盧春一聽，可不是，便道：『咱們趕緊到後邊看看。』兩個人來到後邊一看，裏頭一片漆黑連個燈亮兒都沒有，不由詫異，龍玉柱便喊一聲：『師父！師父！』依然不見有人答應。龍玉柱急說一聲：『不好！』一

拉盧春就進到屋裏，找着火種點着燈亮一看，幾間屋子裏，也沒有莊瘋子的影兒，龍玉柱急得滿屋子亂轉，盧春道：「老兄弟，你先別着急，聽我問你，這裏都有什麼人？」龍玉柱道：「這裏什麼人也沒有，我師父他老人家一輩童子功，並沒有娶過師娘，那當然沒有師兄弟了，這裏除去那個送藥的何久之外，還有一個老廚子，除此並無別人。」盧春道：「這就真怪了，他老人家不但武術說得第一，就是江湖上的道兒，他老人家也沒有一樣不懂的，絕不至於上人家當，這他老人家是上什麼地方去了？」龍玉柱又在屋裏一轉，忽然一看棹上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急忙扯出一看，哎呀一聲道：「可了不得！敢情他老人家一個人上刺兒島去了！」盧春急忙接過紙條看時，只見上面寫的是：「袁濟欺我特甚，勢不得不與彼一較雌雄，汝之技能，不能助我，且爲我看守家室，我去刺兒島，多則一月，少則二十天，即可安返，不必聲張，致爲他人所乘，盧友如能留，同留更佳，不能任其自去，囑其不必告沈駝也。一切謹慎，至要，至要！」盧春道：「果然是走了，却爲什麼不叫我們知道？」龍玉柱道：「大哥您不知道，我師父這人，一輩子好強，從來沒有走過下風，這次我們錢師哥保這趟鏢，全是我師父一人主張，不想真出了岔子，他老人家受不了這個，所以才一氣單人獨馬就走下去了，他老人家脾氣，向例就是不服氣，又不願意找人幫忙，他老人家成名，也就是這樣闖出來的，不過這次刺兒島，不比尋常，裏頭藏龍臥虎，有的是能人，雖不能說到了那裏，准不能得手，可得說一定准沒一點失閃，這話也不敢那末說，可是現在他老人家已然走了，這裏只剩下我一個人，也沒有旁的法子可想，盧大哥，咱們雖是初交，您總是沈師大爺托您來送信的，這件事您總得想個法子才

好。」盧春道：「我現在也沒有旁的法子，只有趕回焦山，告訴沈師大爺，請他老人家急速趕到刺兒島，無論如何，也得請他老人家趕緊追去，有他們老兩位能在一起，我想也許不至於有多大失閃，不知老弟以爲如何？」龍玉柱道：「事到如今，也只好煩您一趟。」盧春道：「不過有一節，這裏就剩下您一個人，未免勢孤一點兒。」龍玉柱道：「這裏您倒不用費心，何久也快回來了，有我們兩個在這裏也許沒有什麼事，現在天也快亮了，您吃點什麼東西，趕緊就去，咱們是事不宜遲，越快越好。」當下找了一點東西，盧春吃了，別了龍玉柱，一逕回到焦山，却不見沈洵，只有錢鼎一個人在那裏。錢鼎見了盧春道：「盧大哥，莊師大爺走了嗎？」盧春道：「您怎麼知道？」錢鼎道：「我也不知道，昨天聽師父說起，莊師大爺一定見着您之後，必不肯到焦山來，必會單人獨馬去趟刺兒島，這件事不用說還是從我身上所起，就是沒有我，他老人家也不能看着莊師大爺失風，所以昨天晚上，約了狗屠戶方衛一直奔刺兒島下去了。」盧春一聽，這才把心放下，便向錢鼎道：「這樣就好極了。因爲莊師大爺一個走下去，不放心，才趕回來請沈大爺走趟，不想沈師大爺倒先去了。」錢鼎道：「大哥您不知道，他們老二位要講本事，原不相上下，只是莊師大爺的脾氣，却輸給我師父一頭，別看莊師大爺那末大的歲數，沉不住氣，一點不要緊的事，就愛動真氣，又好強，向倒不肯服人，就在這個上頭，不如我師父，這次上刺兒島，別看去的幾位，全都不合乎，可是刺兒島也非軟弱，那天丟鏢，裏頭能人，連面兒都沒露，只是幾個孩子就把我給毀了。」盧春道：「怎麼孩子都這末厲害，您沒問問他們姓什麼叫什麼嗎？」錢鼎道：「我都問了，一個叫火麒麟苗鳳。」盧春道：

「是不是穿一身紅，手使兩把蒲鎗那個孩子？」錢鼎道：「不錯。您怎麼知道？」盧春道：「我們已經見過一次了。」遂把煥陵谷會火麒麟，劍傷范玉海的一節說了一遍。錢鼎道：「這就是了，第二個您可認得？那個孩子叫什麼田住？」盧春一聽，就是一怔，急問道：「這孩子有多大歲數？說那裏口音？」錢鼎道：「這個孩子，一大關有上十二歲，聽他說話，彷彿像河南口音。」盧春一聽，不由啊了一聲道：「難道真是他！」錢鼎道：「誰？難道您也認識他？」盧春道：「要真是那個孩子，不但認識，而且裏頭還有一件事呢。」遂又把從前如何救田家二弟兄，半途失去一個的話，細說了一遍，錢鼎道：「這個孩子手裏可不軟哪，我挨的那一梅花攢，就是他打的。」盧春道：「如果要真是他，我倒有法子，把他給叫過來。」錢鼎搖頭道：「只怕未必那末容易吧。」當下二人又談了許多閒話。盧春在焦山住了一夜，第二天向錢鼎告辭。錢鼎道：「您到什麼地方去？」盧春道：「我現在有好幾個地方要去，您師哥那裏，我也應當回去給他送一個信，再者就是碰見的那位我們馬師哥，家裏鬧了亂子，我不能不去幫一下兒，再還有就是您說的刺兒烏那個孩子，是不是就是田家那個孩子？我也急於要去看一看，現在我想先到我們馬師哥那裏，幫他辦完那件事，再想上什麼地方去，也許不久，我還回到這裏來，咱們再見吧！」錢鼎道：「您要是見着婁大哥，您可想着給我道謝。」盧春答應，從焦山往山東去不提。且說瘋子莊化，只因負氣，讓錢鼎保了一次鏢，臨完鏢還是真丟了，龍玉柱讓人家偷着給送回來了，平常最好強的人，當然吃不住這個，又聽沈洵派人來找，氣更大了，心裏誤會，如果到了焦山，沈洵要問自己兩句，自己說什麼，一賭氣這才留下字條獨自出走，

一路無話，這一天來到刺兒島，一進山口，只見山勢果然十分凶險，便放慢脚步，往裏面慢慢走去，剛走了沒有多遠，只見迎面走來兩個人，全都是小衣襟，短打扮，年紀都在三十上下，各人手裏都提着一根哨棒。把莊瘋子去路攔住。正是：才入虎狼穴，已見豺狗形。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歐陽平智賺莊瘋子 沈羅鍋戲鬥九爪蝎

走到莊瘋子面前，忽然全都立住脚步，用手裏哨棒向莊瘋子一指道：『你是幹什麼的？怎麼在這裏擺來擺去？』莊瘋子道：『有路就有人走，你問我幹什麼？』就這一句，兩個裏頭，早惱了一個，一掄手裏哨棒，照着莊瘋子腿上都砸，嘴裏罵道：『我打死你這不要臉的老小子！』莊瘋子一見棒到，連躲都不躲，立住了腿一迎，只聽啞啞一聲，哨棒當時兩截，莊瘋子一聲都不言語，依然往前走去，那兩個一見，就知道不好，本是往東走的，抹頭往西就跑，莊瘋子心裏好笑，知道他們兩個是往山裏報信去了，也不追趕，仍然慢慢往裏邊走去，這時候離着裏山口可就近了，眼看那兩個人已然跑進山口，山口上彷彿有點子嘍囉兵，來到臨近，邁步往裏就走，只聽山上有人喊：『什麼人？別往裏走，留神性命！』莊瘋子仍然不睬，邁步就進了山口，又聽山頭有人喊：『有好細進了山啦！』接着噹噹鑼聲一片，又有梆子響，梆、梆、梆，滾木搖石就扔下來了，莊瘋子一提身，滾木全從腳底下過去了，擂木打在莊瘋子身上，莊瘋子一較勁，擂石激起來多高，就在這一幌身的功夫，莊瘋子就進去了。來到裏頭一看，白費勁

了，敢情這座山口進來之後，離着裏頭還遠得很，裏頭又是一座高山，後一面當然瞧不見，外面這三面，全都是大水環繞，這山的形勢，也非常特別，一個小山峯，挨着一個小山峯，堆起無數的山峯，心裏這才明白，原來這裏叫刺兒島的緣故，果然這座山裏像長着刺兒一樣，別看莊瘋子武學精通，對於水性，可是一點也不明白，一看這一片大水，當時就是一怔，空谷傳音，這時候鑼聲更響了，方才跑進來兩個人也看不見了，正在詫驚之間，只聽對面水上，也有鑼聲響應，功夫不大，只見從兩邊鑽出兩隻船來，船身足有兩丈多長，八個水手划着一隻，每船上頭有二三十號人，每人都拿着兵器，每船上有一個爲頭的，船臨近岸，大家都棄船登岸，雁字式派成兩行，各亮兵刃把莊瘋子去路攔住。莊瘋子還是不言語，往當中一站，只見那兩個爲頭的，用手向莊瘋子一指道：「你是什麼人？來到這裏，是要找誰？不要隨便亂走，丟了性命！」莊瘋子哈哈一笑道：「你要問我，我也不找誰！我可不怕死，我聽人說，你們這山裏有點錢，我是從此路過，打算找你們裏山的小頭兒叫他借給我點銀子，我們交個朋友，二位可以給我說一聲個嗎？」那兩個一聽，彼此互相一看，然後才向莊瘋子道：「你說的這個事，倒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你也得說說你是誰，我們好給你進去送信抬銀子。」莊瘋子道：「不敢，不敢，還沒請教二位尊姓怎麼稱呼？」那兩個道：「我叫刼江水鬼修旺。」「我叫奪江水鬼謝勝。」莊瘋子道：「怎麼二位鬼爺，失敬了！我叫什麼，二位可知道？」兩個道：「問你還沒說呢。」莊瘋子一笑道：「我叫鎮山管海都閻王。」兩個一聽，敢情人家是閻王，自己是小鬼，名兒上可吃着虧呢，又一想，天下事沒有那末湊巧我們叫小鬼，他就叫閻王，不用說這

小子是找便宜，乾脆，不用費話，把他弄翻了就好了。佟旺手裏是一根虎尾三截棍，一幌棍嘩喇一響向莊瘋子道：「老小子，不要開口齒贏人，這個地方不是賣嘴的地方，別走接棍！」話到棍到，就奔莊瘋子頭上砸下去了，莊瘋子故意要和他们耍笑，一見棍到，抬頭一迎，只聽叭叭一聲，正砸在莊瘋子腦門子上，莊瘋子哎呀一聲，摔倒就地，佟旺一幌棍哈哈一笑道：「老小子，這你就不找便宜了，來呀，抬回山去！」旁邊答應一聲，過來就要往船上搭人，莊瘋子心裏高興，心說小子們把我搭進去也倒不錯，省得老爺子往裏走了，再聽謝勝叫道：「二哥且慢，我看這裏頭不對，這個老頭子不是等閒之人，絕不能就挨這末一下子當時就暈過去，恐怕其中有詐。」佟旺道：「別管他有詐沒詐，咱們不是把他弄倒了嗎，咱們先把他網上，到了裏頭，他也就沒什麼了，真格的裏頭的人，誰也比他強，還怕他能怎麼樣。」謝勝道：「也好，咱們就那末辦。」掏出繩子過去就細，細好了之後，往船上一扔，船就回去了，莊瘋子眯着眼睛往四外看，只見這兩隻船走出不遠，就靠了岸，有人把自己搭了起來，一直來到一個屋裏，方把自己往地下一放，屋子裏坐着有不少人，就聽那兩個人向上首一個人道：「回教主，這個人在外山攪擾，是我弟兄把他放倒抬了進來，請教主驗看。」只聽座上那個人道：「把他細繩放了。」莊瘋子一聽要解綁繩，心說我要讓你們解開，我就不體面了。」想着雙腿一綳，一個鯉魚打挺，已然直條條站起來，稍微一用力，只聽哧叭一陣響，綁繩碎成了幾十段，全都抖落在地下，屋子裏的人，當時就是一驚，上頭座的那個人把身站起，一聲喊道：「佟旺，謝勝，兩個無用的蠢才，既是有朋友到了，怎麼這樣怠慢，真乃無禮！」說着又向莊瘋子一抱拳道：「

朋友，您這是從什麼地方來？弟兄無知，多有得罪，請您不要見怪才好！」莊瘋子哈哈一笑道：「承問，承問，我正要多謝他們幾位把我抬上貴山，您這末一說，倒不好意思了，我還真是特意到這裏來的，我要訪一位朋友。」那人道：「您要訪那一位。」莊瘋子道：「我要訪的，不過是您這貴山一個牽馬墜鐙的小卒兒。」那人道：「您問的是誰？」莊瘋子笑道：「就是那人稱虎面觀音的袁濟。」莊瘋子這句話不要緊，當時這大廳上就亂了。正中間那人把手向大家一擺道：「你們先別亂。」走過來向莊瘋子道：「這位朋友，既是要見我們袁教主，可是與他素來認識？還是聞名來見他？可還是有什麼其他的事情？」莊瘋子道：「我和他素不相識，也不是慕名來認他，只因我聽人說，你們這島裏新近得了一筆外水，很是不錯，我想跟他借個三十萬五十萬的高樂高樂，我倒不一定非見他不可，不拘那位，只要能夠拿得了這個主意，給我銀子，我是當時就走。」大家一聽，這簡直是斜磴兒，不由全都一聲怪叫：「這小子滿嘴胡說八道，二爺不用跟他費話，乾脆咱們把他廢了吧！」那人把大家一攔道：「衆位先別忙，等我再問問他。」說着又向莊瘋子道：「這位朋友，您說的話原沒有什麼，我們山上，不錯是做了一筆買賣，油水不小，您說的那個數目也不大，我們袁教主還真是交朋友的人，不用說三十萬五十萬，就是百八十萬，交個朋友也沒有什麼，在下性溫，單名一個祿字，在這山上，也能辦點小事，也能替袁教主做主，您說的這件事，我是全能辦到，不過有一節，您說了半天，還沒提出您的尊姓大名，我們要就把銀子送給您，知道的是我們袁教主好交朋友，原沒有什麼，不知道的，還要說我們刺兒鳥怕事，却有些不便，請您告訴我們尊姓大名，府上在什

廢地方住？我們不怕把銀子給您送上府去都行，只要我們見了袁教主好有個交待。」莊瘋子一聽，這全是廢話，現在急于見袁濟，不願再和他們說這些費話，便哈哈一笑道：「提起我來，簡直算不了一個人物，說出來也是讓衆位見笑，既是再三見問，不說又怪不合適，說出來衆位可多照應一點兒，在下姓莊，單名一個化字，住家在淮安府管荷葉島，諸位多分一點神，給我回一聲袁島主吧！」莊瘋子這話一說完，再看聽上衆人，彷彿都跟傻了一樣兒，本來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袁濟鬥的是莊瘋子，大家誰都有個耳聞，如今一看人家單人獨個兒就來到刺兒島，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誰不知道莊瘋子是綠林道的魔頭，江湖上的活報應，今天既敢上山上來，這不定得鬧出什麼事來，人人提心吊胆，方才說損話的幾位，早跑到後頭去了，溫祿在這島裏也是一個小寨主，無論如何，也比別人要強一點，一聽莊瘋子說完字號，便趕緊一拱手陪着笑道：「嘔，我當是誰，原來您就是莊老英雄，我們袁教主想您可不是一天了，早就吩咐過我們，那時你老人家駕到，叫我們趕緊通報，方才不知，可實在失禮，您可別見怪，您在裏暫時坐一坐，等我趕緊稟告我家袁教主，再來迎接您到內寨。」說着叫人趕緊往裏送信，這裏讓坐倒茶，十分恭敬，功夫不大，只見方才那個送信的已然跑回來了，一見溫祿道：「袁教主有請莊老英雄到後山談話。」溫祿站起來向莊瘋子道：「莊老英雄，我家教主有請，你老請吧！」說着便在前頭引路，莊瘋子在後頭跟着，一千人也緊隨在後面。莊瘋子跟着溫祿過了這道山頭一看，裏面又是一層山，地面可比前邊山寬大，到了山裏，只見迎着這座山口，站着足有一百多位，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都是高一頭，寬一臂，七山八嶽五湖四海綠林的朋

友，可全沒有拿着兵器，一見莊瘋子便全都一拱手道：『老英雄請吧！』莊瘋子一笑道：『冒昧，冒昧！』說着往裏就走，一看這裏有儒家，有道家，高矮胖瘦不等，內中單有一個矮胖子，身高不過四尺，膀大腰圓，十分雄壯，一張紫微微的臉，長得却非常凶惡，知道就是這裏島主虎面觀音袁濟。兩個人從前見過，可是兩個人沒有對過手，莊瘋子便假裝不認識，來到大廳裏頭，莊瘋子微微一笑道：『那位是袁島主？容我見個禮兒。』袁濟一聽，趕緊一抱拳道：『莊老英雄，您別客氣，您今天能夠賞光，來到我們這塊草地，實在是三生之幸，您請坐下談！』莊瘋子衝袁濟一抱拳道：『嘔，您就是袁島主，在下今天實在來得鹵莽，先請您恕個罪兒，我還有幾句話說，咱們是明人不做暗事，我姓莊的一輩子不會在背地琢磨人，今天我到您貴山來，沒有別的事，只因貴山前些日子作了一票買賣，那邊是三勝鏢店，話可要說明白，我可不保鏢，人家鏢局子也沒有請出我來，不過那個保鏢的孩子，是我的徒弟，却鏢不要緊，臨走的時候，貴山不該說要鏢就得叫姓莊的來，姓莊的要是來，這個劬頭栽不起，今天話說到這裏，諸位要是交姓莊的這個朋友呢，請您把三勝那隻鏢，交給姓莊的，姓莊的把鏢給人家送回去，從今以後，有你們幾位在這裏，是姓莊的朋友徒弟，絕不讓他們再來到這裏，咱們算交個朋友，如果衆位意思不在劫鏢，是安心要關姓莊的，姓莊的旁的沒有，一口氣，一把老骨頭要跟衆位撒個野，縱然命喪此處，也是死而無怨！』袁濟還沒有答言，從旁邊便進過來一個，短打扮，一身青，手裏一對夾鋼斧，用手裏斧一指道：『住了，姓莊的，別賣弄口舌，這裏就是你的葬身之處，別走，且吃我一斧，』話到斧到，這一斧照着莊瘋子劈頭蓋臉就砍下去了，

莊瘋子這時正坐在椅子上，一看這斧子帶着風就到了，連忙起站都沒站，只把手裏烟袋往上一迎，正磕在斧子把兒上，說着不信，那把斧子便像被一種鐵錐磕上一樣，只聽噹的一聲，那把斧子便從那人手裏脫手而出，蕩出去足有二三丈遠近，才聽噹的一聲，落在地下，那人不但斧子出手，而且震得虎口生疼不住直甩腕子，那把斧子也砍不下去了，瞪着眼睛看着莊瘋子不住發怔，莊瘋子哈哈一笑道：「這是怎麼了，別這末鬧着玩兒呀，我可愛臉急！」袁濟急忙喝那人道：「莊老英雄到了，我們還沒有盡地主之誼，略加招待，周隆賢弟怎敢無禮，幸虧莊老英雄不與你一般見識，還不快快退下。」周隆提着一把斧子，羞眉臊眼，退下去了，袁濟笑着向莊瘋子道：「莊老英雄，您不可聽信片面之辭，這裏頭不是這樣一件事，可否略坐一坐，聽我把話說明，然後究應如何，您再指示，袁某無不奉陪。」莊瘋子點點頭道：「你說，你說，可是揀簡便的說，我可沒有這末長的功夫。」袁濟道：「只有幾句話，我和莊老英雄雖然沒有談過話，從前也曾見過您，彼此可沒有什麼過節，刺兒鳥弟兄朋友不少，其中誰和您過不去，我可不知道，這次三勝鏢局的鏢，並不是我們劫來的，其中還有個緣故，只因三勝鏢局在揚州聲勢太大，旁家鏢局子都受了影響，同行是冤家，早就有人要毀三勝鏢局，也怪三勝鏢局陶鏢主粗心大意，不加詳查，旁的鏢局子，派人在三勝臥了底，他還不知道，可巧這次應了這隻鏢，走這末遠的趟子，在鏢沒到北京，早就有人到我們山上來送信，叫我們幫着他們下手，偏是三勝請的掌舵的，又是一位新上跳板的朋友，對於這條路上坑坎兒不熟，聽了人家的話，把鏢送到了刺兒鳥，我們山上和三勝鏢局也都有個不錯，原不想來做這一水買賣，只因聽說三勝鏢局這

回請的掌舵的朋友，是我們對頭沈羅鍋子的徒弟，我和沈羅鍋子雖沒有什麼大過節，可是姓沈的在江湖上太不顧面子，不管什麼人，他完全是意氣用事，我們一塊跳板上的朋友，吃他虧的實在不少，因此才決心把這隻鏢留下，不敢說是鬪姓沈的，不過要請他來，和我們這一撥兒朋友見面，他如果還念江湖義氣，對於我們有個照應，我們算是交了這個朋友，四十萬鏢銀紋絲不動，還要給他照應送到地頭，倘若他以爲江湖上沒有旁人，就是他一個，到了那時，說不得也只好分個真假虛實，這就是三勝鏢局這一段，不過今天您來到我們山上，口口聲聲，要和我们過不去，可不知道您到底爲了什麼？如果你老人家受人家鏢局子所請，前來票鏢，我看你老人家大可以不管，等我們見着姓沈的，不拘我們這裏是成是敗，鏢銀也一兩也錯不了，准可以還他，現在可不行，您要不是爲這個，別有用意而來，我們可不是怕你老，却不願意得罪你老，從我這裏說，願意留着這一點江湖義，不知你老以爲如何？」莊瘋子一聽，敢情這件事，是這末一個首尾，便微微一笑道：「袁島主您的說得太客氣了，我和姓沈的究竟是怎麼個交情，大約您也有個耳聞，這都可以扔開不提，不過您說和我沒有什麼過不去，我請問您，却鏢進山爲什麼要提出我來？姓沈的得罪了衆位，自有他來料理，我也不添油，不撥燈，可是既點名叫我來，就有和我過不去的意思，再者我的徒弟也承諸位給送去了，是不是安心要臊我的老臉皮！」袁濟聽到這裏，忽然臉上一紅，要說什麼可沒說上來，莊瘋子又接着道：「也別管是怎麼一件事吧，我想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既來到這裏，我願替兩造把這件說和了，您把鏢銀起出，我今天領走，不出十天，我必叫姓沈的到您山上來，以後總叫諸位在江湖上過得

去，不知衆位以爲怎麼樣？」袁濟一聽，簡直真是要硬胳膊，便老大不願意，正要說什麼，只聽身後有人微微笑道：「教主，莊老英雄所說之話，實在不錯，我想您就答應，事不宜遲請莊老英雄就到庫裏點鏢，咱們派人護送才好。」莊瘋子一看，說話這人，身高也就在三尺上下，猛一看就彷彿和小孩兒一個樣，小鼻子，小眼睛，小眉毛，一張薄片子嘴，兩雙小薄片耳朵，別看身個兒小，歲數可不小，薄片子嘴上亂七八糟長著有個十來根狗蠅鬍子，穿著一件青綢子大褂，留著一根像爛柴火似的小辮，脚下穿著兩隻草鞋，手裏拿著一把桑皮紙扇子，說話有點兒紹興口音，正在詫異這是什麼人？何以敢說這末擔沉重的話？就見濟袁一點頭向莊瘋子道：「莊老英雄，您這話說的也不錯，我們關的是姓沈的，不想弟兄說錯了話，勞你老人家遠走這一趟，實在是對不過，今天您既說到這裏，我們願意交您這個朋友，請您今天把鏢點清，我們可以派人給您護送到地頭，就請到庫房裏去驗鏢吧！」莊瘋子一聽，急忙一拱手道：「江湖都稱島主是個朋友，今天一見，果然話不虛傳，這實在是承讓了，改日事過，我必要重重相謝，島主您多分神吧！」於是袁濟在前，一千衆人跟在後面，莊瘋子在旁邊跟著，出了正廳，往後一拐，又是一片正房七間，比前頭還高還大，來到門口，袁濟站住腳，一拱手道：「莊老英雄，鏢就在這屋裏，您請進吧！」莊瘋子久闖江湖什麼事沒見過，今天一見袁濟慨然還鏢，心裏就犯了猶疑，准知道刺兒鳥不比小地方，絕不是虛名兒就能鎮住，這裏頭一定有事，可也不便說破，反正准知道必有一場惡鬪，住後邊一走，就留上心了，現在聽袁濟往屋裏一讓，便也站往腳步道：「袁島主，承您的情，賞給我若大的臉，我實在感謝，不過我既煩了島主在先，

爽得再麻煩烏主一下，您既是把鏢賞給我，就絕不能裏頭有什麼不實不盡，乾脆，這末辦。您讓他們把鏢車套好，再煩幾位弟兄，跟着幫個忙兒，把鏢銀搬出，往車上一裝，我也不必點，當時就走，省好些事，烏主您就再多分分神吧！」袁濟一聽莊瘋子不進屋裏，當時就是一怔，就要說說什麼，只聽身後有人狂喊一聲，「姓莊的，老小子，你別看你走南闖北，你不過是虛名兒，你的胆子還沒耗子大呢，不瞞你說，這間屋裏，簡直就是龍潭虎穴，鐵壁銅牆，你不進去是你的便宜，只要你前腿一進門坎，老小子你就得挫骨揚灰……」莊瘋子一聽，剛要回頭看是什麼人，却聽袁濟一驚喝道：「什麼人這樣大胆，真是無禮，既是莊老英雄不願進屋鏢，來呀，你們把鏢銀抬出，請莊老英雄處分！」莊瘋子講能為閱歷，全都好到了十分，就是一樣兒，別看這末大的歲數，就是壓不住氣，一聽袁濟所說，實有輕薄之意，那裏還壓得住火，哈哈一笑道：「你要不說這裏虎穴龍潭，姓莊的倒不進去，現在倒要領教領教，裏頭是怎樣厲害！請！」說着一挺胸脯就撞進去了，這個地方可不是莊瘋子少閱歷，實在就一口氣，可就忘了把袁濟也拉進去了，誰知面腳剛一着地，就見脚下唵的一轉，准知道不好，打算再撤身回來，那焉得能夠，就聽唵嚕一聲響，腳底下不住亂轉，連抬腿也不敢，又聽唵叭一陣響，所有窗戶完全沒了，屋裏是漆墨烏黑，更不敢亂動了，轉了一會兒，腳底下才停住，忽忙閉眼定了一定神，身上帶着有抽烟的火種，幌開一照，腳站在屋裏磚地下，四面全是鐵板，連一點空兒也找不出來，拿手裏烟袋，敲了敲地下，也是實在的，也不轉了，自己心裏好生納悶，怎麼會受了人家這樣一個詭計，屋裏四壁皆空，任什麼也沒有，連個凳兒都找不着，只好盤膝坐在

地下，閉目養神，再說袁濟一千衆人，見莊瘋子已中計，全都心裏大喜，站在院裏。溫祿向袁濟道：『這我們總算除去一害了，這全是歐陽大哥的妙計。』袁濟道：『咱們先別高興，莊瘋子和沈駝子，兩個就是一個，姓莊的雖然被咱們軟困在這裏，可是當時要不了他的命，倘若姓沈的這個時候趕到，咱們事機可不好辦，咱們還得小心才對，』袁濟話還未完，那個紹興口音的南蠻子道：『島，主也不是我歐陽平說一句大話，不用說一個姓沈的，就是十個姓沈的，就怕他不到我們刺兒島來，只要他敢到我們刺兒島，我要不把羅鍋兒給他弄直了，我就不叫賽小諸葛，歐陽平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就聽身後有人喊：『小地丁，風大別閃了舌頭，羅鍋子請你治病來了！』大家不由全都一怔，急忙回頭，一看來的，還不是一個，一排站着三個人，當中一個上年紀的滿臉笑容，大家一看認得，正是神駝子沈洵，挨着沈洵上垂首一個，年紀有四十來歲，廚子打扮，手裏提着一個包袱，大家不認得，挨着沈洵下垂首一個，年紀在五十開外，花白鬚鬚，手裏擰着一杆點鋼槍，這裏頭有認得的，正是三勝鏢店的鏢主神槍教師陶進，袁濟一看，就知道不好，才要搭話，不妨身後聽的一聲，縱出去一個孩子，手裏是一對蒲鏢，到了臨近，照着沈洵掄右手就是一鏢，嘴裏說道：『姓沈的別賣味兒，且留下老命去！』這一鏢直奔沈洵胸前，沈洵一見鏢到，哈哈一笑道：『好孩子，別洩氣！』迎着鏢刃一鼓肚，只聽聽的一聲，哎呀一聲，那個小孩子飛出去有一丈遠近，擲在地下，沈洵又是哈哈一笑道：『快起來，瞧瞧屁股蛋兒擰兩半兒沒有？』話猶未完，只聽唳一聲，一股白光，直奔沈洵面門。神槍教師陶進，不知道白光厲害，一擰手裏點鋼槍，就要往白光上磕，沈洵可知道狼牙弩的厲害，急

忙一托陶進胳膊肘兒，陶進手一軟，槍就垂下來了，槍雖然沒有磕上那道白光，那道白光已然到了面前，再打算破，可來不及了。沈洵知道這種東西，自要一掉在地上，依然會炸裂，人聞了一樣也得躺下，危機已到眼前，顧不得再說什麼，右手一托陶進，左手一托方衛，喊一聲：「起！」幸得都是練家子，經沈洵這一托，便借着勁往對面房上縱去，腳才挨着房檐，只聽地下叭叭一聲，回頭看時，冒起一股白烟，陶進道：「這是什麼玩藝兒？」沈洵低聲道：「慫留神，這就是他們下五門鎮山的法寶，只要一聞上，當時就完。」陶進點頭，才知道厲害，九爪金蠟黃偉，自從劫鏢傷了錢鼎，回來就趾高氣揚。自謂不廢吹灰之力，便把四十萬鏢銀得到手裏，說話就不免有些狂言大話。刺兒島的軍師，就是賽諸葛歐陽平，他原是人家的紅筆師爺，從這山下路過，被人劫上山來，憑着他一張嘴，說動了袁濟，便把他留在山上做了軍師，此人雖沒有多大學問，可是腦筋十分靈活，來到山上之後，出了幾次主意，全都不錯，袁濟便也十分把他當了一個人物，黃偉把鏢劫上山來，一發狂賣味兒，歐陽平就告訴袁濟，這件事可不算完，三勝鏢局不是無名少姓，這回護鏢的又都具俠義的門徒，這件事只怕未能善罷干休，好在咱們這次劫鏢，原闖的是莊沈兩關，不過咱們可也得有點準備，以免臨時措手不及。」袁濟當時就跟他要主意，歐陽平把狗蠅鬍子一擡道：「這件事恐怕要大費周折，想那姓沈的姓莊的，咱們可不是長他人威風，滅自家銳氣，憑着一手一式跟人家走，雖不敢說我們甘拜下風，要是生擒活拿他們兩個，可也未必那末容易，我現在倒是有個主意，島主你附耳我告訴你。」說着爬在袁濟耳朵邊說了兩句，袁濟不住點頭，連說不錯。歐陽平把小腦袋瓜兒一

靦道：『烏主，我也不是吹，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只要你依了我這話去辦，管保姓莊的姓沈的一鼓成擒，烏主之仇可報。』說着又是哈哈一笑，這山上的寨主足有六七十位，誰聽着也不高興，歐陽平偏又把嘴一撇道：『烏主你不要看我手無縛雞之力，我可會擒龍伏虎，絕不是一勇之夫可比呀！』說着搖頭幌腦陪了袁濟一亂扯，這裏頭最不快就是五爪金蠟黃偉，心想自己捨死忘生把鏢劫上山來，沒聽見袁濟誇一句，就憑這個槽南蠻子任什麼也不會，全憑兩排牙支着一張嘴冒大氣，真是沒有道理，明天無論如何，只要見了姓沈的姓莊的，我先打頭一陣，倒要看看是誰成誰不成？主意打得挺好，當天晚上，就把龍玉柱給丟了，也不知什麼人幹的，一回袁濟，益發加了小心，到了今天，一聽外頭人報進來，黃偉就要出去，誰知一看莊瘋子，確有驚奇的本領，沒敢在明着動手，意思是乘其不備，抽冷子給莊瘋子一下子，沒想到來到後邊，一看袁濟只用三言五語，就把莊瘋子給誑進鐵庫，心裏一半痛快，一半不痛快，就在這時，正趕上沈洵露面，黃偉一想機會到了，低頭告訴火麒麟苗鳳，叫他出其不意，過去給沈洵一下子。苗鳳過去，一鐘沒有把沈洵打傷，苗鳳反摔了出去，黃偉更動了火了，一拉狼牙弩，咯叭一聲，就奔了沈洵，誰知道沈洵只要一接，當時就可以把沈洵薰了過去，誰知沈洵不上這個當，一托左右兩個人，全都上了房。一點什麼也沒受着，白費了一弩，黃偉惱羞成怒，用手向房上一指道：『姓沈的，你既敢上刺兒島來，你就是好小子，怎麼畏刀避劍，不肯動手，你算什麼英雄？你是好的，下來和你家道長較量三五十合，我才佩服你是條漢子。』沈洵哈哈一笑道：『我既到貴山來，就沒有看起貴山這一撥兒英雄，當然打算挨個兒領教領

教，不過有一節，大丈夫做事，講究是光明磊落，要像那不得人意的狗一樣，盡講藏藏躲躲，冷不防就咬人一口，那種朋友，我可沒有功夫陪他玩兒，如果真是英雄，不拘那位，只要往院子裏一站，一拳一脚，一手一式，比個拳來腳往，我還可以消遣兩下子，有敢明旗明鼓來比劃比劃的嗎？」袁濟一聽，氣往上撞，才要還口，歐陽平一扯道：「烏主，您怎麼忘了？咱們用氣贏的莊瘋子，現在姓沈的也使這一套，怎麼您還上這個當呢！」袁濟一聽，這才恍然大悟，便笑着向房上一拱手道：「沈老英雄，我們這山上，實在是短于教導他們，以致他們無禮，既是您把話說在頭裏，袁某不才，願意奉陪老英雄走幾趟。」沈洵微微一笑道：「好！來了半天才聽見這末一句人話，二位，咱們下去，跟他們玩會子。」說着三個人飄腿而下，佔住了南邊，袁濟這一撥人站在北邊，沈洵道：「二位先來一場。」神槍教師陶進道：「您這次出來，全是爲了我們的事，我願意先和諸位討討教！」沈洵道：「您可小心他們的冷不防！」陶進說聲知道了。一抖手裏點鋼槍，往當中一站道：「那位過來，先賞我幾招？」話還未完，只聽有人答言：「老小子別發狂，咱們比劃比劃！」正是：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勇陶進神槍敗三猛 倚伯玉寶刀嚇羣賊

順着聲音，從北邊翻過一個人來，陶進一看這人，只見這人身高在七尺壯，背厚腰圓，手裏拿着一條熟銅棍，站在那裏，頗顯雄壯的樣兒，陶進用手裏槍一指道：「猛漢不要口出不遜，姓什麼叫什麼？說上來！」那人一拄棍道：「你要問我，姓岳名先，人稱銅棍將，老小子你叫什

麼？」陶進道：「你要問我，我就是三勝鏢局軟弱無能的神鎗教師陶進。」岳先道：「你就是陶進，別走，接棍！」話到棍到，擡頭蓋頂，這一棍就下來了，陶進跨步一閃，棍就空了，一抖手中槍，迎胸就刺，岳先一立手裏棍，往外一撥，只聽噹啷一聲，正磕在槍上，把槍磕開，陶進暗道一聲：「好力氣！」虛幌一槍，轉身就走，槍可是倒拉着，岳先一見，喊一聲：「沒見輸贏，別走！」一握手裏棍，一縱身，攔腰就往陶進砸來，陶進往前走，可留神後頭，准知道他必要追，果然聽見棍子帶風到了，往前一搶步，棍子就過去了，岳先力氣用得猛，棍子打空，依然蕩了過去，正待往回收棍，只見陶進猛的一擰身，前脚改爲後脚，後脚一錯步，就轉過臉來了，前把一鬆，後把往前一緊，喊一聲：「着！」這一槍直奔岳先腰上扎去，岳先吃了身子重的虧，一看陶進一翻身，就知道槍遞進來了，打算往外縱，却沒有縱得開，哧的一聲，正扎在腰上，啊呀一聲，往後一撤，血就下來了，岳先把手騰出一隻，捂住傷口，瞪眼看着陶進，陶進心說真是渾人，身受重傷，還不退下，便一擰手裏槍，喊一聲道：「傻小子，你掛了彩了，還不快快回去，再換一個人來！」岳先一提銅棍道：「老小子，你真成，你這手兒叫什麼？」陶進心說這人真有點意思，便微微一笑道：「傻小子，你要問這叫「回馬槍」你可明白了？」岳先這才一隻手捂着傷口，一隻手提着銅棍跑了回去，往袁濟面前一站道：「我讓人家「回馬槍」給扎回來了。」袁濟一擺手，岳先退到後邊，袁濟這裏才要派人過去，只聽陶進喊讓：「刺兒鳥總瓢把子請了，今天我們來到貴山，請的是那隻鏢，如果你肯把鏢賞還在下，必當附報，如果貴山以爲非要過過招取個笑兒不可，也請您把慫貴山硬手給煩出兩位來，如果專

派這些菜包飯桶，那可是有意瞧不起朋友，平白多耽擱些時候，袁島主，那您可就不是款待朋友之意了！」話言未了，只聽一聲霹靂相似，有人喊道：「老小子，你別得了便宜賣乖，咱們來兩下子！」順着聲音又進出一個來，陶進一看，這個人身高在八尺，從頭上到脚下，都比岳先還高出一頭來。手裏是一根鐵棍，陶進看着納悶，這個山上，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大個兒，又用手裏槍一指道：「又是一個傻小子，你又叫什麼將？」大個兒一怔道：「我沒告訴你，你怎麼就知道了？我正是鐵棍將蔣義，老小子，你扎了我哥哥，別走，也讓我砸你一棍，咱們算完。」說着話，一掄手裏槍，使了一個「力劈華山」式迎着陶門腦門就劈下來了，陶進一看，這個和那個招法一樣，這回就不躲了，拿手裏鎗，往棍上一滑，只聽噲哪一聲，棍就滑下來了，陶進不等他往起涮棍，一墊步，這槍就遞進去了，直取蔣義咽喉。蔣義一看槍奔嗓子進來了，喊一聲：「這個地方不讓動！」立手裏棍，往上就磕，陶進知道他的力猛，磕上難免要震一下，急忙一撤槍，讓過棍，往裏又一遞，蔣義沒有防備回來這末快，打算躲，可來不及了，颼的一聲，正扎在右肩頭，蔣義才一發怔，陶進道：「傻小子你不用問，這手兒叫「鎖喉三式」……」話猶未完，只聽有人喊道：「陶進，你雖傷了我們兩個弟兄，你可不算英雄，別走，咱們來試試！」颼的一聲，就跟一個白棉花團兒一樣，縱到了陶進面前，陶進定神一看，只見這人，身高不足四尺，小胳膊，小腿，小腦袋，尖下頰，小圓眼睛，滴溜溜亂轉，狗蠟鬚，上七根下八根，穿着一身青袖子褲褂，兩隻爬山靸鞋，手裏拿着兩隻彷彿大鐵釘子，陶進可認得，這種兵器，叫做判官筆，非有真功夫可使不了，並且差不多還都會點穴，就知道這個人是

個能手，按住槍道：「這位朋友貴姓？怎麼稱呼？」矮子微微一笑道：「陶教師，在下姓喬名旺，人稱縮地判官，陶教師，我可是初學乍練，藝業不精，我可大胆要討教了！」說着話往起一縱身，左手筆往起一領，右手筆就奔陶進鵬上點去。陶進一看筆到，趕緊往外一閃身，縮地判官左手筆就走空了，陶進跟縮地判官手，可不敢像跟銅鐵兩個棍將一樣，一則使這種兵器的人，武學比使棍的高得多，二則自己的兵器跟這種兵器碰在一起，自己先吃着虧，一看縮地判官左手筆一走空，不敢容他換手，借着往後一閃身，一個錯步，退出去有三四尺，一擰手裏槍，刷的一聲，一槍直奔縮地判官咽喉，縮地判官一見槍到，左手筆一分，右手往裏一長，一墊步，打算再裹進去。陶進不容他往裹進，後把一撤，槍頭縮回來有一尺，二次擰槍，直奔縮地判官左肩頭，縮地判官才把槍分開，一看槍又到了肩頭，趕緊一矮身，槍從肩頭上滑過去，縮地判官就勢提身一縱，足有一丈來高，起在空中，雙腳一綳，頭朝下，就彷彿一個小燕兒相似，直奔陶進頭頂，離着腦門不遠，雙筆齊下，直取陶進雙耳，陶進知道再用槍封閉是不行了，右手托着槍桿，左手一抬，槍往上一綳，縮地判官喊聲不好，趕緊雙腳一踹，退出去有四五尺，才落在平地，陶進一看，急忙兩個墊步，就到了面前，一擰手裏槍，往縮地判官當胸便扎，縮地判官又用左手筆一分，陶進一看他的筆挨到槍上，這次不撤槍，借着他往裏一靠，雙手合力，喊一聲：「開」！噹的一聲，跟着又是噹啷一聲，陶進槍桿正敲在縮地判官筆上，縮地判官左手。筆就撒手了。陶進趕緊往後一撒身，單手拄槍，微然一笑道：「朋友你的筆沒拿穩，檢起來，我再請教！」縮地判官臉一紅，一抱拳道：「果然不愧人稱神槍教師，實在佩

服，某家領教了！」說完話一扭身跑了回去，陶進一連贏了三個，刺兒鳥上就是一亂，贏銅鐵二棍，原不足爲奇，惟獨縮地判官，在這山上，除去幾個大頭子之外，很算一個腳兒，過去才三五招，就認敗服輸，心服口服，誰能不駭怕；虎面觀音袁濟，看人家來了三個人，頭一個就贏了山上三個，並且大家都透出駭怕之意，沒有什麼說的，只好是自己出頭試試，才一回頭，只聽身後有人說話，「袁大哥，不要着急，等我上前會來人一會。」袁濟回頭一看，正是自己挨肩的弟兄，陰陽扇子屈世和，便道一聲：「須要小心！」屈世和一點頭，邁步往外就走，陶進正在看着，只見出來這人，身高在六尺，細腰扎背，穿着一件藍色繭綢道袍，雲履，白襪，腰繫絲縲，手裏拿着拂塵，要論穿章打扮，應當有個五十往上，才是樣兒，這個人可不然，年紀至大不到三十歲，白淨臉皮，兩道濃眉，一雙大眼，不用提夠多漂亮，陶進雖說久走江湖，這回他可輸了眼了，心想就是那個縮地判官，功夫總算不錯，到了姓陶的面前，他都甘拜下風，就憑你這個樣兒，還能有多大來頭，也敢到場上，較量較量，真是有點自不量力，我今天要不讓你栽個元寶觔斗，我就不算吃江湖飯的，想到這裏，才要問來人是誰，誰知人家不等他問，便單掌一打稽首道：「陶兄請了！在下屈世和，今天你門幾位來到刺兒鳥，我們實在缺禮招待，您可別見怪，方才我看陶爺連敗我們山上三個朋友，實在佩服您的神槍招術，我想奉陪您走幾招，跟您學幾招，請您不要吝教才好！」陶進微然一笑道：「您太客氣了，在下願意給您接接招，請！」說着話一手擰裏槍，直取屈世和左脇，屈世和一見槍到，並不躲閃，迎着槍住上一頂，陶進這槍扎個正着，就聽哧哧一聲，屈世和道袍撕了一大塊，人可一點傷也沒受，

槍從脇上就滑了下去，陶進不由大吃一驚，心想瞧他不出來，敢情他身上有橫練兒，這可不可輕敵，想到這裏，才要往回撤槍，屈世和微笑，伸手一摸就把槍桿兒攔住，陶進渾身力一擰，紋絲沒動，就要撒手，屈世和搭住槍桿，進左腳，一揚右腳，就照陶進小肚子踹去，陶進知道完了，把眼一閉，淨等挨這一腳，就在這個時候，只覺胸口一緊，底下一腳沒挨上，胸口上讓人給推了一掌，騰騰騰倒退出去有三五步，才得站住，回頭再看，推自己的不是旁人，正是向自己一場來的狗屠戶方衛，心裏好生感激，要不是方衛去得快，只怕難免挨那一腳，趕緊撤身來到沈洵面前，臉一紅道：「多虧方爺出去，不然險遭不測！」沈洵一縷眉道：「你不用客氣了，今天咱們人太單，恐怕未必是人家對手，方老二位也未必幹得過人家。」原來陶進過去動手，連贏三場，方衛向沈洵道：「不愧人稱神槍教師，這桿槍真來一氣。」沈洵搖頭道：「這話可不敢說，現在人家高手還沒有出來，槍挑嘍囉兵，那算什麼英雄，屈世和一出來，連方衛都輸了眼，沈洵可知道屈世和是個高手，刺兒島上的人物，就要叫方衛出去給替換回來，話沒三句，陶進的槍就讓人家給攔住了，方衛不敢再耽誤，左手提着包袱，趕緊一縱身，就到了兩個人當中，把雙手左右一分，救出陶進，可就是用拿包袱的那隻左手，屈世和正在分腳踏陶進小肚子，沒有想到方衛趕到，自己是個發式，一時收不回來，一撒腿，方衛這掌就按上了，屈世和往後一坐腰，把搶過來的槍，往地上一扔，一看來人，正是那個廚子似的漢子，便微笑道：「朋友，冷不防的功夫真不錯，您怎麼稱呼？」方衛道：「在下方衛，江湖人稱狗屠戶。」屈世和哈哈一笑：「原來是狗屠戶，您不去殺狗，來到刺兒島幹什麼？」方

衛也一笑道：『我這個狗屠戶，不但殺狗，還管宰人，咱們別開口齒，來，來，來，咱們也玩玩。』說着話，把手裏提的包袱打開，用手一抖，原來裏頭是條『纏綿棒』，彷彿跟一根板帶相似，頭上有一個把兒，拿在手裏，把包袱往身上一圍，點手叫：『咱們也玩玩。』屈世和一伸身從道袍底下一扯，拿出一個一尺多長一根木棍，一抖手，刷的一聲打開，原來是一把一面金，一面銀的摺扇，屈世和指着這把扇子可草過大名，在外行看着是普通一把扇子，他這扇子可不是紙的，也不是絹的，九根小股子是純鋼打造，能夠點周身穴道，專破金鐘罩，鐵布衫，混元一氣童子功，這是九根小股子，兩個大股子，是兩根紅毛鐵打造，能夠削一切鋼鐵五金，扇葉子是薄鋼片，一面瀾金，一面瀾銀，在扇軸上有個簧，用那一根只要一按簧，那一根就能出去，在江湖上成了名的英雄，毀在他這扇子底下的，也不知有多少，因為他這扇子一面金一面銀，故而人稱他是陰陽扇子，屈世和在外表上看着他還不到三十歲，實在他已有七十開外，只因一身童子功，又在江湖上遇見高人，學會了呼元導精之法，每日刻苦用功，功夫已入化境，所以練得顯着越來越年青，他原和聖手伽藍畢綱是師兄弟，原是正門正派，只為傳教老師把掌道的衣鉢給了畢綱，屈世和心中不憤，一氣叛教，就投到下五門，正遇見袁濟在刺兒島約請朋友幫忙，有人就把屈世和荐到刺兒島，按歲，屈世和大，接着入門先後說，屈世和可得算是師弟，因此屈世和來到這山上管袁濟叫大哥，袁濟來到這裏，日子已然不少，又收了不少徒弟，三手金剛范玉濟，九爪金蝎黃偉，小徒弟火麒麟苗鳳，後來因為袁濟說起沈洵如何與下五門為仇作對，屈世和自告奮勇，想到雪嶺和沈洵一鬪，走在路上，正趕上盧春帶領田正田柱兩

個也要到雪嶺去。盧春路上一大意，讓屈世和架走一個，就是田柱兒，帶了孩子，也是走路不便，便告訴同去的范玉海，苗鳳，黃偉去趨雪嶺。自己帶了田柱，又回到刺兒島。過了幾天，黃偉幾個回來了，范玉海掉了一隻腳，屈世和大怒。當時就要二上雪嶺，反被袁濟攔住，告訴他不要忙，日後自有機會，屈世和在山中間住沒事。一看田柱兒非常聰明，每日就教給他拳腳功夫，先前柱兒還哭着要找哥哥，日子一長，也就忘了，每天便跟着屈世和練功夫，屈世和還是真愛他，給他改了個名子，就叫田住，把自己所會的功夫，全都細意傳授，這個孩子，也真十分聰明，不拘什麼，只要一教就會，日子不多，就學會了不少精奇的功夫，自從把三勝鏢局子鏢劫上山來之後，屈世和就知道沈洵不久就要來了，頭一個莊瘋子到山，依着屈世和就要跟他一手一勢拿功夫贏他，袁濟不讓，說是沈洵不久必到，咱們得留着精神對付他，再說咱們正點子是姓沈的，姓莊的和咱們並沒有深仇宿恨，只要把姓沈的除治了，姓莊的咱們可以把他放走，他一個人也反不到什麼地方去，這話一說，便依了歐陽平之計，把莊化誣入鐵庫，跟着沈洵帶着方衛陶進趕到，屈世和聞沈洵之名，未見沈洵之面，不知沈洵究竟是怎麼樣，先看人家過去試兩場，誰知頭一個不是沈洵，却是陶進，陶進連贏三場，袁世和就火了，不能再等沈洵，便一挺身來到場上，空手奪槍，用『鴛鴦腿』要踹陶進，不想從中間來人，自己一個不防備，險些不曾被人推倒，屈世和就是一怔，一聽那人報名，原來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狗屠戶方衛，兩個人一亮兵器，真有些好人不知這兩樣兵器叫什麼，方衛一抱拳，說聲：『請！』一抖『纏綿棒』直取屈世和雙腿，屈世和一見，准知道這種兵器也不軟，可不敢大意，趕緊提

身一縱，把棒讓了過去，一抖手裏扇子，直取方衛前胸，方衛雖不知道他這扇子都是什麼招數，可是准知道這把扇子，一定不軟，便趕緊一含胸，側身一走腰，扇子就空了，方衛右手往後一撤，一抖手『纏綿棒』照着屈世和腦袋上砸了下來，屈世和看這條棒到了當頭，往起一抬手，刷的一聲，扇子就併上了，用扇股子橫着一迎，屈世和的意思是打算迎着棒往上一頂，棒就可以削折了，他可不知道方衛這條棒，不見兵器譜，是一種軟傢伙，完全用細鹿筋跟頭髮擰成，不怕硬傢伙，屈世和往上一頂，只聽啞的一聲，『纏綿棒』就拐彎了，前半截正打在屈世和脖子上，屈世和雖然身有橫練，敢情也禁不住，不由得吭哧一聲，方衛道：『你吭哧什麼？再瞧這下子？』一撤『纏綿棒』，一抖手又往屈世和腰上纏去，屈世和一看自己的扇子，削不折方衛的兵器，當時就大吃一驚，准知道今天遇見勁敵，便把精神一振，一見棒橫腰到了，趕緊往後一排腰，用手裏扇子一分棒頭，跟着一錯步，往裏一進身，扇子直奔方衛脇上點去，方衛一看棒走空了，便往回一收棒，扇子就到了，一偏身，臉朝外，扇子走到外首，一抖手才要提棒進招，只聽唢叭一聲響，方衛急忙一縱身跳出有十好幾步，再回頭看，一道白光，已然到了方才自己站的地方，掉在地下叭的一聲，白光炸開，裏頭冒出一股白烟，屈世和也逃回去了，沈洵點手一聲喊：『老方，快回來，他們又要冒臭氣了。』方衛一縱身，來到沈洵面前，沈洵一笑道：『狗屠戶，你真可以，會沒讓他們臭陰陽給算計了。』方衛還沒有說什麼，只見袁濟手裏捧着一對『蘇鏡』，來到場上，向沈洵一拱手道：『沈老英雄，還是咱們來較量較量，只要沈老英雄能夠踢我一脚，打我一拳，我當時就把鏢銀送出，不知老沈英雄以為如何？』

「沈洵哈哈一笑道：『袁島主，咱們可都是漢子，只要肯把鏢銀退還我就把您弄個筋斗吧！袁爺，請！袁濟拿着『蘇鏡』，比普通用的鏡小有一半，普通的鏡是單枝，蘇鏡是一對，其情形跟牛頭叉差不多，也沒有雁翅，分量不輕，這一對兵器，足有六十斤，一聽沈洵說聲請，左手鏡就擡頭下來了，沈洵心說，你可真不夠一個朋友，今天要不叫你知道厲害，你也不知道沈某人是何如人也，一見鏡到，一探身一邁步，起左手往上一探，單手就要掠他的鏡杆，袁濟一看，這可是真幹，任傢伙沒有往裏恁遞手，這要攔在別人身上，也許怕了你，惟獨跟姓袁的使這一套，未免差一點，似乎跡近以術欺人，別走，也待讓你知道知道厲害，左手鏡往回一撤，右手鏡直奔沈洵左脇，沈洵喊了一聲：『來得好，別走了，這回連躲都不躲，猛的一伸手，把他鏡杆掠住，袁濟一看大喜，心裏正想他使這一手兒呢，准知道他掠住鏡杆，必定得往回一奪，借力使力，自己一定可以得手，右胳膊一用力，靜等沈洵往回奪，好使自己那手『千斤關』，取沈洵性命，就見沈洵手裏拿住了鏡桿，果然往懷裏使勁一帶，袁濟大喜，跟着往裏頭一送，意思是一鬆手，跟着再用右手鏡往裏一追，雖說沈洵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也難免落個駢敵必敗，左手鏡往裏一送，右手就要往起運鏡，誰知忽然覺得左手鏡先鬆後緊，往回裏直走，就覺着自己這隻左手簡直是不得勁，往前去既是不行，往後撤也覺手不得力，就知道中了沈洵誘敵之計，這要一等沈洵再往裏送，只怕難免落敗，一着急右手鏡就起來了，唵的一涮，一陣風這鏡就下來了，在袁濟想，沈洵一見鏡到，他必得往後撤，只要他一撤，這口力可就緩了，那裏知道沈洵一見鏡到，不但不躲，反而一上步，往裏一送掠住的鏡杆，袁濟就覺得有如千斤

大力往裏直送，自己如果不是一個取式還可以卸了這點力，自己吃虧兩隻手完全是往前取式，一時收不回來，打算撒手都不成。准知道一撒手，這鏡就得落在自己身上，一恨心，退了半步，一掄右手鏡，往下就砸，右手一使力，左手就全空了，這一鏡還沒有掄到地方，沈洵一聲喊：『走人吧！』掠鏡桿的那隻手往裏使勁一送，袁濟正在退半步，沈洵借着這個意思，左腳就進去了，一揚手喊聲走人，這一掌嘍的一聲，正打在袁濟左肩膀上，袁濟那末大的英雄，敢情會禁不住那一掌，只打得一幌兩幌，往後退了好幾步，沈洵急忙一拱手道：『承讓，承讓，袁島主，咱們鏢銀在什麼地方？請您賞還給我！』一句話說完，只聽身後叭的一響，沈洵可是久經大敵，一聽弦的響聲，出在自己身後，就知道不好，因為敵人都在自己對面，怎麼後頭會有了響動，這一定是他們有了計劃，這一處一有響動，別的地方也有響動，要全憑着真實本領動手，就是強弓鐵彈，四面八方，姓沈的也不怕，無奈這件事不好辦，他們都是下五門的毒玩藝，顧首不能顧尾，首尾兼顧，勢必受制，說不得，先躲一步吧！心裏就在這一動念之間，白光已然到了，側身一扭臉，一個彈丸從耳旁打了過去，掉在地下，轟的一響，一股白烟，往起飛騰，沈洵不敢緩氣，往起提身一蹶，噠的一聲，足有兩丈來高，腳還沒有落地，就聽四面吶叭吶叭一陣響，鏢、箭、弩、針、全都往這場子當中射來，沈洵意思告訴方陶兩個，快快一同躲避，誰知就在這個時候，脚要落沒落，就聞一陣奇臭，頭一暈。知道不好，打算躲開場子往下落，焉得能夠，正落在場子裏，可就人事不知了，歐陽平一看沈洵露面，就把溫祿黃偉叫到一邊，告訴他們四面預備可別大意，如果我們要不能得手，今天刺兒島就得瓦解冰消衆位可

千萬留心！」當下大家一分配，有的佔東，有的佔西，有的佔了南北，方衛剛一見面，溫祿就打了一彈，沈洵把方衛叫了回去，沈洵一上來，大家就把脚步都佔好了，袁濟鏡一出手，頭一個溫祿，一伸手從後頭就是一彈弓，沈洵一縱身沒有打着，四面的彈弓、鏢、箭、針、全都打出來了，黃偉一看，方衛陶進已然躺下了，只有沈洵要走，一着急，把狼牙弩上好，一抬手噠叭一聲，就奔了沈洵，沈洵靜顧四外探看，可就沒有防備着有人往空裏打彈子，等到聞見了，人也掉下來了，袁濟一看，來了三個，拿了一對半，不由大喜，便叫人把三個全都搭到大廳，可不敢給救過來，知道憑本事，什麼東西也細不住這幾位，又叫人到鐵庫想法子把莊瘋子也押到這裏，去不多時，慌慌張張跑了回來道：「回稟島主，大事不好，鐵庫門從裏面打開，莊瘋子不知去向。」袁濟不由大吃一驚，正在一怔之際，只聽院裏有人喊道：「姓袁的出來咱們再較量較量！」袁濟帶着大家一擁而出，只見迎面站着兩個人，一個正是已經被獲又走了的莊瘋子，那一個却是個身背大紅葫蘆的出家和尚，這裏頭就是九瓜金蠟黃偉認識，這個和尚正是在燠陵谷酒破狼牙草出家長離山醉行者百禪師。知道這個和尚武學高強，不在莊沈二人以下，心裏就是一動，正要找自己師父屈世和告訴他一聲兒，一看袁濟已然走出去了，一抱拳向莊瘋子道：「莊老英雄，可不是我們故意誑哄您受騙，只因我們刺兒鳥的仇人是姓沈的，我們鬪的也是姓沈的，沒有想到您會在這這個時候，來到此地，我們想把您暫時屈尊幾天，等我們事情完了之後，再向您賠禮，如今姓沈的已經被我們得手，冤有頭債有主，您就請吧，我們絕不願意和您為難。」莊瘋子哈哈一笑道：「姓袁的咱們都是幹這個的，你真拿我當傻子看待嗎？姓沈

的不爲姓莊的他不會來到你們這裏，卽或來到這裏，你們也贏不了他，這話你騙別人則可，你要騙我，可就錯了，要說你們對我不起，這話談不到，憑你們的本事，原來不夠和我對手，所以你們才施出詭計，這只怨我不該以君子待小人，才上了你們一當，現在我已經出來了，旁的話不用說，我是爲了鏢銀，才來到此地，現在還是那句話，請你顧念江湖義氣，快快把鏢銀交給我，咱們是費話不說，彼此心照，不拘那位不服，我有家有地，可以到家裏找我，我雖不能特別款待，可也絕不能插圈弄套兒叫好朋友裁筋斗，如果以爲你們山上人多，非得較量兩下子不可，那也說不得，姓莊的今天在這裏等候了！」袁濟一聽，知道莊瘋子不信沈洵被獲遺擒這一節，便一回頭向溫祿道：「你到屋裏草把沈洵捉了來。」溫祿答應，才要往回走，就聽對面有人喊喝一聲：「姓袁的，咱們不敢勞動您請，已然久候多時了！」袁濟一聽，抬頭一看，來者不是別人正是大廳上綑的沈洵，方衛，陶進，三個之外又多添了兩個，一個是油光放亮的大禿子，一個是身背長弓的怯倖子，全都笑嘻嘻的迎面一站，這一來，當時刺兒島上的人就亂了，袁濟趕緊一擺手道：「別亂，別亂，」再看沈洵已然歸到莊瘋子一起了，自己一想，別無良法，只有施行絕戶計，一網打盡，不然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便一低頭告訴溫祿，溫祿點頭，轉身自去預備，袁濟便笑着向沈洵道：「沈老英雄，今天實在對不過，好話已經都說過去，再說旁的，反顯着厭氣了，乾脆說，您是到我們山上來要鏢的，鏢現在山上，可是憑誰一句話，鏢也要不了去，咱們兩方人俱在此地，請你卽刻派人，咱們兩方比併比併，誰不能打了，誰算輸，我們山上輸了，退還鏢銀，如果老英雄們要是有個筋疲力盡，應當如何？」沈洵

哈哈一笑道：「只要我們來人完全失手，不但鏢銀不敢在要，就是連脖子上長的人頭，也絕不帶回去，就請袁島主您派人吧。」袁濟點點頭：「一回身向大家道：『那位過去，和沈老英雄領教領教！』話還沒有說完，只聽有人答話：『教主，不必生氣，我和這個老頭兒比劃比劃！』隨著說話，從裏頭進出一個小孩兒來。袁濟就是一縷眉，心裏說，就憑你這末一個小孩子能夠有多大本事，怎麼敢如此大胆，頭一個又不好意思叫他回去，只好說一聲：『你要小心了！』這個孩子就進出去了，沈洵一看出來一個小孩兒，身高不到四尺，穿著一身紅綢子褲褂，梳著沖大小辮，大紅鞞鞋，手裏提著一對蒲鏢，小圓臉，長得又紅又白，雙眼皮，大眼睛，長得十分好看，來到臨近，一錯手裏雙鏢道：『老頭兒，咱們幹幹！』說著話，左手鏢就遞進去了，沈洵，莊瘋子，陶進，醉行者和那個禿子，僂子，都站在一起，小孩一出來，直奔沈洵。照著左上膊就是一鏢，沈洵一撤步，鏢就空了，沈洵打算一進步，把他鏢給掠住，正要上步，只聽身後有人僂聲僂氣的道：「您先靠後，等我跟這個小夥子玩玩。」沈洵回頭一看，正是左金丸俞伯玉，便笑著道：「你來也好，可是留神他人小心不小。」俞伯玉把身上背的包袱往下一解，嗆啷一聲，從裏頭把龍雀寶刀取了出來，這把刀，一邊是龍鱗，一邊是一支朱雀，刀頭上有一個環子，往外一拔，借著山音，聽出有幾里地去，俞伯玉把刀往手裏一捧，他可有的心思，因為俞伯玉爲人忠厚，雖然嫉惡如仇，絕不肯多傷人命，一看今天這個局勢，莊沈兩個，必要大開殺戒，雖說這般人爲非做歹，應該身遭惡報，不過這種人多半是沒有遇見好人教化，才落到這下流途徑，如果慘遭殺戒，未免使人難過，不如借看自己寶刀，威嚇這般小賊，使他

們知道怕懼，自然就會往逃生之路跑去，能夠多活幾條人命，也是好的，當下把刀一捧，向那個小孩道：『你這孩子姓什麼叫什麼？爲什麼這末一點年紀，就甘心跟著他們當賊呢？』那個孩子吓的一口道：『你這怯小子，那裏來的費話，別走，接鏢！』雙手鏢齊奔俞伯玉心口，俞伯玉可不掛氣，看見鏢臨切近，把手裏刀往下一立平著刀往外一推，小孩子打算往回撒鏢，是焉能得夠，只聽噲的一聲，雙鏢全折，俞伯玉往前一進步，意思把小孩揪住，鬪他兩句。誰知險些把命送掉，正是：衆生好度人難度，寧度衆生莫度人，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醉行者杯酒破毒兵 病尉遲長途傳凶訊

就見小孩突然一轉身，叭的一拍胸口，颯颯就是三隻箭，分上中下向俞伯玉射來，俞伯玉也是一大意，沒有防備，中下兩隻躲過，上頭這隻沒躲開，正打在左肩膀上，就聽轟的一聲，在那肩膀之上火就起來了，俞伯玉撒腿就跑，莊瘋子喊道：『怯小子，摘弓，打滾，火就滅了，別跑！』俞伯玉一聽，趕緊站住了脚步，一伸手先把背的弓摘了下來，就勢往地下一躺，平着一滾，果然把火撲滅，饒是這樣，身上的衣裳，左鬢的頭髮，全都燒了不少，提弓，捧刀，搖頭，想這小孩子實在厲害，婁拱北喊一聲：『俞爺您退後，等我會這火麒麟苗風。』苗風一聽，來人知道自己名字，心裏好生詫異，抬頭一看，原來正是在刺兒島山前救了錢鼎的那個大禿子，自己在人家手底下打過敗仗，有道是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可是今天當着大家，自己要

是撒身一走，豈不叫人笑話，想到這裏，一錯手裏雙鏢道：「禿子，咱們是死約會不見不散。」一起左手鏢，直取婁辰胸口，婁辰一撒身，一伸手，把兵器掬了出來，是一條軟傢伙，彷彿和十三截鞭相似，可沒那末多截，一頭是一個槍頭，一頭是一個圓球。婁辰手裏掌着當中微微一笑道：「小苗子，咱們爺倆個幹幹。」苗鳳可知道婁辰的厲害，眉毛一縐，主意拿定，喊一聲：「別費話，看鏢！」唵的一聲，左手鏢平着一推，右手鏢就奔了婁辰小肚子，婁辰一攔手裏兵器，槍尖撥開左手鏢，圓球就奔了右手鏢，苗鳳雙手往回就撤，右手稍爲慢了一點，只聽噹的一聲，圓球正掛在鏢上，苗鳳就覺得手裏一麻，拿不住鏢，噹哪一聲，鏢已落地，苗鳳一輕身抹頭就走，婁辰知道他要打暗器，仗着藝高人胆大，却依然挺身追下，苗鳳一邊往回走，右手鏢就交到了左手，右手摸出三個彈丸，一點前腳，忽的一轉身，喊一聲，「着！」叭，叭，叭，三個彈子，就跟一條線穿着相似，就打出來了，婁辰准知道他這彈丸是火藥裝的，如果一碰在身上，當時就得起火。趕緊站定脚步，頭一個彈子奔肩頭，婁辰一個身，第二個奔胸口，婁辰趕緊一矮身，彈子從背上過去，第三個彈子，奔小肚子，婁辰是一個伏勢，打算再往起跳，可不容易，再說三個彈丸，出手是一個時候，躲上頭兩個，底下一個就到了，婁辰知道躲這下子不易，趁着往下一矮，兩個手把兵器一橫，噹的一聲，正打在兵器上，只聽彭的一聲，當時就是一片火光，婁辰一看三個彈丸，全都躲開，雙脚一定勁，颯的一聲，平腰而起，一涮手裏兵器，直取苗鳳，苗鳳發出三彈，心想怎麼樣還不得打上一下子，正在那裏，凝神細看，一眨婁辰連躲二彈，破了一彈，心裏就是一怔，正要上步，打婁辰一個措手不及，沒有想

到婁辰一翻身，那兵器已到了頭上，苗鳳一看不好，趕緊舉單鎗往上一迎，忽聽嘖的一聲，婁辰哎呀一聲，兵器沒有往下落，人却往旁邊歪了下去，臉上顏色也變了，渾身不住亂抖，苗鳳凝神一看，只見婁辰眉鬚上顯出一朵紅桃花相似的傷痕，從那裏不住往外流血，苗鳳一見大喜，知道是師弟田住幫了自己的忙兒，暗中打了婁辰一梅花「攢」，不由當時精神一振，一抬手裏鎗，往前一進步，喊一聲：「禿子，今天我要你的狗命！」往起一躍，鎗奔婁辰當頭砸下，婁辰這時渾身無力，四肢發麻，手裏兵器也拿不住了，噹哪一聲，落在地下，眼看苗鳳蹀身提鎗往頭上就砸，要躲可由不了自主，心裏可明白，把雙眼一閉，只等一死，苗鳳一看婁辰連動都不動了，心裏大喜，雙手往下壓一鎗，實拍拍就砸下了，離着婁辰也就有半尺多高，只聽對面有人慘聲慘氣喝喊：「小孩子，別不害臊了，下去躺着吧！」唳叭，叭的一聲，一粒彈子，正打在苗鳳肩窩，苗鳳只覺疼徹肺腑，掌不住勁，掉了下來，左金丸俞伯玉雖然挨了一下子燒，並沒有受着重傷，一看婁辰過去，只一下就把苗鳳鎗給磕去了一隻，心裏就佩服，再看苗鳳轉身發出三彈，婁辰躲過兩彈，破了一彈，心裏更佩服了，可見人家江南七義，名不虛傳，確有真實本領，再看婁辰兵器奔了苗鳳頭上，俞伯玉閉眼一蹀脚，心說可惜這個孩子，聽見嗷咚一響，以為是苗鳳倒了，睜眼一看，苗鳳沒躺下，婁辰歪在那裏，連臉上顏色都變了，不由好生詫異，又見苗鳳蹀身一掄鎗要取婁辰性命，俞伯玉可就急了，一伸手摸出一個彈子，搭上弓一鬆手，打個正着，打了苗鳳，救了婁辰，跟着一蹀身，跑了過去，就把婁辰給夾回來了，沈約道：「可了不得，這又是一梅花攢」所傷，誰有解毒的藥，先給他敷上一點兒。」莊

瘋子道：「我家裏倒是有藥，可是我沒帶出來，先讓他騎一騎，我過去把他們頭子弄住，不怕沒有解藥。」莊瘋子話還沒有說完，醉行者哈哈一笑道：「我瞧你現在真快瘋了，他們下五門的暗器，打上之後，還能等你回去取藥，我瞧你不但瘋快成傻子了。」莊瘋子道：「我也知道厲害，難道把這裏扔下，先回去取藥？」和尚道：「你別裝瘋賣傻，快把他扶起來坐在地下。」俞伯玉把婁辰扶起，和尚一伸手從僧袍裏掏出一小瓶兒來道：「你把這藥末給他撒在傷口一點。再給他灌下去一點兒。」俞伯玉道：「敷倒容易，灌可沒有水。」和尚道：「不要緊，這裏有酒。」俞伯玉把藥倒出來，給婁辰抹在傷口，又倒了一點兒，給婁辰放在嘴邊，和尚一摘大葫蘆，葫蘆嘴對着婁辰的嘴，咚咚就是三下，婁辰哎呀大叫一聲，突突直冒紫血，和尚哈哈一笑道：「真是好朋友！」莊瘋子道：「這話怎麼講？」和尚一笑道：「扎一刀子冒紫血，這還不是好朋友嗎？」俞伯玉道：「您就別打哈哈了，這傷倒底要緊不要緊？」和尚道：「不用說是他們下五門的這暗器傷，就無論什麼，只要有毒氣，敷上我這藥，當時就可起死回生，不過他們這山上，專用這種東西，殘害人命，實在有傷天理，我和尚不趕上也就不去找尋他們，如今既已遇見，却不能這樣輕異放過，你們在這裏看着，等我過去看一看。」說着話一邁步來到臨近，用手一點指道：「阿彌陀佛，那位過來，咱們結個善緣！」這時候，黃偉早告訴屈世和這個和尚是什麼人了，屈世和又告訴了袁濟，大家誰都知道陝甘一帶，有這末一位和尚，平常可全都沒有見過，也不知手底下究竟如何，如今一看和尚已然身臨場上，點手叫人，袁濟一想，這座刺兒島，可是有幾位能人，不過事機不巧，有好幾位都進了京了，剩下這

些位，除去自己，就得譁屈世和，不過兩個人究竟是不是人家對手，這話可不敢說，事到臨頭，沒有法子，只有自己先出去試試再說，想到這裏，一捧手裏鐵鏡，就走出來了，向着百了一抱拳道：「這位師兄請了，您的上下怎麼稱呼？來到刺兒島有什麼事？」醉行者哈哈一笑道：「姓袁的，你不要在我跟前鬧這個鬼吹燈，我這個出家人，可不比旁的出家人，不懂什麼叫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我就知道除去一個壞人，就是我和尚一樣功德，像你們這路人，也受父精母血，也吃五穀天糧，不知披人皮做人事，專一傷天害理，殘害生命，在你們手裏，糟踐的，不知多少，今天見了我，還敢和我花言巧語，我和尚不會說謊話，我叫百了，今天來在你們山上，一不是朋友所約，二不是官面所請，風聞你們這裏無法無天，特意到這裏來要教訓教訓你們，如果你們是個明白的，把劫人家的鏢車，趕緊點清，交給人家，大家散伙，把山一燒，各人去找個人吃飯的道兒，是你們的便宜，如若不然，我今天要大開殺戒，多做一點功德，把你們全都斬盡殺絕，到了那時，你們做鬼，可不要怨我和尚一點慈悲心腸沒有！」袁濟一聽，氣得渾身亂抖，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屈世和一看不好，剛要上前，却聽身後，一聲喊嚷道：「禿驢你休得滿口胡言，留下你的狗命！」話到兵器到，出來的是兩個，一個是銅棍將岳先，一個是鐵棍將蔣義，兩個人兩條棍，一個擡頭，一個橫腰，就全都到了，百了一見，哈哈一笑道：「我把你們兩個替死的！」拿禿腦袋一迎銅棍，噹的一聲，撞回去是有二尺高，銅棍將虎口震裂，哎呀一聲，再看鐵棍將的棍，已然被和尚單手揪住，往裏只一擰，只聽聽的一聲，鐵棍將就撒手了，和尚單手一掄鐵棍，橫着一下，正掃在鐵棍將脖子上，撲的一聲，恰把

頸子打斷，腦袋飛起來有七八尺高，撲咚一聲，死屍栽倒，銅棍將抹頭就跑，和尚一撒手道：「小子，別跑，給你一個出手兒的！」唵的一聲，鐵棍正打在銅棍將後腦海上，撲咚一聲，腦袋迸裂，死屍摔倒，和尚單手一打問心道：「善哉！善哉！還有那位來結個善緣！」袁濟一看這個和尚太兇了，回頭向歐陽平一弩嘴，歐陽平手裏拿着一個小梆子，梆的一響，大家就往四邊散，梆的又響了一聲，各人全都摸兜兒，梆的又是一響，就聽唵唵唵一陣響，沈洵大家看得明白，刺兒鳥這般人全都分四面站好，准知道他們是要齊發暗器，便趕緊告訴大家留神，再一看，不要緊，敢情大家全都是描准了醉行者打，叭、叭、叭、叭、鏢、箭、彈、弩、就全都打出來了，一想醉行者這回可完了，任憑他有多大的本事，一個人顧不了四面，這些暗器裏，沒有一樣不厲害，只要挨上一樣，當時就得倒，只要倒，這些人恨他入骨，還不過去把他碎屍萬段，乾着急，可沒有法子，自己還得想怎麼保住自己，再看醉行者仰天哈哈一笑道：「好孽障，今天我要不把你們這些壞玩藝兒全給收了，你們也不知道馬王爺三隻眼！」說着話，手裏可不閉着，把僧袍就甩下來了，大葫蘆也摘下來了，赤身露體往當中一站，袁濟一看，可高興極了，心說隔着一層衣裳，正嫌打不着，這倒好，自己全都脫了，只要有一件打在肉上，可就行了，再看醉行者把衣裳往地下一扔，騎馬驢一站，手裏捧着大葫蘆，大葫蘆嘴對着和尚嘴，和尚一揚脖，咕嚕咕嚕就是好幾口，這時候，四面八方全都打出暗器，和尚身上挨了足有幾十下，針也扎上了，箭也釘上了，鏢也打上了，狼牙弩烟也冒出來了，和尚就是不倒，黃偉一拉苗鳳，道：「你的硫磺弩呢？」苗鳳道：「就還有三個彈兒。」黃偉道：「打！」苗鳳掏出一

個彈，往弩上一放，一撒手，叭噠一聲，彈兒就到了和尚眼頭裏，和尚一看詫異：『不好，要走水！』那顆彈子忽的一聲已然着了，一片火光，直奔和尚腦門，沈洵莊瘋子都急了。莊瘋子，就要往前進，俞伯玉道：『瘋子你先慢着，不要緊，我看你今天不領瘋，而且是有點傻，你想和尚如果不是因爲有把握，你看見過誰防備暗器，有把衣裳都脫了去的？你瞧，你瞧，怎麼樣？』莊瘋子再看，只見醉行者已然對着那堆火，撲的一聲，噴出一口酒去。酒一見火，當時轟的一聲，這片火光就大了，就有一樣怪，這片火被和尚嚥的一口，迎着頭又回去了，打火彈的可就是火麒麟苗鳳，一看和尚光着脊梁，渾身都是暗器，彷彿都成了刺蝟了，就是不躺下，黃偉告訴他，叫他打出破橫彈，彈子一出去，苗鳳就喜歡了，心想這下子，只要打在和尚身上，和尚身上任什麼沒穿，打上他還能受得了，沒想到和尚使勁往回一噴，這片火比自己打出去的得大十幾倍，一片紅光，往自己身上噴來，苗鳳一看，趕緊把隻鏢往自己面門前一立，苗鳳自從在燠陵谷，兵器被人毀了以後，自己便覺得就是兩把鏢不夠使，回到刺兒島，當時就打了一樣的八把，手裏拿兩把，身上還帶兩把數餘，今天還正用上，被俞伯玉削毀了兩把，趕緊又換了兩把，如今一看火奔面門，趕緊把隻鏢迎門一封，他以為總可以不至於再燒着面門，那知那鏢沒有多寬多大，雖然把面門護住，依然從旁邊跑進火去，衣裳也着了，小辮也着了，喊一聲：『不好。』撒手扔鏢，就地打滾，算是把火撲滅，袁濟一看不好，正要叫人止住暗器別放，却聽和尚一聲狂喊道：『小子們，收暗器！』就見和尚把大肚子往裏一收，跟着往外一鼓，只聽叭叭，叭叭，嘩拉嘩拉一陣亂響，大家打在和尚身上的暗器，全都從身上往回迸，這

一來，刺兒島上的人，可就亂了，就有喊『了不得，和尚可會妖術邪法，跑呀！』有的就嚷：『可了不得，和尚要放火燒山哪？逃命吧！』人多聲音雜，借着山環回音，這片聲音就聽得遠去了，沈洵一拉莊瘋子道：『你聽見了沒有？這山上可要亂，咱們可得頂着袁濟一點兒，這小子要一走，咱們鏢銀，可就沒有地方要了。』莊瘋子點頭，當時就要分派人，正在這個時候，只見颯颯兩道白光，從人羣裏飛了進來，當時大家一怔，凝神一看，只見場子上已然又多添了兩個人，兩個人都在六十上下，道家打扮，穿的可非常難看，全都是一身白綢子道袍，白綢子中衣，腳底下也是兩隻白鞋，手裏各拿蠅尾一柄，莊沈兩個全都不認得，正在詫異，只聽袁濟喊道：『二位師哥快來，現有莊化沈洵同着醉行者百了前來攪鬧刺兒島，您快把他們制住，好保住咱們刺兒島！』兩個老道一聽，並不答言，來到醉和尚面前打一稽首道：『師兄請了！』和尚把火吹回去，把衣裳也穿好了，一看老道說話，便也一笑道：『二位老道哥哥您煩惱了！』老道一聽就是一怔，齊聲問道：『我們有什麼煩惱之事？』和尚一笑道：『二位既沒有煩惱之事，為什麼全都身穿重孝？老道一聽，敢情和尚是見面就開玩笑，便忍住氣道：『師兄休得取笑，這是我們教中的道服，請問師兄今天來到刺兒島不知意欲何如？』和尚聽了一笑道：『嘔，你問我和尚到你們刺兒島幹什麼來了？我先問問你，你們在這山上是打算造反，還是打算幹什麼？』兩個老道道：『師兄您這話說得我不懂，我們這山上，都是自耕自種，一不搶，二不奪，不知師兄為什麼說這些話？』和尚道：『你合着跟我連一句真話都沒有啊，你既說你們山上，一不搶，二不奪，那末揚州三勝鏢局四十萬的鏢銀怎麼會到你們山上？』老道一聽就是一

怔，點手叫袁濟，袁濟來到面前，兩個老道異口同音向袁濟道：「這位大師傅所說你們什麼劫奪鏢銀的話，我怎麼一點不知道？我才出去了幾天，怎麼你們就鬧出這些個事來？」袁濟遂把三勝鏢局如何有人先到山上臥底，歐陽平如何設計，才把這隻鏢劫上山來，爲的是鬥莊沈兩個，以至鬧到現在這般光景，全都說了一遍，兩個老道一聽就搖頭向袁濟道：「我們才走了這末兩天，你們就鬧出這樣事來，將來怎麼能做大事，姓沈的姓莊的有家有戶，跟人家不合適，可以到家裏去找人家，這算怎麼一回事？鏢銀呢？」袁濟道：「現在後山。」兩個老道笑着向和尚道：「師兄您可曾聽明白？這件事我是完全不知，我現在願意把劫他們的鏢銀，給您交回，請您在當中給美言一句，咱們算是沒有這一回事，您看怎麼樣？」和尚一聽老道所說的話，太已和氣，不知道他安着什麼意思？好在和尚是任什麼也不怕，便笑着點點頭道：「老道哥哥，您要願意，我們還有什麼不願意的嗎，不但願意，而且我還得叫他們給您二位道謝。」老道道：「這本來是我們山上不對，您請衆位，就到後山點鏢吧。」莊瘋子方才上了一回當，如今一聽老道又讓和尚到後山點鏢，和尚是慨然應許，一想這不定在後山又安着什麼詭計，誑騙大家到後山又上一當，當下趕緊上前攔住道：「和尚你先慢打法器，我還有兩句話說，」和尚道：「什麼話？」莊瘋子道：「他們這山上，一定還有什麼埋伏，方才我拿他們當人，却上了他們一當，如今又是那樣，說不定又懷着什麼鬼胎，他既是要把鏢銀退還我們，咱們不如就在這裏一等，等他們把鏢車裝好，咱們下山點鏢，也還不遲，不知和尚你以爲怎麼樣？」百了哈哈一笑道：「瘋子，人家還稱你是英雄呢，我看你成了狗熊了，不要說他們一個刺兒鳥，就

算是龍潭虎穴，咱們也不能怕他分釐絲毫，你們只管隨著前去，有什麼事都有我一個入擔當：「話才說到這裏，兩個老道全都上前一笑道：『莊老英雄，咱們從前只是聞名沒有見過面，今天一見，實屬有幸，您今天來到敝山，弟兄們不知道，實在是多有得罪，我們弟兄也是一步回遲，才至鬧到這個樣子，別看我們弟兄，雖是領山佔寨，却也懂得什麼叫義氣，我們自知情屈理虧，所以才願意把劫來的鏢銀，完全給您送到地頭，一言既出，決無翻悔，不想莊老英雄竟自如此見疑，這也怪不得莊老英雄，實是我們山上不講信義於先所致，現在莊老英雄，既是願意在前山點鏢，那樣也好。』說著便回頭叫了一聲：『袁老弟，先前劫鏢是誰出去的？』袁濟道：『是九爪金蠍黃偉。』老道一點頭道：『黃偉』：黃偉趕緊答應一聲，站在一邊，老道道：『黃偉，前者你不該違反山下令劫鏢，今天兩下已經把話說明，你可快把原劫鏢銀，在前山備齊，備齊之後，快報我來，我好請人家點鏢起車。』黃偉答應一聲，轉身走去。老道向和尚道：『師兄你老如果不棄，可否全都請到屋裏暫時屈坐，等到鏢車備齊，再請諸位點鏢，不知師兄您爲怎如何？』和尚還沒有說話，頭一個神槍教頭陶進走過來一抱拳道：『二位道長，在下陶進，在揚州開了一個買賣，就是三勝鏢店，一向都承江湖上一般朋友，十分攜帶，在下實在感激不盡，沒有想到，這次因爲派出來的夥計是一個新上板的孩子，走在貴山，言語不周，禮貌不到，才惹衆位飄把水把水剪了，在下知道了這個信，就趕緊往您貴山來，不是敢憑什麼跟您貴山要鏢，只是替那不會說話的夥計，到您山上來請罪，雖然小有不合適，總還怪我們禮路不到。如今二位道長，不念舊惡，情願把我們鏢銀原數賞給我們，在下只有叩謝，別

無可說，又承二位道長叫我們進去一坐，我們也正想向二位道長討一杯水喝，有什麼話屋裏說。」依著莊沈，全都不進去，一看陶進已然說了出來，再要不進去，面子上也不是勁兒，便也一口同音喊了一聲：「請！」和尚頭一個，陶進第二個，莊沈愈屢跟在後面，全都進到大廳，大家落坐沈洵微然一笑道：「咱們這倒可以說是不打不成相識了，只是還未曾請教二位道長怎樣稱呼？」兩個老道微然一笑道，「粗鄙之人，不足掛齒，貧道澄虛，人稱百鍊子。」「貧道玄一，人稱九都法師」。兩個老道一通名，大家可就全都吓了一跳，這兩個老道，不但是武學不錯，而且兩個人全都深通道法，不是江湖上這一般人可比，但不知他們爲什麼會跟下五門的人聯合一起，並且今天鏢局子殺傷他們山上不少人，他見面之後，一句旁的話沒有說，就願意了這一回事，攔着一個沒本事的人，都不肯如此虛心下氣，怎麼他有這麼大的能耐，反而如此軟弱，這可真是出乎人意料外，這裏頭要講肚子和口才，那位都不錯，沈洵頭一個站起來一抱拳道：「久仰，久仰，我們久已聞名，今天不是二位道長肯從中爲力，只怕還有不了：」

「沈洵話猶未完，兩個老道哈哈一笑道：「沈老英雄，您這話錯了，我們是刺兒鳥的人，胳膊折了，還能往下灣嗎？爲什麼我們山上死傷這些人，我們倒一力主和？並不是怕你們三勝鏢店約出來的這一班朋友，只因江湖上講的是信義二字，我們山上爲什麼要劫鏢？不瞞幾位說，實因莊沈二位欺我們特甚，所以才有此一舉，不過冤有頭，債有主，既然願意找莊沈二位朋友講過節，好在二位府上都很有名，我們應當到府上去拜訪，他們不該劫了人家鏢車，雖然到手都不算體面，貧道因爲就是這一樣，情願把鏢銀如數送回，但這一件事，我們也打算當面請求一

下子，「沈洵一聽，不問可知，他要和自己爭鬪，那如何肯輸這一口氣，便陡的站起來道：『有話只管請講，』澄塵微然一笑道：『我想是個爐就要出膿，紙裏包不住火，莊沈二位朋友，平常我們也不好請，今天既是來到該山，那是最好的一個機會，我願領著他們，親手領教幾招，不知莊沈二位以為如何？』莊瘋子坐在椅子上連動都不動，沈洵覺乎可怪，心想他不是這樣人，回頭一看，不由暗自嘆喲一笑。原來兩隻手一隻被和尚按住，一隻被俞伯玉按住，可是這一笑兩個老道都聽見了，陶進是怕把事鬧大了，一時鏢銀又下不了山，便趕緊站了起來道：『莊沈二位老英雄，澄玄二位道長，且聽我一句，今天這件事，全是從在下一人身上所起，現在既已把話說到好處，我想今天一切事，咱們全都揭過去，不拘誰受了委曲，全算受在我一人身上，事情過去之後，誰有什麼不痛快，咱們誰既都有家，最好還是那時理論，不知衆位肯賞我這一點薄面不肯？』兩個老道還沒有張嘴，和尚陡的站了起來道：『這話對，這話對，兩位老道哥哥，今天有什麼事，暫時全算完了，明年四月二十八日，我約衆位到我們那個窮鄉僻村，長離山香檀寺聚會聚會，願意彼此往下交個朋友，固然最好，即或不然，誰和誰有什麼過意不去，咱們也可以在那裏從長較量，如果你們兩方誰要以爲長離山是龍潭虎穴，不敢露面，非要借著這塊山地，在這裏看個上下輸贏，我和尚身無一技之長，願意退在一邊，靜觀兩方上下，可是有一樣，不拘那邊贏了，我和尚可是打贏家，話要簡便，方是小子。』沈莊一聽，當然全都不說什麼，兩個老道哈哈一笑道：『師兄你這話倒說對了我的心思。既是這樣，諸位到前山點鏢，咱們就一准四月二十八日貴寶寺見面再討教了！』陶進頭一個站起來當頭就是一揖

道：「多承二位道長相讓，陶進這裏謝謝了。」兩僧老道一聲兒不言語，莊沈一聽，也不便再說什麼，全都一拱手道：「承讓，承讓！」當下大家便全都走出山來，兩個老道帶著十人往下送，來到前山一看，只見三勝鏢局子鏢車全都排齊了，陶進過去一點，一封銀子都不少，就是有一樣，自己店裏的夥計一個也沒有了，所有押鏢車的，全都換了新人，不由一怔。澄塵趕緊搭話道：「陶鏢主，您不必猶疑，所有您店裏的人，我因為禍從他們所起，已然全都替陶鏢主給除治了，這一班人，雖不一定比您手底下夥計強，反正這一路之上，絕出不了岔子，您只管放心，到了地頭，您再打發他們回家好了，鏢已點齊，您就喊趟子走貨吧，恕我們不能遠送，明年再見！」說著全都一拱手，陶進心裏好生感激，也趕緊把雙手一拱喊道：「陶進今天借光了！」一搖鞭，口喊威武二字，車咕嚕一響，這一趟鏢車就出了刺兒島，和尚以及莊沈大家，也全都說了一聲：「承讓！」便也跟著鏢車出了山口，離著刺兒島已然有半里來地，和尚喊一聲：「讓鏢車頭裏先走著，咱們慢行一步。」大家一聽，便全都止住脚步，和尚一看，鏢車已然出去不近，這才說道：「咱們今天，可算險中透險，後來這兩個老道，可不是省事的，如果真要過起招來，還不定是誰行誰不行，無論如何，這一關總算過去了，不過我想，他們山上還有旁的事，不然他可絕不能這樣平平安安叫咱們走。」莊瘋子道：「我看也有這個意思，只是不知他們到底爲了什麼事？」和尚道：「這個咱們也可以不必管他，他們今天這口氣可忍下了，明年的約會，他們絕不能不去，咱們這裏可顯著人單薄一點，總也得預備預備才好。」沈洵道：「這件事您倒可以不必過慮，我們已然派人四下去約朋友了。」和尚道：「既然如此，

我也要去約幾個人湊個熱鬧兒，三勝的鏢車，就是陶爺不去，道兒上也出不了錯兒，有陶爺一個人跟著也就夠了，咱們從此就分手吧。」大家齊聲道：「好！」正要分手之際，只聽後面蹭蹭有人追下來的聲音，和尚一笑道：「怎麼小子們又覺着不是味了？」大家全都回頭一看，跑的人已然到了面前，沈洵頭一個就看出來了，不由大吃一驚，原來頭一個跑的，正是病尉遲九頭獅子盧春，後頭還有兩個，一男一女，不認得，正要問盧春爲什麼跑得這末急？只見盧春已然慌慌張張向莊、沈、婁辰、方衛、和尚、跪了下去，後頭兩個也跟着跪了下去沈洵道：「什麼事？快起來說：」盧春扒在地下喘成一團道：「師大爺，可了不得了，我先前跟您提過祝莊祝靜兩個女賊，在前半月回到桃柳渡，火燒楊花堡，急急風江飛身受重傷，這位姑娘就是我跟您提的那位肝胆醫生舒鐵的姑娘舒紫雲，力敵羣賊，救了這位江飛江少爺，逃出楊花堡，到焦山求救，焦山家裏說出您和莊師大爺都到這裏來了，他們又往這裏跑，半路上正遇見我，我們便一同跑到這裏來了……」說着氣喘不止，莊瘋子等他歇了一歇又問道：「那末你爲什麼又到這裏來了？」盧春又哎呀一聲道：「師大爺，我又是一檔子事，您知道我們師兄馬彰不是和您討藥回去嗎？路過徐州，便請上了曹鳳占，一同趕回萊州，誰知道就在這幾天之內，萊州城裏，連出三十八條命案，知縣大人身受重傷，正趕上我也到了萊州，幫助我師哥辦案，沒有想到賊人勢衆人多，我師哥也身受重傷，曹老英雄不幸被賊人毒藥弩，打在咽喉，竟自身死，我想這件事十分緊急，便星夜趕到此處，沒有旁的說的，請衆位師大爺師哥全都幫我一步，替我師兄報仇才好！」盧春話猶未了，旁邊氣壞一輪明月婁辰婁拱北，一拍盧春肩膀道：「兄弟你

跟我走，我倒要看看，誰長了三頭六臂，竟敢這樣無法起來！」和尙哐的一聲喝道：「禿子你先等等，什麼事這末亂七八糟的。」正是：一波未平一波起，風聲不息接雨聲。要知以下便是醉行者威震長離山，慈濟師祥照香檀寺。萊州府七雄會義，冷竹簾二女叛師。笑紅雪血戰檣柳渡，舒紫雲槍護楊花堡。愈伯玉盜寶救友，婁拱北請客拿賊，田正弟兄初次見面。祝莊姊妹二度尋仇。哭喪計三請莊瘋子，探口風雙激孫志柔，卞方下山，丁威打虎，楓凌渡，龍虎灘，英雄會，這些熱鬧節目，請看第四集碧血鴛鴦便知分釀。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版

實價

勵力出版社印行

總店天津興亞三區卅號路效康里

分店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不
准
翻
印

有
著
作
權